

## 海纳百川 2005 年 5 月号

主编：湘君，老杜

### 前面的话

湘 君：卷首语 ..... 1

### 时事焦点

信天翁：可圈可点的连战“破冰之旅” ..... 3  
横 眉：和平统一的过程，必然是两岸民主化的过程！ ..... 8  
春秋战国：连败连战近于仁 ..... 10  
王希哲文：中国国民党今日如何“反共”？ ..... 12  
马悲鸣：“赵钱孙李，江胡连宋”与叛逃飞行员 ..... 16  
东京博士：从吴仪副总理的“临阵脱逃”报道说起 ..... 19

### 政治经纬

根 源：我并不希望看到北韩金家王朝提前崩溃 ..... 21  
bystander：美式谎言治国 ..... 24  
kai-kai：华盛顿与中南海有异曲同工之妙 ..... 26  
安魂曲：谁之过？ ..... 29  
奥兰多：从安魂曲的“谁之过”扯到香港人的“香.....” ..... 33  
信天翁：政党不是教会-简评“中国人权”纠纷 ..... 36

草庵居士：中国经济崩溃的过程与结果 ..... 39

### 法制建设

英 子：解读师涛案 ..... 50  
纳 兰：我们的法治和他们的法治 ..... 52  
和 合：如何落实中国的游行示威自由法律 ..... 55

### 史海浪花

草 根：传说中的南洋大学 ..... 58

### 知识园地

昭昭若昏：由天文学中的黑洞所想到的 ..... 61

### 人生轨迹

幽 灵：当代神曲三章 ..... 65  
南京老右：童年的书桌 ..... 76

### 杂谈随感

东京博士：大阪脱轨事故后的思考 ..... 78  
bystander：犬儒宣言-兼论“独知” ..... 81  
芦 笛：遗作：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 85  
随 便：领袖们（二则） ..... 93  
yankee：帝国汉奸 ..... 95  
一聊百了：三聊理想主义 顾准一文读后感 ..... 98  
莫 名：丰田随想 ..... 101

### 天南地北

纳 兰：说说俺们村里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 104  
草 根：我所认识的一些东南亚华人 ..... 109

### 散文之窗

咱老百姓(真): 斗蟋蟀 .....	112
老鹰号: 想家的时候-写在母亲节 .....	127
一聊百了: 故事三则 .....	129
南京老右: 难忘的纽约小东西 .....	131
波 洛: 迁坟记 .....	135

### 小说连载

老中关村: 蓝色浪漫(1-3) .....	139
-----------------------	-----

### 文化民俗

飞虎队: 论中国文化的反人性本质 .....	146
------------------------	-----

## 卷首语

### 湘君

我 站在海岸上，  
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  
日月潭碧波在胸中荡漾，  
阿里山林涛在耳边震响。  
台湾同胞，  
我骨肉兄弟，  
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

……

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听过这首歌，我听到这首歌，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文宣队里。其实不仅仅是听，而是载歌载舞，我们编排了一个以这首歌曲为伴奏的舞蹈节目，因此，我对这首歌曲十分熟悉，而且唱的时候也是饱含深情的。那个时候，还有一种信念，要解放台湾，要把台湾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

台湾人民怎样的水深火热，我没有概念，但看过北韩的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电影说的是有两个会唱歌的孪生姐妹金姬和银姬，由于命运的安排，两姐妹战后被分隔在三八线两边，在北韩的金姬成为人民歌唱家，沐浴着幸福的阳光；而在南韩的银姬则只能在楼堂馆所卖唱维生，最后，还被美军的吉普车轧断了腿，成为无依无靠的残疾人。那时我觉得，台湾人民的生活，应该跟电影中在南韩的银姬相似。

后来，小蒋开禁，老邓开放，两岸交流日多，台湾风扑面而来，才知道，台湾，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暗无天日，而是多彩多姿的。

台湾校园歌曲来了，《卖汤圆》，《外婆的澎湖湾》，《童年》，透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邓丽君来了，甜蜜柔美的歌声，在大江南北传唱。

台湾老兵来了，这是个特殊的人群。前几年，听到一个台湾朋友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台湾老兵赴大陆探亲，什么也没有带，只带回一瓶酱油，因为四十年前，他就是在他娘让他出门打酱油的时候让人抓了抓走的。朋友是当笑话讲的，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相反，还有点想哭，我想象不出年已花甲的儿子，在分别四十年以后，带着一瓶酱油与白发娘亲重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这瓶酱油里，其实沉积了太多太重的悲怆与盼望，或者说，这里面沉积着一个民族的悲怆与盼望。

琼瑶阿姨来了，起先，带来了刘雪华，马景涛以及《六个梦》，后来又带来了林心如，苏有朋及《还珠格格》。在琼瑶阿姨的麾下，两岸早已融为一体。两岸统一，文艺

先行，在我们欣赏琼瑶阿姨的煽情故事时，已经无法将两岸分开，如果将来两岸真正统一，琼瑶阿姨功不可没。

台商来了，台商们西进势头之强，早已大大超过老蒋干打雷不下雨的反攻大陆。

可以说，两岸从文化到经济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共同体，要分，如何分？

遗憾的是，上世纪末期，两岸政治关系反而渐行渐远，几乎兵戎相见。真的还要打吗？难道我们还没有打够吗？

终于，在这个金色的五月，连战来了，宋楚瑜也来了，无论如何，来了就好，无论如何，谈比打好，这是两岸和平的契机，希望双方领导人能够紧紧抓住。

民心期待和平，共赢，毕竟，已经不是阶级斗争的年月了，如今的口号是：和解，和谐。

[ - ] <http://www.bbsland.org/music/yuanshuai.mp3>



## 可圈可点的连战“破冰之旅”

信天翁

**玉** 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已近尾声。对此历史性事件，世界各地新闻媒体都有评介，这里说点票友之见。

### 一、胡中央可打满分

本人虽不喜欢敬爱的胡主席，觉得他在内政上比起更敬爱的江主席是个大倒退，但不能不承认，此次国民党访问大陆乃是他当国以来的大手笔，充分体现了他比前任更灵活，更有弹性，更具有前瞻能力与政治智慧。

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胡连会谈公报确定的五项共识：

- 一、促进尽速恢复两岸谈判，共谋两岸人民福祉。
- 二、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 三、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 四、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
- 五、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

对这五条我都极感满意，觉得确实是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特别是其中第二、三、四条完全瞄准了台湾民意，应能赢得台民好感。

其实登辉、阿扁搞台独的民意基础无非是两条，第一，中共不遗余力地在国际社会上封杀台湾；第二，多次对台湾进行武力恐吓并以大批导弹瞄准台湾。如果我是台湾人，生活在大陆导弹的阴影下，我也会情不自禁地痛恨大陆，更别说大陆封杀台湾的外交生存空间，一定会极大地刺伤我的“民族自尊心”。如果大陆把这两条拿掉了，也就极大地去除了台独的民意基础，这才是釜底抽薪之计。

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胡甚至比我想像的还灵活。他提出只要台湾当局回到所谓“九二共识”（也就是“一中原则”），则大陆就会取消瞄准台湾的导弹。关于台湾参加WHO的问题，他表示，只要用“中国台湾”的名义参加就没有问题。当对方提出无法接受这名称时，他当即指示下属再作研究，拿出个双方能接受的名称来，云云。如果这些谣传是真的，那当真是两岸人民的福音。起码，它说明中共新领导有了点世界文明常识，知道如何去“诱奸”（seduce）台湾人民了。

那第三条更是精彩，可以看成是胡送给连的具体而微的礼物。台湾现在是发达的工商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无平等可言，资本家放的哑屁要比百姓用高音喇叭喊话更震耳欲

聋。普天下的商人都是见利忘义的家伙，把那些人用金钱吸引过来，台独的经济基础也就给蛀蚀得差不多了。阿扁最忌讳的就是台湾被我党用经济纽带捆死在大陆身上，当国以来一直在压制两岸经济交流，台商对此已啧有烦言。如今中共这步棋已经陷阿扁于被动，不能不说是非常高明的。更何况两岸经济是互补互惠的，密切的经济合作只会造福于两岸人民。

当然这些诺言是否能兑现还在未定之天。和解最大的障碍，异乡客已经指出了，那便是台湾决不会接受“一中”原则。这在我看来简直是解不开的死结，连搁置都无可能。例如你要允许台湾加入国际活动，那名义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中国台湾”无异于承认台湾是地方政府，大陆是中央政府；而使用“中华民国”大陆又绝对不会同意。不解决这难题，中共再作允诺也是空的。而如果台湾重返国际社会问题不解决，台独便永远有民意基础。

尽管如此，愚以为，胡中央已经在其底线内尽力而为了。它当然是我党“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用、刚柔兼济、分化瓦解，在敌人内部打入楔子的传统统战功夫，但在客观上却极大改善了北京政权因《反分裂法》出笼而被严重抹黑的国际形像，不但显示我党追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而且向国际社会证明《反分裂法》甚至在台湾都有民意基础。因此，这次连战访华，不能不说是胡个人的精彩表演和巨大的外交成就。

## 二、连战死里逃生

我对小白脸连少爷素无好印象，不过此次倒让我大吃一惊。他此行的巅峰之作，当然是在北大那个演说。就算他此行最终证明不过是一场幻影式的政治秀，光那演说本身，恐怕也要垂诸中国历史，如同丘吉尔、罗斯福、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等人的著名演说一般。

当然，作为一个台湾政治家，那演说也有很显眼的瑕疵，那便是他居然失口承认“联共制台独”。这种只能在幕后讲的话，此公居然抬到台面上来说，不能不说是严重的策略失误，完全是授政敌以不必要的把柄，给他们大作文章的机会，可能诱发中立台民不必要的猜疑，在一定程度可能抵消此行能唤起的民众共鸣。

正因为这一点，连战就此成为大陆民众心目中的新星。或许就是因为被大陆人气冲昏了头脑，连少爷才会讲出那句极为失策的话来，忘记了他的基地是在台湾而不是在大陆。好在他这失误给了继他而去的宋楚瑜一个教训。估计宋到大陆后当会更着眼于台湾民众的反响，有意和大陆拉开距离，这才是比较明智的党派政治策略。

无论如何，连主席这次破冰之旅，估计会受到台湾民意欢迎。我早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老百姓总是务实的，大多数台民只会是“维持现状派”，无论“统派”还是“独派”都是少数人。登辉和阿扁蓄意“草船借箭”，靠“边缘政策”频繁刺激大陆，人为导致两岸关系紧张，以此借助我党帮他们拉选票，这种政策只能收效于一时。骤发的危机当然会在短期内激起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心，但如果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百姓迟早要腻味，渴望能从这种紧张中解脱出来。所以，以常理度之，台民应会肯定连战此行。当然，是否能把一时的民意支持兑换为 2008 年大选的选票，端看国民党日后的运作。

民意支持似乎也能从阿扁的微妙的态度改变中看出来。据说他出访某国之先正式表态，针对民进党高官作出的“连战犯法”指控，指出连此行没有超出在野党底线。可见这个机会主义分子本能地感到那些指控太过荒唐，不会赢得民意支持。此外他还透露自己已托宋楚瑜给胡锦涛传话。这一微妙表示似可解读为他为日后贪天功为己有预先埋下伏笔。凡此种种，都和登辉以及民运党干将的咒骂形成鲜明对比。

正因为此，连主席刻下在国民党内人气大增，甚至有人开始谈论他的连任问题。连王金平都表示如连战愿意连任，他一定服从，只是小马哥不同意。

此前国民党当真是流年不利，百年老店被登辉窝里反，短短几年间就给砸得落花流水，不但濒临边缘化危险，而且党内颇有“三家分晋”之虞。如此迅速的衰落，连当家的不能辞其咎。现在他在政治生涯最低点上绽放异彩，为他本人也为国民党扳回了许多分。以区区在下看来，他最明智之举莫过于在这政治成就的巅峰急流勇退，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打上个圆满的休止符，犯不上再去干少爷不宜的肮脏政治活。

### 三、阿扁和老美的心事

连战此行，给阿扁带来了无比严峻的挑战。我党绕过他向在野党下手，不能不让他处于极度被动的局面。共党的和平攻势远比军事恐吓难对付。后者只会激起台民同仇敌忾之心，而他这民选总统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全民团结的代表者，而前者则会使得民意多元化，使他处于动辄得咎的地步。如果他显得消极无为，就会引起渴望缓和紧张局势的民众的反感，如果他过分积极，又要让他丧失死硬派的支持。

在这种情形下，阿扁的正确应对，应该是表态欢迎鼓励在野党与大陆接触沟通，乐见中共放弃武力恐吓政策，欢迎两岸紧张局势缓和，同时敦促中共与代表台湾民选政府直接接触。在我看来，这是他抵挡我党和平攻势的最佳着，不但强调了台湾的“主权”，而且表明了他也是和平积极分子，无论从左中右哪派看来都无懈可击。

这其实就是狡猾的美国佬公开宣布的主张。我早在几年前就指出，不统不独的现状最符合老美的国家利益，因为独立要使美国陷入不必要的战祸，而统一则使老美丧失了一个挟制中国的筹码。那话说得还不够具体。其实，最符合老美国家利益的是中台之间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这样他们便具有主导两岸关系的主动权，使自己变成双方都必须相求的仲裁者，而这正是老美最喜欢扮演的角色，在中东玩这一手玩得不亦乐乎。

如今国共的突然和解大出老美的预料，意味着事态的演变有可能脱出他们的掌握。老美当然不好反对两岸和解，因为这历来是他们的官方表面主张，唯一可做的就是强调要尊重台湾民主政权，敦促我党和台湾政府谈判。

不能不承认老美这一着非常高明。台湾问题的死结就在这“正名”问题上。中共可以以党对党的名义与阿扁谈判，但碍难接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和中华民国政府谈判。所以，如果阿扁坚持这一招，难免要封死我党的和平攻势，使得我党后着再也使不出来，无法把与在野党的接触扩大为与台湾政府的正式谈判。而只有这种官方谈判才会产生实质性后果。



如此一来便出现了一个潜在的严重危险，也就是我党刻下进行的和平攻势可能达不到原设计目的，反倒变成加深促进台民进一步分裂的局面。如果这种僵局真的出现，那真是两岸人民共同的不幸。

其实我早在三年前就为台湾当局想出既能保持台湾内部统一，又能抵挡我党的和平攻势的高招来了。那便是痛痛快快地承认我党如此强调的“一中原则”。在《再探维护祖国统一之道》中，我说：

“台湾不管叫什么名称，反正是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坚持‘一个中华民国’的神话不但能让大陆心花怒放，更对自己有利，增加了与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后大陆再来谈‘回归’，您就说：行啊，我是正统的民选的中央政府，您是叛乱坐大的地方政权，请您来回归我，只要您一点头，我马上派出官员去层层接收，好不好？看他们还有什么后话可说？

坚持‘一个中华民国’的神话不仅能让中共心花怒放，保住了对方最重要的面子，而且能让海外华人归心。而台独除了能吸引部分

（不是全部）本省人的支持外，还能有什么好处？要冒的现实风险可是大得多。权衡利弊，我真不明白陈老扁来的是什么劲，而呼应他的人为什么还那么多。

此文当然不是只为台湾当局献策，而是着眼于化解两岸之间毫无必要产生的戾气。我早在《不统不独最符合两岸人民利益》中说过，现在的实情是，大陆没实力去‘解放’台湾，台湾也冒不起独立的风险。既然如此，就干脆让后代子孙去理清这乱麻。这的确是唯一的对两岸人民有利的解决方式。在这期间，大陆可以拼命发展和台湾的经济关系，通过经济纽带把台湾捆死在大陆身上，而台湾可以从这经济关系中一边牟取合法暴利，一边等着看，就这么拖上半个世纪几十年。到那时大陆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不是变成了一个更自由、更发达的民主国家，就是让共党腐败政权、民族分离分子以及暴力‘民主’革命党人联手搞垮，碎成了七八十片。如果是前者，台湾就和大陆统一又何妨？如果是后者，台湾要独立还有谁来拉得住？”

三年后来看这段话，我觉得仍然成立。只是小岛上毫无人材，那群沐猴而冠的竖子自己没本事想高招，也听不懂高人的指点而已。所以，估计阿扁最可能的应着，还是坚持实行必须进行政府间谈判，以期解决实质问题，而中共的和平攻势就会不可避免地在触礁。

#### 四、前景

综上所述，台湾问题的核心症结，在于所谓“名分”，两岸都要坚持自己是主权政府，此乃无法退让的底线。在这种情形下，两岸关系便如异乡客网友说的，只能“求经济之同，存政治之异”。但政治名分问题不解决，则两岸关系永远也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台湾无法重返国际社会，大陆瞄准台湾的导弹也不会撤，两岸关系就会始终紧张下去，进而导致中国与美日关系日益紧张，台民离心倾向日甚一日，不知伊于胡底。

要解开这死结，需要双方的大智慧与大容量。在我看来，折衷方案是双方都改国名，共同采用“中华共和国”的名义，实行“一国两府”，共同参加联合国，分享理事会席位。不过这种实质性让步绝对超出了我党底线，完全是草民票友打虱空谈而已。



## 和平统一的过程，必然是两岸民主化的过程！

### 横眉

2005年的5月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波诡浪谲的五月，在这春暮夏至，桃红柳绿、蝉鸣初唱的季节竟反复出现了数次温差超过十度，骤升骤降且伴以风雹暴雨的异常气象，并与近期两岸的政治气候及关系冷暖的变化有着惊人的吻合。刚刚因大陆单方面通过反分裂法而绷紧的两岸敌对关系，忽然随着台湾在野的国亲两党在不到十天内相继访问大陆而又松弛了下来。直教世人看得眼花缭乱，心情跌宕起伏。虽然距离消除隔阂，达致两岸的统一仍然相当遥远，但凡是任何能保持两岸和平，避免又一场荼毒生灵的内战的试图，相信都是符合绝大多数中华儿女心愿的。

但是，坚持一党专制的中共政权今天为何要以最高规格的礼遇来接待这两个于台湾在野的政党代表团，并郑重其事地以平等的身份与对方分别签订有关会谈公报等文件，这恐怕并非纯粹是做个姿态让对岸的人民感觉一下什么是骨肉同胞之情这么简单吧？因为当初为争取民主权利，一同反对国民党并已在大陆和中共“荣辱与共”了半个多世纪的那几个民主党派，似乎就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对等的待遇。

其实，奥秘就在于台湾已实施了民主政治制度，今天的在野党可能是明天的执政党。任何在台湾的政党都有机会通过选举上台，而能使他们上台的基础就是民意。所以若要和平统一，就要争取多数民意支持统一，则赞成统一的政党才有机会执政。因此中共不但要以平等地位对待台湾赞成“两岸一中”的每一个政党，还企图要辅以具体的优惠措施争取台湾民众的人心，好令他们愿意投赞成“两岸一中”的政党一票。所以，中共参与了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参与了民主选举的过程、承认了民主选举的合理性。否则，台湾如果象上个世纪的大陆一样，各政党都自己拉起一支武装力量，把枪杆子牢牢抓在“党”的手上，那一派打赢了就说成是人民的选择，全然不顾老百姓实际上只有出钱出力兼当炮灰的权利。这样不用等别人打过去，岛内就自己先杀得尸横遍野、满目苍夷了！又或者是被中共的“武力解放”将台湾数十年的经济成就化成一片焦土，这两样结局都只能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而已！

同理，如果台湾大多数民意最终选择了赞成“两岸一中”的政党上台，那么在中共眼内，这些正确行使了手中民主权利的台湾民众，不应当仍属于素质较低、不宜享受民主制度的人群了吧？既然他们与中共的选择一致，至少证明他们的素质不亚于中共的领导人。但是两岸同为中国人，那也总不能说台湾民众的素质是由于在国民党或民进党的领导下提高的，而在中共领导下的大陆民众素质反而倒退了？按中共的说法大陆十三亿民众也都是盼望统一的，这素质与台湾民众也应不相伯仲。那么在大陆为何就不能实施同样的民主政治？而且，赞成“两岸一中”的中国人不等于一定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一定赞成共产党的纲领，因此“和平统一”也不能强加上必须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前

提。所以，如果两岸不能实施同样的民主制度，不让在大陆的各民主党派亦享有国亲两党的同样地位，更不让全体人民真正按自己的意愿对政党作出选择，执政党亦因自己手中有枪有军队而不屑于因民意及竞争对手而调整自己的政纲，以使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动辄以武力决胜负，那和平统一就成了一句空话，最多只能永远维持在和而不统的“两岸一中”的局面。

实际上和平统一的前提，首先是要对岸的人民确能感受到大陆也是属于他们的国土，并不仅仅因为台湾在历史上、或在地理因缘上是属于大陆的。要让对岸的人民的心态由我们的台湾拓展到我们的中国，这就需要取决于人民手中是否拥有政治权利！举例来说，对于一间自己没有拥有股票，不能行使任何股东权利的公司，你能产生这是我的公司的感觉吗？同样，目前的大陆民众对所谓属于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又是什么感受呢？也真的是觉得事关痛痒吗？很多时候我们所见所闻的那些激愤的、要不惜一切代价“解放”台湾的民间言论，更令人觉得近似于因自己过不上好日子也不让你们过得好，大家一锅烩了的感觉。因为事实上，即使是中共以武力收复了台湾，这些所谓的“热血民众”又能得到了什么呢？恐怕只能证明中华民族确实不配享有和地球上其它人类一样的民主自由。

所以，这次国亲两党连宋来访最重要的意义除了表达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的心声，给和平统一带来了曙光外，最主要的还是给大陆民众带来了民主政治的新气象。让一直只能在官方传媒上看到“精选”的几个台湾立法院内及街头上因政见而引发的打斗叫骂镜头的普罗大众，这次也亲眼领略到了经过民主洗礼的政党领袖的亲民作风。看到他们不复父母官的架子，更看到了他们为台湾选民争取利益的一言一行。因此，既然两岸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的政党，如果都认同民主制度、都愿意接受人民的选择，那么，两岸还有什么不能统一的障碍呢？

本文搁笔之际，看到了台湾国大选举的结果。之前被传民调下跌的民进党却仍独占鳌头，国民党屈居第二。令人瞩目的是这次访大陆期间言行比国民党更令中共接受、但也为台湾争取了若干经贸上优惠的亲民党竟被深绿的台联超越而叨陪末座。这也许更能说明台湾民众认同“苛政猛于虎”及大陆民主化的进展能促进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性。

为了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真正利益，要坚持推动民主化进程、要坚持和平统一。这一点，动摇不得！



## 连败连战近于仁

### 春秋战国

**连**战的名字很有趣，他自己都说“听起来很奇怪，火药味道太重”。细究起来，却是同中华民族的血泪史有密切联系。连战在西安后宰门小学访问时，发表返校感言时介绍说：连战这个名字是“我的祖父给我起的”。这位祖父名连横，字武公，号雅堂，是台湾著名爱国诗人和史学家，被誉为“台湾文化第一人”。著有《台湾语典》和《大陆诗草》等，并整理了《台湾通史》一书，声名远播。在“1930年左右，日本控制统治台湾已经30多年，积极为了准备太平洋的战争，加强殖民的统治、高压的统治，所以我们连家在祖父的主导下先把父亲送回大陆，他们连我的家人都搬到上海。”他“1936年6月在上海就故去了”，“我那时还没出生，祖父就告诉我的父亲，知道有一个孙子，不晓得是男是女，他说，假如是男孩，一定要起名叫“战”，连战，为什么呢，因为“中日必将一战”！我们一定要克敌制胜，恢复故土，重整家园，所以一“战”到现在。”

也许是有意！当年的曾国藩在对战太平军时，有换“连战连败”为“连败连战”而得朝廷信任，终于战胜太平军的故事。这个与当年孤城而克燕复齐的名臣同名的祖父，是不是要连战也要学习曾国藩“连败连战”，以保中华大业呢？

也许是巧合！这位连大主席在几次选战中一败再败。如果说2000年大选挫败责任在宋楚渝，而2004年大选本多认为是必胜的局面，也因为两粒子弹而负于阿扁仔，却不能不说是连战无能。于是这位几位兴盛的贵公子，执政台湾五十年的党主席也走上街头与选民一同抗议。却不见他有气馁、退缩的神情，大有要连败连战的神气。

也许是天意！在海内外一片惊讶中，这个国民党连主席于2005年4月29日踏上了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回到他分别了五十六年的大陆，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进行了久违了六十年的握手。此时的台湾岛上，一伙的绿色人士却正在商议着如何找碴儿收拾这位连战先生。所幸这位主席，是连横起名为“战”的。

也许是民意！据台湾《联合报》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陈水扁的支持率已降至34%，这是自2000年就任以来的最低值。民进党的支持率也下降到26%。相反，连战的支持率从去年9月的31%上升为44%，国民党的支持率从37%上升为43%。

我本来不喜欢连战的，我认为他是懦弱无能，我认为他是阿斗二世。是这一次访问大陆之旅，使得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国民党这次来的不容易！

他说：中国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当然，在找寻答案的时候，找寻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历经曲折，历经挑战，我们走了

不少的冤枉路，我们得到了多少的惨痛的教训，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身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百折不回的决心和勇气。因为在各位的肩膀上，要担负的就是要为历史负起责任来，要为广大的人民来找出路。

如何能够让整个的中华民族不要再走上战争和流血，如果能够让和平来实现，如何提升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准，如何维护不断提升我们国际的竞争力，这些重担都在各位的肩头上，一肩挑起来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伟大的格局。

他说：大家都是将来国家社会乃至民族的领航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又想到，以前美国的里根总统提到的那句很好的话，他说“假如我们不做，谁来做”。假如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来到这里。

他说：让我们大家共同坚持，“互惠双赢，坚持和平”，这是我们可以说自我的期许，也是向历史的责任，唯有达到这样的目的，“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我相信这是中华民族为万世所称赞的最重要的成就，也是面对炎黄子孙，共同的光荣。

子曰：刚、毅、木、纳，近仁。也许就是正是对连战最为适用的评语吧！

而且我发现，连夫人很可爱，一路甜笑；连弟弟个子很高样子很老实；连妹妹亭亭玉立，瓜子脸、大眼睛，清清瘦瘦！而且，这连家兄妹一发现镁光灯，兄妹俩立刻躲到大哥连胜文背后，离场时还刻意和父母走不同方向。家风低调如此，连氏福寿正昌，前途无量！



## 中国国民党今日如何“反共”？

王希哲文

### 一、两蒋为什么反共？

“容共”（左派称联共），是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之一。北伐途中他的学生，他的衣钵传人蒋介石又怎么会反起共来？只要稍具中国近代史常识，不需太深究就能明白，问题正出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上。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基础的主义，便是民族主义。失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则是国际主义——“工人没有祖国”，社会主义的利益没有国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或执政，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莫斯科的指令。

这两种主义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要是能够在一国长期结盟和平共处，不发生最后的冲突和分裂，才真是咄咄怪事了。蒋介石后来反起共来。他担心的，就是听命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坐大，使中国有沦为苏俄殖民地的危险（我们只要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政府构成名单，还需要刘少奇亲自将其带到莫斯科请求斯大林批准，就可以理解蒋介石心里是怎么想的了）。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他的口号还是“反共抗俄”。这一点，不明事理的网民可以咨询洪哲胜。

有人会争辩，蒋介石反共，也号召大陆人民反抗暴政（即反对专制）。但实际，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从三十年代到今天，最记恨，最不肯原谅的恰恰是蒋介石的“专制暴政”。王希哲倒很能理解和原谅，甚至深叹老蒋当年对中共的专制太不够。但王希哲指出，共产党理论的专制，是它永远的专制；国民党理论的专制，则是从军政训政走向宪政的过渡，它最终须“还政于民”。这正是国民党专制比共产党专制本质进步的所在处。

可见，国民党反共立场的首要因素，是民族主义，是中国在中共手里沦为外国殖民地的担心。只要这个因素消除，国民党反共立场的尖锐性便势必缓和下来，甚至完全可以重新走上合作之路。

五、六十年代，蒋公怎样实际与毛泽东合作，坚决的抵制了美国将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阴谋；蒋公又怎样下令国军让开海上大路，配合共军海军南下收复西沙的这些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七十年代末，与苏俄决裂了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放弃了国际主义，走上了民族社会主义，甚至共产党威权掌控下的“民族民生主义”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适时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新口号。虽然仍然

针对的是中共的统治，但其尖锐性已经大大下降，实际已经是一个与中共和平竞争促其和平演变的口号了。但蒋经国的与中共不接

触不谈判方针则是消极的，缺乏自信的，因而是错误的。这个消极方针不幸为身后的李登辉台独路线所用而售其奸。

## 二、中国国民党今日如何“反共”？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海内外，没有任何人比王希哲更早的看到和提出下野的国民党回到大陆与中共会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了。王希哲的本意，当然是希望通过国共两党在民族立场上坦诚的，温故求新的会谈，大大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但王希哲决不主张回大陆与中共会谈的国民党，非得如某些别有用心者鼓吹和批评的那样，去再唱唱反共的高调。今天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会谈，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而任何更大的进步，总是需要一步一步地去走，去争取的。

今天中国（？）海外民运许多暗中接受台湾台独政府指令或影响的领袖们，站在绿党的立场，跟随着绿党的调子，在连战行前行后，武断地指责他“投靠中共”，“联共卖台”，“双重标准”，“不敢提出大陆民主化的问题”。

但我们来看看连战主席在北大的讲演：

他总结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不外乎还是以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三民主义的路线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两条路线”。

经过百年沧桑后的实践，连战问北大青年：

“大家还要想一个问题，中国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百折不回的决心和勇气。因为在各位的肩膀上，要担负的就是要为历史负起责任来，要为广大的人民来找出路。”

“希望各位能够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

难道这还算不上连战的反共北京宣言？

连战高于蒋经国的自信心和勇气来自哪里？他回答：“当然有人会问我，你的勇气不小，你的基础在哪里？我要在这里跟各位坦白从宽。我认为这个基础在哪里呢，在于历史的一个潮流、在于民意的一种驱动。历史的潮流、民意的驱动让我，让许许多多的人有这样的勇气能够提出来。”

连战接着说：

“大家都知道，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都以中国的富强、康乐为目标。”但不幸“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对国家应该走的总路线又有不同的看法，它的结果是以内战的方式来解决。”

最后结果呢？

最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与蒋经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开放的路线，越来越接近了，“无论是在差异还是在差距上，这个越来越缩小，这是历史的潮流，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向。”“都是值得鼓励的历史的步伐。”

这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近60年回到大陆后，第一次在它原来的宿敌共产党为它安排的讲台上，通过共产党为他开放的一切电视台报纸媒体，在全中国13亿人民面前披肝沥胆发表的讲演，温文尔雅决无舞爪张牙，但它的“反共”或曰对中国未来民主化的深远影响，是王丹、魏京生、凌锋们的海外高调，所能比拟的么？！

国民党回大陆是“投降”的失败者？不，从失去政权的角度，它是暂时的失败者，从代表了历史方向的角度，站在那里的国民党，是胜利者！

中国国民党今日如何“反共”？就像连战这样的把道理原原本本讲给人民听的“反共”足矣！而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坦然面对连战“反共”宣言，其胸怀今天表现出如此惊人的容量，确印证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都以中国的富强、康乐为目标”，这是我们应给予高度赞扬的，同时，更加重了全国人民继续批判他们，促其继续进步的责任。

### 三、反台独就是中国国民党今天的“反共”

既然我们明白了国民党自蒋公介石起的反共，其首要推动因素是民族主义，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对中国国民党来说，反台独就是今天的“反共”。反台独，就是对蒋公民族精神的最忠实的继承。因为台独的本质，就是认同日本对台湾主权，并以此为法源，要求把台湾从中国的领土疆域分割出去。国民党曾领导中国人民多年血战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了台湾，今天台湾的皇民们复仇，要趁国民党之危“消灭外来政权”，把台湾重新夺回到日本代理人手里。既然如此，当年国民党能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今天再联络共产党抗日制独，有什么奇怪？何况共产党七十年代早已彻底放弃了效忠苏俄的国际主义，与国民党一样，站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了！

马英九说的准确。是台独帮助了国民党，使国民党在大陆“咸鱼翻身”，自公元2005年4月29日连胡再握手起，在中国13亿人民的心里，国民党就不再是仅留在历史记忆中的早已消失在远方一个小岛上的台湾国民党了，而是开始重新回到大陆人民政治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中国国民党了！中国国民党开始成为跨台海两岸的在野党了！从此，中国国共两党民主政治的憧憬，又一次再在中国人民心中点燃了火花。当然还会有人嘲笑，还会有人疑问，认为不现实，警告前面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变数，共产党内还有它强大的统治利益新老保守势力，但历史已经走开了

它的第一步，就会按照它的规律坚定不移的走下去。政治家永远不是只看到今天是怎样的，而是要看到和指出未来会和将会是怎样的，去推动和发展它。这才是最重要的。

绿党指责连战在“中国”骂台独，不是个台湾的政党。一些观察家也担心连战的“联共制独”会使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更多的选票而成为“永远的在野党”。

他们的着眼点错了。他们仍然在把国民党视为台湾政治的国民党，他们看不出，连战已经下定决心走出被动，使国民党重新恢复成为真正的“中国国民党”了。

连战目光炯炯，已经是在以全中国为视野说话，而不是拘于台湾一隅为视野说话了。

选票么？大势所趋，民进党非皇民顽固派会逐渐成为主流，抛弃台独路线，随之，台湾的民粹主义“民意”趋向，也可能转换过来，国民党完全有可能重新在选票的支持下上台，开辟海峡两岸的新局面。但我们劝国民党不要迷信选票，必须作好二次革命的准备。一旦台独顽固势力孤注一掷，挟“民意”、“选票”废中华民国南京宪法而台独，中国国民党便可以依据《国共四二九公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体认，发动护宪革命，推翻民进党台独政府，讨平其一切反抗。兵力来源么？可以向中国共产党借。两党已经结盟，解决中国的内部事情，借点兵应该好说。那时，中共军，如38野战军，15空降军，东海舰队等，可以穿上国军的军服，戴上国军的帽徽，高举着中华民国的军旗（这也曾是对日抗战的“八路”的军旗啊！）在郝柏村将军等的指挥下入台平叛，并号召坚守黄埔民族革命精神的原国军将士响应，“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一切过去担忧可能的的外来干涉，都只能干瞪眼。

这个可能的平叛前景要不要保守秘密？不必。就是要以此震慑台独，使其不敢轻举妄动。绿党要祭出“法”么？严正警告绿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安全法，台独民进党本身就应该取缔，李登辉、陈水扁早就就应该逮捕。何况，民进党今天要用来整治国民党的法，统统都是当年国民党的法。这些法，据民进党过去在野造反时的说法，都是专制的，威权的，法西斯的法。既然民进党今天企图如数接过这些“专制的，威权的，法西斯的法”来迫害国民党，国民党也就只有学习当年的民进党，走革命的一途了。

最后，有人问，“假使中国未来真形成了国共两党政治的格局了，今天的海外民运怎么办？”

我回答，“假使他们回到中国民主和民族主义结合的立场，他们会有一席之地。如果他们的领袖始终是这样的以民族虚无主义的‘民主国际主义’，‘自由主义国际主义’为荣，为正确，那就让他们完蛋去好了！反正王希哲是‘伪民运’。”

2005年5月2日

美西海湾

xz7793@yahoo.com



## “赵钱孙李，江胡连宋”与叛逃飞行员

马悲鸣

**玉** 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是我第一次不用翻译就能听懂的最高规格的接待报导。连战这一访问，不但在台湾岛内蓝绿之间，而且在大陆人中也互有褒贬。

泛绿称之为“联共卖台”就不用说了。在2004年大选中以“连战连败，扁连连胜”助选之曹长青痛指连战的“破冰之旅”为把台湾往冰窟窿里塞。前胡耀邦智囊，在李登辉任内获得台湾教授职务的阮铭更是骂连战“联胡反李，联胡反陈”。不知这算什么罪名？没见识过文革造反派胡扣帽子的阵势，无法理解这种词句。而阮铭恰是中宣部造反派头子，曾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主持过十万人批斗大会。

除此之外，还有我的朋友贺文以周定王斥三大夫分晋的封侯之请，却在五十年后魏文侯时，三家同获周威烈王封，遭司马温公修《通鉴》痛诋事，类比国民政府迁台五十年后返登大陆之举。又有人以吴梅村“我本淮王旧鸡犬”讽连战。

其实说起历代兴亡来，我也能举出几个例子。其一是宋以大兵逼降孟蜀。蜀主举家内迁。太祖问蜀后花蕊夫人归降事。夫人赋诗以表：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太祖叹曰：拥美人身易，得美人心难。

此诗格调颇类后世严蕊词《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王国维论诗词之别曾说：“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即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意，非个中人不解其中味。想来“两蕊”，花蕊夫人和严蕊是能互相理解的吧。后来花蕊夫人在观猎时，被晋王射死。一如霍去病射杀汉飞将军李广之子李敢之故技。

蜀主内迁仅数日即死。花蕊夫人自然归了太祖。据说在蜀主内迁路上，花蕊夫人曾于驿站壁上留词半阙《采桑子》，因“欲饮琵琶马上催”，没来得及写完。后人路见之，续貂后半阙。全词如下：

初离蜀道心将碎，其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花蕊夫人句）

三千宫女如花面，妾最娟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后人续句）

待到赵匡胤逼降南唐，内迁后主。这位“才子词人，误为人主”的李后主本人就是个绝代词宗。他当国时有“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和“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的香艳词名世。亡国时，则“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

后太宗观其“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词，知其心有不死，以牵机药毒杀之。这位

“袂袂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的小周后大概也归了赵光义。

可惜花蕊夫人与李后主同代人，分在东南与西川，两不相识，一代词宗词后没能共结连理。却都死于晋王之手。连赵匡胤也有刀光斧影之嫌。

孟蜀花蕊夫人和南唐李后主的内迁朝天实属“一片降幡出石头”。但就在同时代，东南还有个五代十国的吴越国钱王，受唐封节度使，迁为王，得国七十载，传五世，主动内附归宋，未见刀兵血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遂以“赵钱”两姓始。钱塘江至今以钱氏名。

其实赵宋于陈桥兵变，得国于柴宗训孤儿寡妇之手。遂封柴氏铁卷丹书。而柴姓却未列《百家姓》之始。

我以为连战的登陆访问最多能比作钱王内附，绝非孟蜀与南唐后主的降迁。国共内斗，以国民党首开第一枪的“四一二”清党始，以国民党主席首访大陆终，庶几可以相抵。

共产党得天下之初有“镇压反革命”，以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国民党迁台之初有大杀共产党的白色恐怖。都够狠的。共产党暗中支持台湾本省人的反国民党势力，就是日后民进党中坚。国民党则暗中资助大陆民运组织以反共。都够黑的。

如今共产党被民进党所卖，甫一登台就大搞台湾独立运动。国民党被民运所卖，刚败于大选，民运就倒戈祝贺陈水扁去了。如今这两个伪君子党与腐儒党终于明白过来，与其被小人卖来卖去，还不如自己握手言和。那边的美国就如给两个嚷嚷着不公平的小狗熊分面包的狐狸似的。继续分下去的结果是两只小狗熊手里的面包都进了狐狸的嘴。

我看国共两党还是和了的好。其证明就是如今民运的徒叹无奈。若台湾方面效吴越钱王内附，则新编《百家姓》当以“江湖连宋”始。吴越之钱江鼎湖连着宋。

当此国民党主席连战率领访问团登陆之际，我忽然想到了在海峡两岸飞来飞去的叛逃飞行员。解放军叛逃台湾的飞行员一定特别丧气：我们好不容易飞过来投奔国民党，怎么你们的主席却又反方向飞往大陆去了呢！！？

国军叛逃大陆的飞行员一定特别高兴：当初国民党痛骂我们飞往大陆，怎么如今自己的主席也飞过来了？！可见我们当初是捷足先登。

## 【附录】 ~ ~ ~ ~ ~ ~ ~ ~ ~ ~ ~ ~ ~ ~ ~ ~

曾忆三家分晋秋，  
护纓定王斥封侯。  
虽无铁甲平忤乱，  
尚有序尊维帝周。  
魏文称霸逾十载，  
韩赵逐鹿战不休。  
五十年后臣晋主，

一叹温公呼逆谋。

贺文·于2005年4月27日。

~~~~~

江湖伏枥老骥才，

九重宫门暗唤开。

本是淮王旧鸡犬，

又为生民请命来。

过淮阴有感·吴梅村

登高怅望八公山，

琪树丹崖未可攀。

莫想阴符遇黄石，

好将鸿宝驻朱颜。

浮生所欠只一死，

尘世无由拾九还。

我本淮王旧鸡犬，

不随仙去落人间。

~~~~~

### 圆圆曲·吴梅村

鼎湖当日弃人间，

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皆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

...



## 从吴仪副总理的“临阵脱逃”报道说起

东京博士

今天早上日本的电视新闻报道了，吴仪副总理在东京会见小泉的“临阵脱逃”是因为小泉的靖国参拜问题。

人气的名艺人みのもんだ主持的节目，像他这样的5-60岁的年代的日本人我不明白居然问出了这么一句话：“中国为什么惧怕小泉参拜靖国？”

这是惧怕的问题吗？电视客座的一位日本人（俺那时在吃早饭，名字和头衔没有仔细看）回答他说：“靖国问题的症结是战犯问题，靖国问题是对战犯的处遇问题，这是颠覆战后东京国际裁判定论的事，1972年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以周恩来为首的政府首脑对中国国内作了很多说服工作，其中就有战争的罪恶是那些战犯，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今天日本发生了执意参拜靖国的事，是从根本上让中国曾经说服了国民的这个理论完全无法自圆其说。”

此人的说话颇有道理，我不仅深深感到日本的战后教育不仅仅是对年轻一代的失败，连50-60岁的日本人居然都不知道参拜靖国是严重伤害了作为最大受害者的中国人的感情的症结所在。

みのもんだ这样的长者，名人，居然在电视上反复说中日的漫长历史中，只有那么几年的事为什么咬住不放了60年，100年够不够？我觉得这种思维类似日本现代社会的杀人犯在杀人后不谈真诚的罪孽忏悔，却一味强调“我赔你8千万够不够？不够再加2千万行了吧？”。

日本人真的不懂吗？其实非也，看看一个月前的大阪尼崎脱轨事故的遗族们的悲愤就知道，人非草木，日本人也如此，仅仅是不同的立场，让他们显示了非人性的一面，过去的战争如此，今天的靖国问题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就事论事而言，作为一国副总理临时取消会见的抗议动作实在有点小儿科，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人和日本人这30年建交后的历史漩涡中都没长大。

可以说自从小泉上台后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其实在小泉上台后不久闹出的导致了撤o外务大臣的田中真纪子（实现了中日邦交的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的风波，本人就预见今日中日关系一定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只要小泉连任，那么这个黑色隧道就不可能有出口。

在日华人还记得当时田中真纪子下台前的电视发言吗？大意是说在国会上小泉让她上台发言，裙子被踩住了，回头一看是他本人。几年后的今天，小泉对中国反日游行的发言说：“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爱护中日关系，乃至亚洲关系”。这个搞笑发言如果联系当

年边踩田中裙子边让她放手干的小泉，然后给打着和平旗帜参拜战犯的小泉画个像，真可谓是一个淋漓尽致的口是心非的家伙，也不愧为小狗对茅坑发誓的日本第一人。

东京博士2005年5月25日于东京



## 我并不希望看到北韩金家王朝提前崩溃

### 根源

虽然在网上论坛上发言谈及北韩金氏王朝的时候，我一向都从不例外地表达出对其极权暴政的刻骨仇恨，但是，私底下我流露出来的愿望，却是决不希望这个残民以逞的王朝现在就马上倒台的一一至少不希望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倒台。于是，每当我看到、听到有关金氏王朝不稳的消息传出来，我就会为它们捏上一把汗，并默默祈祷：小金，你千万千万要顶住啊！而每当小金平安地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不利传闻之后，我又会为之长长地吁上一口气。

有人了解了以上态度之后，可能会觉得非常气愤，会拍案而起：你这不是助纣为虐吗？！我则会回答：非也。且听我慢慢道来。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北韩现在的状况就类似于中国的毛时代；其所奉行的社会制度，类似于中国的文革（大概是中后期吧）。但是，由于关于北韩的绝大多数负面信息被屏蔽了，导致很多中国人对北韩的认知，也就仅仅限于以上的笼统认识而已。

对北韩了解得相对较多的，除了比较关心时事的上网一族中可能有一小部分人之外，也就是两个特定地域的人群：一是与北韩比较接近的东北三省的东南处，特别是与北韩领土接壤的地方，由于那里靠近北韩，许多老百姓能够从较多的渠道得知那个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是广东、福建沿海的一带，因为这个地区能够或多或少地接收得到香港、台湾的电视、广播媒体，而这些媒体偶尔也会播出一些关于北韩现状的新闻或者专题片子。但是，这些人的数量仅仅占了十几亿中的很少的一小部分而已；更多得多的人们，对那个凶残暴戾的极权王朝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另一方面，随着老一辈人的渐渐老去，中国现在大多数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也包括一些步入中年的人们，对自己国家几十年前所经历过的毛时代已没什么印象。由于东方人特有的历史健忘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历史有选择地记忆”综合症），即使是经历过文革浩劫的老一辈，对其中的残暴、荒诞、苦难的记忆，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可以说，在现在的中国，人们对那个年代已经恍如隔世。再加上有关方面一向轻描淡写、讳莫如深、颠倒黑白、表面否定实质肯定的暧昧态度，以致一方面正直之士对那个年代的深刻批判受到压制，另一方面不少文革余孽公开跳出来为那个残暴至极的年代及在那个年代中择人而噬的魔头妖孽们大唱赞歌，而大多数人们却对此麻木不仁，甚至还给予充分的“理解”。魔头、妖孽被列入“英雄榜”，便是这种奇特现象的直观反映。

正是由于对文革等毛时代记忆的迅速淡忘，所以才令大家即使都能认识到北韩的状况跟中国的文革差不多，但却得不出北韩人民正在受着极权暴政无尽煎熬的结论，更遑论感同身受了。有的人即使亲身去过北韩旅游，却非但感受不出那个社会有什么不正常的状况，反倒回来后还掩饰不住到处表露其对北韩社会之“公平”的艳羡之情一一我本



人就遇到过两个这样的人。

为了让这些麻木的国人重温一下那段不堪回首的痛史，给他们一个现实的样板瞧瞧，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但是，这个样板上哪找呢？用那个时代留下的图片、音像？用经历过那个时代苦难的人们的回忆文字？事实已经证明作用不那么大。重新搞一次文革，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别的不说，那岂不正称那些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的黑心了。

我倒是觉得，现在的北韩便是现成的最佳样板。既然很多国人人都知道，北韩现在的状况就类似于中国的毛时代，其所奉行的社会制度，就类似于中国的文革，那么充分给他们展示北韩人民的惨状，就有可能让他们了解，已经被他们高度淡忘、或者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毛时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间地狱。

北韩人民的惨状，显然也只有在金家王朝轰然倒塌之后，才能够充分地展现在世界的面前；金家王朝一日不倒，其编织的厚重的铁幕，不仅成功地阻挡住外面世界的阳光照射进那座暗无天日的超级集中营，也成功地阻挡着这座超级集中营内稠得化不开的黑暗漏向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即使偶尔窥见其中的一鳞半爪，顶多也只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

但是，金家王朝即使现在就倒台，其黑暗的现状很可能也不会被广大中国人民所看到——因为类似的厚重铁幕，不仅仅为北韩所独有，其邻国同样也存在着。那些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恐怖画面，即使再怎么令那些生活在早已民主的国度里的人们感到心灵上的震撼，也仅仅能转化成让他们加倍珍惜、坚决捍卫自己已经获得的民主制度的力量而已。当震撼期过去了，另外的极权暴政消化掉了这种震撼所带来的冲击之后，不民主的制度仍旧还将不民主下去，而不会象那首叫《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所唱的那样，“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再往后，不民主的制度又将利用民主后的北韩转型期间不可避免的艰难大做文章，再为自己争取到一段苟延残喘的时间。

即使过了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终于盼到冲破铁幕的那一天了，那个时候北韩人民的苦难又已经变成了陈迹，就象老片重播一样，起不到多少震撼的效果了；人们依旧麻木，依旧搞不清楚毛时代、文革是怎样的不堪回首，文革的遗老遗少们则利用民主后自然获取的充分的话语权，更加卖力地贩卖他们的那一套以售其奸。

但是，要是北韩金家王朝倒台于中国拆除铁幕之后，那情况又将是另外一种样子了。迎来民主曙光不久，正以全新的视角打量世界的中国人民，如现场直播般毫无时间差距地即时目睹到北韩人民的历历惨状，在心灵上受到极度震撼之余，必将在潜意识中将本国的毛时代、文革等与之划上等号；并在深刻思考之后，毅然走上彻底摒弃极权暴政、全面铲除极权暴政生存土壤的不归路。

这个时候，那些文革新老余孽们，在如活火山般的众怒面前，必将再一次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大快人心的局面，灰溜溜地躲进阴暗、潮湿的洞里不敢出来。

后一种结果，对于中国而言，显然是比前一种要正面、积极得多的。但是，这却得要求已经度日如年般度了半个多世纪的北韩人民再继续忍受金家王朝的极权暴政下去，而且还不知要忍到何日才是尽头。估计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不起”北韩人民的“罪

恶”想法，是一种万万要不得的想法。我对这种看法倒是不以为然。

首先，金家王朝突然倒台的结果，很可能并不是因此走向民主，而是走向另一种极权——就象其邻国几十年前一样。因为，南方那些“血浓于水”的亲密同胞，宁愿北方同胞们被老金、小金们骑在头上作威作福、敲骨吸髓，也不愿意他们被国际正义势力解救。这样的话，金家王朝突然之间倒台，可能性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被那些不满金家王朝的其他同朝臣子发动政变推翻，而这些臣子上台的结果极可能是这样：推行的不是民主，却是“能够让人吃上口饱饭”的另一种极权。对于这种结果感到最称心的，不是国际社会，不是北韩人民，反而是其北方邻国的某些人。

其次，众所周知，北韩的金家王朝之所以能够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牢牢箝制住北韩人民，与其后面的两座靠山的鼎力相撑是分不开的。尽管苏联倒台之后失去了其中的一座，但另一座还在，且南韩还有成为其新一座靠山的可能。这些靠山或前靠山们或者不希望金家王朝倒台，或者不希望北韩的这种制度倒台，或者两者都不希望。在这种强烈的“外部愿望”作用之下，北韩即使变了天，变天后的北韩人民即使真的想要踏上一条真正的民主之路，恐怕也是极其困难艰险的。君不见，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那些国家，不少在民主道路徘徊了十几年之后，竟然还要通过大搞特搞什么“颜色革命”来重新追寻民主——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北韩如果变天又将会面临什么状况。

再次，也正是由于其北方邻国在背后顶着，已成强弩之末的金家王朝才能够半死不活地硬撑下去；换言之，最重要的那根撑腰的棍子一旦被撤掉，金家王朝可能一天也熬不下去的。这就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要那张皮哪天不存了，北韩这种困局也就彻底地不解而解了。

所以，我觉得北韩与其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煮成一锅夹生饭，还真不如再多隐忍一阵子，待一旦时机成熟之后来个一次彻底搞定，不留任何尾巴。

总之，我还是希望北韩的金家王朝能够暂时“保持稳定”，而且还要坚持住现在这一套，不要搞什么跛脚鸭式的经济改革，不要被政敌推翻，也不要象秦始皇那样“二世而终”——直到北方的邻国撕开黑幕，直到所有的中国人民有了机会直面北韩百姓惨淡的人生。

尽管这对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北韩人民而言确实流于残酷，但是为了他们和他们邻国的人民将来都能够有个真正意义上的新生，我想还是请他们继续忍耐下去，直到一系列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最具份量的那块倒塌的一刻为止。而这一刻，我相信也不会太遥远了。



## 美式谎言治国

### bystander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军事、经济及综合国力上都独占鳌头。超级大国公民的优越感令美国人变得过于乐观和自以为是。他们相信幸福和快乐都是必然的，纵使遇上什么困难考验，最终都必定逢凶化吉。不过，倘若逆境延续一段时间后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他们就会开始恼怒和抱怨。他们不会反省自己的不足和缺失，却喜欢在困恼时找宣泄愤怒的对象，将过失和责任都推到他人身上。美国人的这种性格特质，很容易被政客利用来达到政治目的。譬如在海湾战争、贸易保护主义和双赤危机等问题上，布什政府就一再歪曲事实，将自己一手造成的恶果和问题怪罪他人。

以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作为手段捞取政治本钱，是混水摸鱼的政客惯用的伎俩。当年希特勒就是以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赢取民众支持，藉此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今天布什同样以捍卫美国人民的利益为名，夸大伊拉克的威胁，以虚假的情报混淆视听，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对主权国发动侵略战争。攻占伊拉克和推翻撒达姆政权之后，布什政府始终无意让联合国接手处理伊拉克的管治问题，反而计划将反恐战争升级，企图以武力手段迫使其它中东国家实行“民主”。部分美国人现在才明白，自己的国家正逐步陷入类似当年越战的泥淖之中。他们开始意识到所有美国人民都要为战争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庞大的军费开支，愈来愈多的人命伤亡，恐怖份子的报复威胁，和国土安全法对自由的种种限制等等。唯一能够从战争得到好处的人，恐怕就只有最初鼓吹发动战争的政治利益集团！

最近，布什政府继通过对中国生产的纺织品实行进口配额管制后，又宣布针对进口的中国彩电征收反倾销税，目的据称是要阻止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流失到工资较低的中国大陆。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贸易保护主义论的据根本完全站不住脚。首先，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的产品，直接得益的是美国消费者。美国本土生产商面对进口产品的竞争，应该设法削减成本以提升竞争力，又或者将资源转投到成本效益较高的生产项目上。至于那些因为经济转型而失业的工人，应该明白以他们偏低的学历，在全世界任何一处都再不可能找到时薪二十美元的制造业工作；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薪酬较低的服务行业工作，就必须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保护主义不但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令资源错误投放到缺乏成本效益的生产项目。况且，对中国实施制裁，根本就不能保障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只会令生产工序外移到其它低生产成本的地区（例如越南）。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更可能引发无止境的贸易战，对双边贸易关系造成严重损害。

数十年光景的繁荣令消费主义成为美国人的共同信仰，政客都知道要争取选票和民意支持，就要让消费者无忧无虑地尽情消费。大部分美国人都相信明天会更好，故此一

直没有养成储蓄的习惯，把收入花光之后就靠借贷度日。二零零零年科网泡沫爆破后，不少人的纸上财富都化为乌有，于是联储局主席格林斯平便以对抗衰退和防范通缩为理由，大刀阔斧地连续十三次调低利率，透过增加货币供应和源源不绝的低息借贷，导致催生楼市泡沫和刺激经济的效果。楼市畅旺产生的财富效应，加上布什政府的减税和退税方案，大大提升美国人的消费意欲，进口产品的需求急增更令外贸赤字屡创新高。估计本年度美国的贸易赤字将会超过五千五百亿美元，大约相等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

要增加角逐连任的胜算，布什认为现行的减税和退税措施还不足够，所以便向国会动议在未来数年内再将总数达一万七千多亿美元的税款退还给纳税人。但问题是，自九一一恐怖袭击后，用于国土安全、反恐战事和振兴经济的支出不断上升，政府库房已把征税所得的储备花得七七八八。然而，掌管财务的政府官僚跟典型的美国消费者完全一样，根本就没有量入为出的基本概念，结果财政赤字就像滚雪球般不断膨胀。在大选举行之前，布什政府显然不会考虑任何削减开支或者增加税收的方案，联储局亦必定会尽量配合布什竞选连任，把利率维持在偏低水平，让消费者继续沉醉于经济复苏的假象之中。布什政府和联储局这种刻意取悦民众的政策，后果只有一个，就是将“双赤问题”（即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推向危机的边缘。

经济学者推测，本年度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军费开支在内高达七千多亿美元，相等于国民生产总值的7%。前任财政部长奥尼尔（Paul O' Neill）委托美国企业研究中心（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进行的研究更显示，美国政府的总财政赤字已经超过四十四万亿美元。赤字预算令库房面对沉重的压力，增发债券成为应付庞大开支的唯一办法。可是，美国债券似乎愈来愈难找到买家。投资评级机构穆迪上周就发出警告，指美国联邦政府必须设法改善财务状况，否则现时AAA的债券评级将会岌岌可危。此外，美国独断独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令到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减持美元资产，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令美元汇价出现下滑的风险，都令投资者对美国债券望而却步。目前美债的主要买家是亚洲地区的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原因是这些依赖出口贸易的国家希望藉此纾缓贸易顺差对汇价构成的上升压力。事实上，假如这些亚洲国家减少或停止购入美国债券，美国将会立即失去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动力，双赤危机的种种负面影响亦会即时浮现出来。

布什政府在军事和外交策略上愈来愈偏离正道，仗势凌人的作风更经常令国际社会反感。美国人一向给人亲和友善的印象，可是不管布什或其内阁幕僚到哪里出访，都像过街老鼠一样，惹来大规模的反美示威。在贸易问题上，保护主义跟自由贸易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将贸易赤字归咎于出口的国家，就更加是强词夺理。经济方面，靠滥用信贷和赤字预算制造出来的繁荣，本来就没有稳固的基础。当债务问题到达积重难返的地步，长期处于失衡状况的金融体系就要面临一发不可收拾的灾难。不知道当危机出现，人民怨声载道之时，狡猾的政客又会找谁做替罪羊呢？



## 华盛顿与中南海有异曲同工之妙

kai-kai

本来以为只有中共,所有总书记都排着队被打倒,却始终伟大光荣正确.原来华盛顿也一样,所有专家的眼镜老是反复跌破,但制订的政策却始终伟大光荣正确.

两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令人啧啧称奇.

不太明白为什么华府专家的眼镜老是反复跌破,在我看来他们都是犯很底级别的错误.实在不应该的.

我们不妨看看东亚近来发生的一些事,看看华府专家是不是都是犯很底级别的错误.顺便我来开导开导他们,以后不要再犯这种很底级别的错误.

先看台海之间让华府专家跌破眼镜的问题.

1.中共为什么会制订反分裂法?原因很简单.因为国民党连头上的“中国”两字都要守不住了.

这个反分裂法其实不过是个政治攻势.跟打仗没有实质关系.跟打仗有实质关系的是几百枚导弹.以期没有反分裂法不一样隔三差五的在打炮.

2.为什么中共制订反分裂法以后,国,亲两党乃会访问大陆?这个问题更简单.国,亲两党本是反台独的,制订一个反台独的法规,跟他们访问大陆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上跌破眼镜实在让我也跟着跌破眼镜了.

3.国,亲两党为什么能轻易跨越历史与中共和谈?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只需明白台海两边有多少家庭其成员,或亲属,或朋友之中即有中共党员,又有国民党员,自然就明白了.

再看让华府专家跌破眼镜的北朝鲜核武问题.

华府专家在这反复跌破眼镜也是犯很底级别的错误.解决北朝鲜核武问题有两个政治基础.违反这两个政治基础就必然会跌破眼镜的.

1.朝鲜历史上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

2.北朝鲜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形成是有历史根源的.不是任何人的喜欢或不喜欢可以改变事实的.

现在美日两国拼命指责北朝鲜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冲在前面,充当美国的马前卒,拼命指责北朝鲜是一个危险的国家.这是很滑稽的,没有什么说服力.周边其他国家没感到这么危险嘛.

朝鲜历史上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而日本倒是一个劣迹斑斑的侵略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死不认错.倒过来指责这个国家很危险,那个国家有威胁.你说好笑不好笑.

不错北朝鲜确实进攻过南韩.但那是有历史根源的意识形态之争.而且3年的内战创伤怎么能跟50年的亡国之痛相比?意识形态之争又怎么能跟民族压迫并论?

所为的排斥北朝鲜的5方会谈,不过是日本昏了头才想得出的主意.

有关中日之间的问题.华府专家跌破眼镜有一定的道理.我需要多费几句口舌来开导开导他们.

日本一直认为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便一直强大起来了.自认为是亚洲的盟主了,要做亚洲的领头雁了.但是呢,它自己其实也感觉得到,亚洲国家好象并不象它自己认为的那样认同它.南北韩根本就敢公开跟它叫板.马来西亚便直指它没有独立外交.新加坡也不会认同它高出一等.

越南,老挝,菲律宾等小国,不过不吭声而已.

所以呢,它要以挑战中国以显示自己的强大.将“申常”作为与中国的政治对决.但是,其实中国从来也没有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对手.只不过是将它看作别人手中的一杆枪而已.

中国在殖民主义势力东侵时,一直是将英,法看作主要对手的.冷战时期一直是将美,苏看作对手的.8年抗战时期,日本两百万军队侵入中国,蒋介石也只不过是心腹之患.

所以呢,日本认为“申常”是与中国的政治对决.根本是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与影响力.

这点上让华府专家跌破眼镜,其实情有可原.这里确实牵涉到一些中国的智者看问题不同与西方的智者看问题的地方.

设想,如果中国也象奥斯曼帝国一样被分割成几个殖民地.日本还能保全主权吗?不过是太平洋中几个殖民地小岛而已.哪来什么明治维新的成功.真是连西太后都知道.

朝鲜并没有什么明治维新.不也一样在殖民主义势力东侵时保全了主权50年吗?直到日本趁火打劫入侵之后才丧失了主权.

所以,是中国最终挡住了殖民主义势力东侵,才保全了日本,朝鲜的主权.而不是明治维新保全了日本的主权.

中国独立依靠自己的力量挡住了各个帝国主义势力100年的侵略.最终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落为殖民地的国家.而日本却在东亚抵抗殖民主义势力东侵最困难的时候,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帮凶的角色.

中国对日本所具有的这种政治的,和道德上的优势,是日本能够挑战的吗?

所以呢,日本认为“申常”是与中国的政治对决.只不过是它自己的想法.中国并不将其视为对手.中国对联合国改革的事到目前为止只有两点可以确定,一,支持南韩,意大利的方案,二,要有协商一致的基础.

至于增加6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只是在平衡之中.并没有最终的决定.增加一个日本,中国目前是不欢迎的,但是增加的其他五个中国却是欢迎的.是1:5的关系.拿不下决定.

关于人民币汇率,贸易问题下次另辟一章.

希望我这么开导过之后,华府的专家不要再犯很底级别的错误,不要再胡乱跌破眼镜了.

*kai*

2005,5,18



## 谁之过？

### 安魂曲

**首** 先声明：本人对海外民运当年这起直接决定民运其后十多年惨淡经营命运的巨大“政治风波”直到最近一年才有所了解，此前并无任何先入为主个人立场。尤其除胡平先生之外，本人甚至和这场风波中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有任何私下联系、更无论个人恩怨。。。所以本人今天在这里对这起风波的“盖棺论定”分析，至少出发点可以做到完全中立。

同时，本人对这一事件基本过程的了解只有两个来源渠道：其一是“北京之春”曾经刊登的相关历史回顾；以及显然从不同甚至相反角度描绘事件过程的范似栋“海外民运史”中“海外「民运」华盛顿大会”一章的相关内容——鉴于这两个不同渠道描绘华盛顿大会的基本角度有明显不同甚至相反（北春回忆基本在指责徐邦泰，而范似栋“历史”则对徐邦泰多有同情），但其中提到的主要事件经过和细节却都比较一致。。。因此我认为本人从这两个渠道得到的“华盛顿大会”相关过程会议描述，应该基本反映了当时的事件脉络，可以作为十多年后我帮助民运反思这一悲剧的客观事实基础。

闲话少说，以下就转入正题——

#### （一）

就在本人受范似栋文章启发决定写这篇评论的几天前，本人一直坚定支持的加拿大保守党和魁北克联盟在加拿大议会一次关键性投票表决中遭到了一次十分遗憾的挫败，从而使得他们原定利用这次预算案表决投票、迫使最近连爆丑闻的自由党政府下台提前展开大选的政治计划彻底破产。。。。

尤其让人扼腕的是：保守党联盟这次最后仅仅输给了自由党“半票”（表决票数双方完全相同，需要议长投关键性的一票，但议长是自由党人），只要多一票支持他们，自由党政府就在劫难逃！——事实上保守党联盟此前精心计算的结果恰恰是他们应该会以一票小胜，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了呢？

—原来就在选举摊牌前两天，保守党的一名著名女议员突然公开宣布背叛保守党，加入自由党阵营，而且马上接受自由党政府的部长任命！——这种议员在决定性投票前夕突然“临阵叛变”的行为在加拿大历史上还从没有出现过，大概在其他内阁制西方民主国家也属“罕见奇谈”，毕竟这样倒戈等于直接出卖了当初那些投票通过她支持保守党的所有选民。。。但这位居说堪称“富婆”的女议员不仅就这么公然做了，而且还连自己的保守党男朋友一并出卖，让实任保守党党魁左膀右臂、正在绞尽脑汁确保自己党投票胜利的人家如雷轰顶、尴尬万分！



显然，这位保守党女议员关键票的倒戈，不会是这位富婆突然开窍、“良心发现”的结果，鬼都猜得到这样卑鄙叛卖的背后，一定是自由党对保守党议员的挖墙脚大力收买——事实上马上就有其他保守党议员出来揭发：说自由党为了私下拉他倒戈，给他开出“出任驻外大使”（对加拿大而言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美差）或者“老婆出任参议员”（加拿大参议院相当于“元老院”，完全是个摆设，但参议员就可每年白拿十万加币津贴）的收买条件！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自由党的这类私下拉票许诺都已经离“政治行贿”、“以权谋私”相差不远。。。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自由党无论拉票手段多么卑鄙下作，它毕竟成功收买了那位保守党女议员，在现有游戏规则中赢得了关键性的一票；而保守党则无论多么冤、多么值得同情，输了也就是输了，只好总结经验教训、准备从头再来。。。尤其保守党联盟虽然明知自己关键一票被买，投票结果几乎注定失败，他们最后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参加而不是杯葛这次议会关键性投票，从而让议会作为一个整体从法律上再次为腐败之自由党政府的苟延残喘背书！

特别关注这次加拿大政治风波的本人当时目睹保守党联盟的遗憾失败，可谓感慨万分——其一就是民主政治不仅远非很多中国人所理解的“圣人政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脱“下流政治”的本色；其二就是不得不佩服人家政治家/政客们在私下遭了“阴招”之后，却很少从道德的角度作义正词严状，甚至连对自己政党的“罪人”、“叛徒”也没有怎么破口大骂。。。反而继续和“道德败坏”的政治对手共同维护“议会表决”这出民主大戏的善始善终——这等明明吃了对方“卑鄙”大亏却仍然不“掀桌子”的修养，中国人、中国政治家又有几个能做得好呢？

关键在于：政治、即使是民主政治，本身就是这么“黑”，因此保守党联盟玩邪的（不道德但并非违法违规）输给自由党，自家墙角被挖，也只好反思自己“功力不够”，这次就只能老老实实愿赌服输——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不相信这个你就别玩民主，不相信这个你就只能在客观上破坏民主。

## （二）

—回过头来再看看当年海外民运“民联阵合并”华盛顿大会的整个过程，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海外民运的“领袖”们，在当年也曾面临和今天加拿大保守党联盟一样“被人私下阴险算计、导致煮熟的鸭子飞了”之惊人相似尴尬局面：王若望一派本来自以为德高望重、稳操胜券，却却不留神被更懂得做“选区划分”、“基层拉票”等选举基础文章的徐邦泰等有心人悄悄占了上风，结果自己在选举前夜突然发现票数不足、大势已去。。。而此前曾私下对自己恭敬有加的“徐副主席”人选却眼看就要“突然倒戈”、抢夺主席，对自己做事实背叛了！

于是面对徐邦泰等人这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无可洗清的“临阵叛卖”行为，面对徐邦泰等人私下早有谋划却长期隐瞒自己的种种拉票小动作，从来眼里容不得沙子的王若望先生愤怒了！宣布退选、退场了！！而胡平、万润南这些被徐邦泰等算计后注定失败的候选人们也随王老先生愤然退场。。。于是本来要“整合民运”的华盛顿大会终于成了“掀桌子大会”“控诉大会”，海外民运不仅没能实现团结，反而从此四分五

裂、势同水火，成为了中共国安部“庆功”的对象。。。

十多年后回过头来站在王若望胡平他们的角度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在当时的愤怒反应难道不值得同情么？他们用坚决的退场行动选择决不和“民运黑恶势力”同流合污，难道这本身不代表了一种“日月可昭”的“浩然正气”么？！——怪不得直到今天古迷先生还要总结说：“海外民运此次“合并大会”的大分裂结局的个人贡献”，第一第二都是徐邦泰的人，而王若望仅排在第三位，胡平万润南等退场者则更排在严家其之后。。。”

—可惜，这种基于“道义”角度的责任评价却恰恰罔顾了民主政治“最大的道德”，也就是“规则之下、愿赌服输”——加拿大自由党政府用高官利禄挖自由党议员临阵叛变，这种行为恐怕比当年徐邦泰暗中拉票、临阵参选更加卑鄙阴毒。。。加拿大保守党联盟精心准备却一票惜败，恐怕比当年王若望可能得票不足更加冤屈百倍。。。尤其加拿大保守党自由党可算彼此政治上的最大敌人，而海外民运无论徐邦泰还是王若望，他们共同的政敌都本应该是中共才对——但人家加拿大保守党联盟却不仅没有效仿当年王若望胡平万润南等“掀桌子”，用对选举投票的杯葛退场来表明自己的“严正态度”，反而明知自己输定也去笑呵呵陪卑鄙的对手摊牌，明明对方对自己使出了“下三滥”手段自己也很少对对方的阴损破口大骂。。。我想，这就是加拿大之所以是稳定的民主国家，而中国的海外民运却越搞越四分五裂。。。两者最关键的区别所在吧。

### (三)

其实正如我前面所说：政治本身就是黑的，即使是民主政治也不能免俗——诸如徐邦泰等人在华盛顿会议前的精心谋划、私下拉票，只要在大会召开后直到投票前并没有讨论过针对他们这类行为的违规弹劾案，那么徐邦泰等人的做法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就是无可指责的——无论徐邦泰等人的私下拉票、临场背叛从做人道德层面看是多么地可鄙，他们如果真能获得足够的选票，王若望胡平万润南等也只能规则之下愿赌服输（如果指责对方违反游戏规则在先，那么就on应该一早提出却不能临选举再发难）——在这里用道德理由指责徐邦泰他们并愤然“罢赛”，就如同加拿大保守党联盟因自由党事实收买其关键议员卑鄙叛变而愤然在议会“罢投”一样可笑且不可取。

—所以，海外民运“华盛顿大会”这起公案到今天应该可以盖棺定论了：当年民运分裂的主要责任者并不在徐邦泰这些“小人”（其实他们倒是民运中最早懂得研究利用选举游戏规则的难得人士），而恰恰在于以王若望老先生为首的一批“君子”：正是因为这些“民运君子”们把“君子承诺”看得比“游戏规则”重要，把“德高望重”看得比“竞选拉票”重要，把“道德正气”看得比“愿赌服输”重要。。。却没有把“合并大会”当“民运议会”的起码觉悟和责任感，民运的这次难得合并机会才终于“成了笑话”。

我这样“盖棺定论”绝对不是不尊重已经故去的王若望老先生，事实上他老人家在道德品格上绝对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但可惜他偏偏从来不是、也从来没有机会学习做一个起码的民主政治家。。。严家其先生当年对他“并不是任何不赞成共產主義及其制度的人，都是民主主義者”的批评虽然有些刻薄，但基本的道理却一点没错。

-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年王若望老先生敢于“掀桌子”愤然退场，也应了严家其先生“民主运动不需要救世主”那句话——如果换了选举中被人暗算吃亏的是徐邦泰，他恐怕不具备当场“掀桌子”的勇气尤其是本钱。。。但换了王老的名气就不一样，所以他才可以平时不注意向基层拉票，到时候自己票数不够就愤然退选，一样支持同情者众、一样不会“他的脚跨出门槛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我不相信王若望老先生当年真的有因为自己的名气就把自己凌驾于民主游戏规则之上的主观故意，但，这方面的潜意识他一定存在。

要维护民主的游戏规则，一方面需要游戏各方都具备加拿大各政党那样起码的“愿赌服输”民主意识，另一方面，也应当尽量避免游戏中某方突然具备可以“掀桌子不玩”照样不会“他的脚跨出门槛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的本钱——可惜，对中国的海外民运民主人士来说，上述两点恰恰都做不到而且适得其反。。。所以民运才总是“从一个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直到最近的“中国人权”风波，居然又上演了“规则之下不发难、到时愿赌不服输”的闹剧、重现了“名人集体掀桌子、宁可散伙也不玩”的“王若望现象”。。。可见中国民运人士素质之差、中国民主之任重道远。



## 从安魂曲的“谁之过”扯到香港人的“香港脚”

奥兰多

安魂曲在其大作《<谁之过？>》中，把最近加拿大保守党与自由党斗法的政坛风波，与当年民运“华盛顿大会”民运人物的表现作了对比。最后得出结论：可见中国民运人士素质之差、中国民主之任重道远。

我读了安魂曲的大作以后，对他的“中加政治比较学”的功底很是信服，但是却感到他的结论有些偏颇，总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仔细想了一下，突然明白了：原来安魂曲批评中国民运的那些毛病，例如“规则之下不发难、到时愿赌不服输”等等，其实不是民运人士的专利，而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团体政党的通病。如果文中不提时间、地点和人物，只描述斗争的过程，我还以为安魂曲在评论中共的第几次路线斗争的概括(例如遵义会议)。当然，这话也许让爱党人士不高兴了，那我就把这话收回，改成描述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好了。

安魂曲的推论，使我想起了香港人的“香港脚”冤案。中国人当中流行脚气。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因为人种基因问题，中国人患脚气的人特别多。我上大学时，同宿舍有位同学有严重的脚气，在几年之内，就传染给了大家。这毛病虽然要不了命，但是发作起来奇痒难忍。几百年前，从香港登陆的外国水手，看到当地人中普遍流行脚气，就误以为是香港人所特有的，于是就称之为“香港脚”。本来是中国人普遍的毛病，却被误认为香港人特有的毛病。我要为香港人鸣不平。

现在安魂曲重蹈当年登陆香港的外国水手的覆辙，以为“规则之下不发难、到时愿赌不服输”是为民运人士独家所有。虽然我不是民运人士，但是我必须说句公道话。

大家平心而论，从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到国共两党各自内部的斗争，哪一次斗争的水准与风度能赶得上加拿大的保守党与自由党议会斗争？如果连叱咤中国政坛长达一个世纪、仁人志士济济的国民党、共产党都连民主政治的边都沾不上，那么大家有什么理由要求一帮刚刚逃离中国的乌合之众、丧家之犬、惊弓之鸟能做到？这种要求实在是太高、太不切合实际了。

我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句犯众怒的话：要说中国人的各个举足轻重的政党中，有哪个更具民主素质，数来数去，还得说是蜗居在中国台湾省的中国民进党。从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来判断，陈水扁不是个谦谦君子，他在竞选总统时的行径几近无赖，但是我认为只有他，在中国政党领袖中，才最具现代民主政党领袖的素质。上次台湾总统大选，陈水扁肚皮上莫明其妙的子弹，把他从颓势中解救出来。是不是他的苦肉计？大家没有足够的证据，在司法上无法认定。但是泛蓝的龙头老大连战、宋楚瑜的反应却是可圈可点的。他们一方面呼吁这次选举无效，不想承认选举结果，另一方面又要求重新计票，幻想着能重新数出他们自己得胜的结果来。象这样的思维方式，离现代民主政党

领袖的标准，实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但是，光是指出中国人的问题所在，是远远不够的。就像你的老师整天批评你学习成绩不好，却一句鼓励的话也不说，不给你指出奋斗的方向来，让你从此破罐子破摔，你说这个老师是不是用心不良啊？我不准备做这种良心大大地坏的老师，我要给中国人指个道。

首先，我要翻翻世界上那些所谓民主国家的陈年老账，指出他们并不是天生的聪明学生，而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这样我们中国人听了，就不会自暴自弃。

既然安魂曲提到加拿大的例子，那么我就先揭发一下加拿大早先的狼狽样。加拿大刚刚建立联邦时，就有保守党和自由党。我这个人读书比较马虎，读完以后，只记得事情的大概，却记不清人名、党名，我就称之为A党和B党吧。反正在那个时候，A党比较强大，B党比较弱小。那时加拿大的政局是由A党的头面人物操纵的，他们在B党根本没准备妥当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全国大选，让B党连提名候选人的时间都没有。于是，自然而然地，A党就轻松地赢得了首次全国大选。

B党接受失败的教训，在下次全国大选时，找了一帮铁杆选民。那时加拿大的选民登记制度比较不健全，于是，B党的铁杆选民们在一个投票站投票之后，又翻身上马匆忙赶到另一个投票站投票。A党的铁杆选民也不示弱，于是组织一伙歹徒，手里拿着大棒，看到B党的选民来投票，就一拥而上，把B党选民打翻在地，吓得B党其他选民不敢来投票。我估计那时候加拿大的居民人数比较少，临近几个选区的选民都相互认识，并且大家可能都象现在的大陆留美人士一样，喜欢聚在一起争论政治问题，所以大家对彼此的政治立场都比较了解，每个人只要一出现在投票站，别人马上就会知道这个人会投哪个党的票了。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刚开始时总是乱哄哄的，绝对不会象过去的封建专制下那样井井有条。就像一个幼儿那样，只要想学走路，肯定是扭扭歪歪的，摔跤是不可避免的。要想不摔跤，唯一的办法就是永远躺在摇篮里不下地学走路。

台湾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们常常会一争论起来就激动，先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然后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脚，于是就混战一团，大打出手。当我看到这些武打场面时，我一点不笑话他们。大陆也没有资格笑话台湾立法院。一个稳稳当地躺在摇篮里的婴儿，有什么资格笑话那个已经开始下地学走路的小哥哥？并且我还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总会有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们会演出今天台湾立法院的武打场景。大家到时候应该高兴，不要象前朝遗老们那样如丧考妣，大骂今不如昔。

刚才我只是谈到民主政治发展的表象运动学。下面我还要谈到民主的动力学。民主政治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我认为，所谓民主政治，完全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大家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都找好自己的位置，谁也不服气谁，谁也不尿谁，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互相竞争。竞争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自己单枪匹马地不方便，然后就和那些与自己利益一致的人纠集在一起，形成政党。各个政党之间你争我夺，我不是谦谦君子，你也不是好鸟。刚开始时大家都玩邪的。这次你玩邪的坑了我一把，下次我玩邪的再坑你一把。久而久之，大家觉得一想，大家不都是为了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吗？如果互相使损招，那么最后大家都损失甚大。于是，就订下来一些游戏规则吧。这些游戏规则综合起

来，就是所谓的民主制度。整整二十世纪，中国人把“民主”二字口号化、神圣化了。其实，民主是一件简单很简单的事。说到底，民主只是个市场经济活动规则。说句难听的话：民主是自私的产物，他是被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的俗人制订出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的。

有的人问：如果有一方不遵守游戏规则，怎么办？问这话的人，一听就知道是个中国人，并且还有可能是个中国民运人士。这些游戏规则，本来就是这些参加游戏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参与制订的，他为什么会不遵守呢？孟子曰：“无恒产者无恒心”。我曰：“不参于民主制度制订者不得享有民主制度”。民运人士们，如果你们要是真心想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就赶快停止给共产党捣乱吧，赶快回国参与游戏，以便有机会参与制订游戏规则吧。

我不是中共党员，但是我比一般的党员还要拥护党的领袖。邓小平我就不说了，现在国内外、左中右一起大合唱，拍他的马屁，我恐怕挤不上去。胡锦涛是当朝天子，拍他的马屁，也轮不到我。我就出个偏锋，拍一拍目前门庭冷落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吧。

江泽民有什么值得拍的？光是他邀请工商业主(也就是资本家)入党这一招，就很见他的魄力。过去批刘少奇，骂他是资本家在党内的代言人。现在资本家干脆连代言人也不用了，江泽民直接把他们拉入党内了。时间长了，共产党就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了。当资本主义政党在中国执政时，中国不就变成了民运人士日思夜想的民主社会了吗？

现在的民运人士，都患有“口号症”，非得要中国领导人高呼“民主”口号，才合他的意。民主是在国内干出来的，不是蹲在海外喊出来的。要我说，民运人士并不是真的想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而是想通过高呼“民主”口号实现自己的政治雄心。请注意：我这里用了褒义词“政治雄心”，而不是贬义词“政治野心”。其实说穿了，就是“野心”。想想看，赖在美国，拿着美国人的钱，会真心为中国的利益奋斗吗？即使刚开始时是真心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但是在海外时间长了，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那时就由不得自己了。美国人出钱是为了中国好？鬼才相信这些话呢。美国人如果有这么多闲钱，先拿出去改善一下他们自己国家的流浪汉以及黑人的福利好不好？要说美国人是居心叵测的恶魔，我觉得有点冤枉他们；但是要说美国人是“世界雷锋”不帮助中国就吃不香睡不着，那么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 政党不是教会—简评“中国人权”纠纷

信天翁

“中国人权”丑闻沸沸扬扬地闹了许久，一直没关心，直到最近这火延烧到本坛来，才陆续看了点帖子。这里随便说上两句。

初到国外时，常在酒吧里跟鬼子聊天，为的是练口语，难免谈起国内的情况。一次对方大惑不解地问我：

“听你那意思，好像你们的政府也管国民道德。这真奇怪，在我们这儿，道德来自教会，而在你们那儿道德却来自政府！死蠢鸡！”

我闻所未闻，也觉得非常死蠢鸡：“道德来自于教会，不是政府的责任”之说，和我既有观念彻底背离，于是便牢牢记住了这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政府本来是代表人民来处理内部和外部的利害冲突的，有什么权利去冒充人民的道德导师，教导人民什么才是正当的生活方式？

可惜不是所有的海外华人都学会了这起码常识，所谓“民运”更是全盘继承了我党那套，在潜意识里认定自己不但是指挥人民的“民之主”，而且是教育人民的“民之师”，不是发布红头文件（如高寒在此坛发布的一系列以命令式语句组成的红头文件），大打我党以人民为肉盾的“人民战争”（如胡平等人发动的“为刘荻祝寿”、“愿与刘荻一同坐牢”的群众运动），便是如胡平那样冒充人民的道德导师，无比僭妄地效法老毛“治病救人”，开展“抢救运动”，为人民治疗“犬儒病”，甚至攻击辱骂一部分人民为“奴才”。这些人思想落后僵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还好意思冒充“民运”分子，奢谈“人权”与“自由”！

正因为效法我党冒充教会，“民运”组织才把自己陷进了现在的困境之中：你既然是全民道德导师，“中国良心”，当然也就变成了神父，必须以身作则，为人民作出崇高的道德榜样来。最起码的就是不能奉行双重标准，说一套作一套。既然要骂国内人“犬儒”，起码就得出来谴责发生在“民运”阵营里的赤裸裸的罪恶；既然对我党进行道德批判，恐怕也得容许人家对你们进行道德批判；既然指责我党贪污，恐怕也得容忍他人暴露自家贪污，是不是？

环绕中国人权发生的争论就彻底暴露了“民运”冒充“民主大祭司”的尴尬：却原来，尔等不是什么圣人，而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民运”解决这个难题的方式似乎是两招，以樊弓教授和小安子的主张为代表。

樊弓教授再度出来贩卖他的双重标准论，那便是不许批评“弱势集团”，只许抨击共党。他还颇以过去实行这种双重标准自豪，历数了以往光荣事迹。

可惜教授忘记了回答我早就请教过他的两点：第一，30、40年代的中共算不算

弱势集团？本拉登是否弱势集团？凡弱势集团便不能抨击么？第二，如果保护弱者就等于讳疾忌医、隐恶扬善，封杀一切批评，那弱者如何能健康成长为足以和中共分庭抗礼的强势集团？就算真能长大，这种不许批评的政治势力一旦夺权成功，请问能与我党有何区别？遮莫掌权前尚不许人家批评，掌权后反倒发了慈悲心？

樊教授又一封嘴术，便是祭出我早就为他总结了的“樊弓第五大定理”：

“指责‘几乎任何一个群体’贪污，而又绝对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细节，都是毫无根据的造谣诬蔑。因此，决不能指责中共这个庞大的群体贪污，更不能说他们搞的是伪民主。”

这里要说明，“因此”之前的话是原定理，后面的话乃是我根据原定理发展的推论。

我早就说过了，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对政党、政治组织和公众人物等无诽谤一说。当年尼克松竞选副总统时被人指控贪污，他根本不敢要求对方拿出证据来，只敢上电视台详细公布自己的财务收支，以此赢得选民信任。

以此标准来看，教授让茉莉女士要么去打官司，要么住嘴毫无道理。若非共犯，岂能拿出确凿证据来，遑论“令人信服的细节”？这原是生活常识。以此吓阻他人批评，唯一的效果只有一个，便是让嫌疑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就算茉莉女士指控有失真之处，那也是难免的，但起码引起了公众注意，使得此类组织在将来更好地暴露在大众监督之下。那又有什么不好的？就算刘青没贪污，起码内部问题成堆这点无可抵赖吧？那么多理事辞职还不能说明问题？还要包庇下去，不许局外人置喙？

当然，这问题是两方面的。从被批一方来说，断无权利给人下“要么告我，要么闭嘴”的哀的美敦书。批评方则应该实事求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尽量避免先入为主，有罪推定。但这只是批评者的自律问题，不能因为证据不足就自动丧失公开表达自己疑惑的权利。

在这方面，我觉得云儿的求实态度特别值得学习。她花了很多时间去查公开文件，客观地披露了许多内情。那态度确实不偏不倚：一方面指出了中国人权的章程竟然未经理事通过便生效；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中国人权的财务很公开。

即使如此，如果没有辞职理事造成的风波以及茉莉女士此后不屈不挠的“纠缠”，恐怕就连云儿也不会去翻那些旧账。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茉莉女士对最后查清真相，帮助中国人权杜绝以往弊端，健康成长，接受公众监督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未便一笔抹煞，更不该去吓唬人家，让人家住嘴。

“民主派”的第二招，便是小安子写出的一系列文字。我没细看，只恍惚记得是试图为“民主”脱下那不必要的圣洁光环，把它从云端降到地面上来，为此说明刘青拿高薪也是应该的，试图以此降低百姓过去对之不切实际的道德期待值。

这一招我倒觉得不错，早该这么干了。可惜鞍子忘记指出，那道德的奥林匹亚山巅正是“民运”自己爬上去的。

早说过多次了：“民运”组织最大的失误，便是誓死效法我党，热衷于道德两分法，以“民主民师”、“中国良心”、“中国光明面”、“正义化身”自居，把中共、



拥共派、甚至一切敢于批评他们的独知统统打成邪恶的黑暗势力。这么作的结果必然是毫无必要地提高人民对这些当代圣人的道德期待值。等到一旦丑闻外露，必然要引起普遍幻灭，让大众觉得，和中共比起来，所谓“民运”非但不是好东西，甚至一蟹不如一蟹。

这里向“民运”好汉再次进言：赶快完成诸位的自我定位，从“大祭司”的宝座上爬下来，承认尔等不过是一群庸人俗人鄙人，并非圣人，更非真神。尔等组织的政党并不能代表全国人民，至少在目前如此，“治权不及于大陆”，只限于自家小房间内。组党的目的是为自己争权夺利，尔等并无能力也无权利去解放中国人民。但如果尔等上台，必然能让广大人民享受到中共统治下不能享受到的极大好处，以此去争取民心。这才是正经反对党应该作的事，也是贵“运动”能起死回生的唯一正道。

要做到这点，诸位就得去把拙作《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奉为经典教科书，实行天天读，从此放弃不务正业的恶习，埋头细心研究中国的时弊和无比深重的社会危机（特别是贫富两极分化、民族问题和人口问题），拿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来，作为尔等的施政纲领，通过扮演西方“影子内阁”的角色去号召民心，凝聚社会支持力，推动促进中共实行良性改革。在这过程中逐渐实现朝野良性互动，双方都进化为西方式的民主政党。

一言以蔽之：诸位的当务之急，乃是放弃神父的僭妄角色，放弃号召人民、指挥人民、教育人民的空头政治，回到尘世间来，投入具体而肮脏的世俗政治，为解决中国难题尽一己绵薄，这也才对得起美台主子和大众捐款的豢养。



## 中国经济崩溃的过程与结果

草庵居士

不久前，写了几篇关于中国股票市场崩溃的文章，结果收到几封指责的来信。其中有些读者直截了当地说：“什么是崩溃？你说崩溃就崩溃了吗？股票市场跌到一千点就是崩溃？房地产跌百分之三十就是崩溃？崩溃的指标是你制定的？”

我没有给这些朋友回信，我无言以对这样的质问。我只想说，日本股市在经济连续高速增长40年出现滞涨的情况下，用15年时间才下跌了60%，目前已从底部回升30%；韩国股市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从800多点跌到300多，2005年2月21日已上涨到988.71点，大大超越危机前的水平；道琼斯经历9.11仍然牛气不止！这四年，中国经济从2000年89404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136515亿元，增长高达52.7%，深圳综合指数从四年前的最高点已经下跌了60.29%，创8年来新低，上证指数更是惨不忍睹，已远远超过了美国1929年从100点跌到49点的大股灾，弱势的中小投资者亏损80%左右。而房地产的一个月暴跌更是令人胆战心惊。大家试想一下，上海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每平方米3万元人民币，下跌了百分之三十，现在是2万元人民币一平方米。购房者在一个月中损失了一百万元人民币，这不是崩溃是什么？如果是贷款购买房屋，这就意味着你的三分之一的头款被吞没了。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能承受这样的损失。一百万元人民币，即使是在上海这样一个中共的样板城市里，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轻松积累的财富，即使是在美国，也是一个家庭中的重要的一笔财富，也不是每个美国家庭都能轻松掏出来挥霍的，中国人真的是世界第一的富翁了？

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会中，我认识了一位Z先生，这位先生自称是“极端反共”，但又自称是“极端崇拜毛泽东”。他曾这样问我：“你是什么样的人？反共的民运分子？可是你又时而称赞中共，特别是在最近的反对美国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你和中共立场一致。说你是”拥共分子“，你写的文章又揭露中共，写的比谁都狠”。

于是，我问他，你反共，又崇拜毛泽东，这不矛盾吗？难道这世界只能有黑白而不能有灰和黄吗？我只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维，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和团体，我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我为什么一定要站到某一政党线内？

很多人都以为中共内部是铁板一块，其实，在中共体制内，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想大有人在，类似我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也绝对不是少数。而这种体制内的异议人士，不仅存在中共党内，而且存在中共的军方，存在党内，军内的高层人士。

异议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社会主流，也不意味着能发挥作用。因为，“异议”这两个字的本身就是相对于“主流”而言，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的一部分。但中国社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要干什么？

中国的经济正在崩溃中，很多人说：“中共也是尽心尽力了，他们并非要想搞坏一

个国家”。大约在十个月前，我写文章说中国大陆的证券公司已经全面陷落，全面亏损。不久前，我与北京的一位朋友通电话，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太忙，中再人寿（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头在请我们吃饭”。我一听这消息就知道这家企业出问题了。有些时候，中国的事情很容易被人解读，各位想一想，急于找中国证监会的人吃饭，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便遇到了这等难处：成立刚刚一年半，愣将注册资本8亿元中的一大半打了水漂，让中再人寿马失前蹄的是面临破产的汉唐证券。我通过其他朋友仔细一了解，原来中再人寿去年有6亿元资金失陷汉唐证券，至今仍有约4亿元未收回。汉唐证券崩盘后，刚刚成立的中再人寿高层开始紧张，已经派出中再人寿总经理助理任奇与财务部投资处处长、精算师郝凤魁飞抵深圳，进行蹲点讨债。其后，中再人寿第一大股东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也派出财务部副总经理敦浩、审计部处长耿小庆到深圳进行审计调查，同时协助讨债。但效果甚微。中国保监会已经派出特别调查小组进驻中再人寿，对当事人进行调查。

或许有人会说，一家再保险公司出了问题有什么关系。他能影响到中国经济崩溃？

再保险公司是干什么的？分担保险公司的风险，可谓肩负重托。是为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的一种制度安排，是整个保险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再保险也常被称作直接保险业的“稳定阀”。当直接保险公司对其承保的巨大风险或特殊风险不能承受时，就有必要进入再保险市场，进一步分散风险，从而扩大承保能力，保障巨灾损失的有效分散。再保险和直接保险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直接保险，也就是普通消费者平时购买到的保险是前提和基础，再保险是后盾和支柱。因此，再保险对于分散保险经营风险，扩大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稳定保险市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3年12月22日，中再人寿挂牌成立，注册资本8亿元，是内地目前唯一一家专门从事商业寿险再保险业务的公司，这样重要的一家企业出了问题不可怕吗？可怕的并不完全是他的资本出现了问题，令我震惊和可怕的是中共主流人士的言论，中再人寿总经理冯宏娟在公司召开的会议上说，“我们是刚学走路的新公司，犯错误在所难免，肯定会摔跟头，交点学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家成立不过一年，在一年时间里将公司资本八亿元人民币损失掉了2/3，还要大言不惭地说“交点学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数年前，北京一位朋友曾极力邀请我参股该公司，我当时对他说：“我已经对中国的金融彻底死心了，我不想在这里发财，更不想毁在你们手里”。中再人寿成立之初信心爆棚，中再集团曾经希望在一年内将旗下几家公司在海外批发上市，中再人寿就在批发上市的名单之中，为此还请了全球四大会计师行的普华永道作中再人寿的财务。作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人寿再保险公司，中再人寿的三名外资股东均具有雄厚的背景，也包括了新加坡政府直接管理的一家金融投资公司。

“这么大的一笔投资，不用说股东大会，连董事会都没有讨论。”中再人寿的内部人员一直怀疑这笔资金投资的合法性。中再人寿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的时候，需要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而这次汉唐事件却一直没有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但笔者却通过其他一些途径了解到了其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中再人寿投资到汉唐证券的资金是分几笔从中再人寿划出的，其中确有划账资金由总经理冯宏娟签字。中再人寿的管理让人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数亿元的投资不但没有通过股东大会表决，就连董事会都未讨论过。照此推理，中再人寿的总经理及总经理助理完全可以人

不知鬼不觉地将公司的资金划个精光，毕竟如此划到汉唐的、即使现在各方承认的4亿元窟窿已经不是小数。

从而另一个角度，笔者又从汉唐证券的高层人士中了解到了另一种“公开的秘密”。汉唐证券的私募资金有三个来源，一个是个人，一个是银行，另外就是大型的机构，其中个人的融资额度非常小，因为这类资金不但数额小，麻烦多，一旦出现什么情况，个人投资者就很容易到公司吵翻天，公司负责人吴克龄最喜欢最赏识的就是机构大户。吴克龄攻克机构大户肯定有不同寻常的办法。汉唐证券的这名内部人士透露，汉唐证券与机构大户签订的合同一般都是格式化的委托投资合同，主合同上有详细的客户保证金担保以及投资收益回报，汉唐证券开出的投资收益一般在5%左右，吸引客户心动的还是主合同背后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主要是承诺真实的投资收益，一般在10%以上，主要看双方的谈判结果，高的时候达到15%。据了解，补充协议与主协议的投资收益差额部分，一般都由汉唐证券签订合同后规定的期限内将这笔投资收益提前打到客户指定的银行账户之中。如果有补充协议，其中的差额投资收益以中再人寿内部披露的4亿元，汉唐证券委托投资最低的差额5%来计算，补充协议的差额投资收益至少在2000万元左右，如果是六亿，那么这笔款项就高达三千万元，这笔巨额的差额投资收益是否已经提前打入中再人寿的账户之中依然不得而知。中再人寿目前拒绝透露财务问题，曾有读者说，草庵居士与中共勾结，有很多内部渠道，但在这里，我坦率地讲，本居士没有什么直接渠道了解这其中的“国家秘密”，所以也就无法确认这笔差额收益到底是流入了公家的银行账户还是私人腰包，其结果只有凭各位的想象了。

事实上，据中再人寿内部人士透露，目前中再人寿已经从汉唐证券要回来1个多亿，还有4亿元左右的资金没有眉目。据了解，目前中再人寿已经向股东们通报了在汉唐证券的损失，不过披露的数据仅仅为4亿元左右，而不是6亿元。但是有知情人士告诉笔者的情况却不是如此，当初汉唐证券崩盘时，光大银行冻结了汉唐证券的客户保证金，并将保证金划到自己的账户，后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汉唐证券后，光大银行划走的保证金又被强制划回汉唐证券的保证金账户。如果中再人寿当初追回的1亿多元资金也是通过强制划拨保证金的方式实现的话，这笔资金还不能说中再人寿已经要回来了，还有可能被划回汉唐证券的保证金账户，用于填补汉唐证券9亿元的保证金缺口。所以对于中再人寿的股东们而言，面对的亏损可能不止现在知道的4亿元，极大的可能是六亿元以上。

但更令人惊奇的是，就在中再人寿因为汉唐事件焦头烂额的时候，该公司总经理冯宏娟却在今年3月份公开表示公司要增资扩股。并声称，在今年4月份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增资扩股将成为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如果进行顺利，希望今年年底前能够完成”。冯宏娟还说，如果顺利完成这次增资扩股，三到五年之内，中再人寿将不用为资本金不足而担忧。中再人寿还有高层人士宣称，2004年底，中再人寿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在160%左右。一方面隐瞒阻挡资金不明不白亏损的状况，一方面又要增资扩股。其用心之险恶岂是普通百姓所能了解。

从金融的整个层次上看，股票市场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不过是企业募集资本的一种方式而已。特别是在中国，他不过是某些人圈钱的一个场所。尽管我在不久前断言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崩溃在海外引发了争论，一些“爱国侨胞”指责我胡说八道，但在国内的金融界，更多的专业人士却在骂：“草庵居士马后炮，中国股票市场比你说提前半年就

崩溃了，我们在国内不敢说，草庵在海外还放马后炮，崩溃都说晚了”。

在2001年6月，中国股市的市价总值5.36万亿元，按照60%的跌幅计算，总市值损失3.21万亿元。当时的流通市值1.88万亿元，按照60%的跌幅计算，总市值损失1.1万亿元。由此可见，过去4年，在2001年6月前已经上市的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总市值损失2.1万亿元，社会公众股的损失1.1万亿元。2001年6月之后到2005年3月，中国股市的上市公司数量从1137家增加到1379家，新增242家。总股本数量从4143亿股增加到7235亿股，增幅近80%。如果考虑到这些新增加的股份的下跌因素，即使按照每股跌幅仅相当于总跌幅的一半，即4.06元计算，总市值损失应增加也有1.26万亿元，其中公众股损失0.4万亿元。综合分析，过去四年，中国股市的总损失近4.5万亿元，其中国家和法人股东损失3万亿元，普通社会公众损失1.5万亿元。

这个损失有多大呢？2000年，中国GDP总量8.9万亿元，而4.5万亿元的市值损失，意味着全国人民2000年半年的产值化为灰烬。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1.34万亿元，4.5万亿元的损失恰相当于当时40个月的国家财政收入。至于流通股东，按照2005年3月累计开户数量7242万对应着3600万投资者计算，每个投资者的损失是4.16万元。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628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253元，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1:3的数量来计算，中国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数是3259元。可见，人均4.16万元的损失，相当于中国家庭当时人均收入的12.7年的总和。

各位看到了吗？十二年半的中国百姓家庭收入总和损失掉了。

1995年，中国的GDP总量5.8万亿元。2005年，这一指标预计将达到13.8万亿元，增幅为138%。经济总量大了，百姓的资金也宽余了。1995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96万亿元，2005年一季度，这一数字上升为13.74万亿元，增加了整整10万亿元。1995年底，中国货币供应量余额M2为6.07万亿元，2005年3月底，广义货币M2余额26.46万亿元，比10年前增加了整整20万亿元。1995年，狭义货币M1余额2.4万亿元，2005年一季度，该指标为9.47万亿元。

中国股市的规模呢？1995年底，股市总市值：3717亿元，2005年5月18日上升为3.45万亿元。1995年底，流通市值749亿元，2005年5月18日，流通市值9607亿元。这告诉我们，当前，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不足1万亿元，但居民储蓄存款有13万亿元，广义货币则高达26万亿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则已经突破了6000亿美元，

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在大陆的股票市场，竟然有195只股票跌破净资产，而另一些净资产极低甚至已为负值的上市公司尚未列在上述跌破净资产之列。1999年5月19日交易的855只股票中，到2005年5月19日，只有804只股票仍在交易，51只股票已不在A股交易。另外，接近76%的股票股价低于6年前的起点，46%的股票价格下跌了40%以上，更有23只股票价格下跌了80%以上。康达尔A股价从30.85元起步，最高价走到了84元，现在2.25元的股价，相对于起步价已经跌去了90%。流通市值反映的是股票持有者某一时点的账面财富。1999年5月19日，855只股票流通市值是6659亿元，经过了6年，现在还在市场上交易的股票804只股票，流通市值合计5629亿元，较起点减少了1030亿元，缩水比例为15%，

6年中，上市公司从证券市场筹资7927亿元，相当于把855只股票的流通市值全部抽走，缺口还有2298亿元，证券市场成了上市公司名符其实的提款机。如果投资者付出的

这7927亿元全堆在这855只股票的流通市值上，对应的上证综指点位应该是2400点。早涝保收的印花税，则在6年中整整从A股市场上收走了1420亿元。6年来，股票交易数量虽然从855只增加到1350只，但股市规模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却下降了，199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79553亿元，沪深两市总市值占到了28%。现在1350只股票总市值仅占到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4%。发达国家中的股市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为50%至150%，6年内这一指标不升反降，股票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可见一般。6年融资近8000亿，流通市值却仅增加4000亿元，那3000多亿去了哪里？

成交稀疏只是市场的表象，对此叫苦连天的是证券的经纪服务机构。券商经营收入的70%来自于经纪业务，据估计，2003年沪深两市股票成交总额折算出券商佣金，平均每家营业部只有214万元，而每家营业部的年平均成本则在550万元左右，按照2004年沪深两市成交总量测算，所能养活的券商大约只有45家，尚不足目前券商总数的一半。证券市场最初的定位是“为国企脱困服务”，也许正是为了营造一个较好的国企融资环境，“5·19”行情应运而生，其后的6年中，上市公司数量增加了60%，超级“航母”中石化、宝钢、长江电力纷纷登陆A股市场。2001年6月，股市又肩负了填补社保基金缺口的重任。到2001年10月23日，管理层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沪深两市为此付出了9988亿元的总市值损失。

股票市场崩溃了，房地产市场也处于了崩溃的边缘，号称中国格林斯潘的海归人士，中国金融高层管理官员——周小川曾在一个不公开的场合这样说：“按照目前中国人普遍的收入水平有几个人能买得起现在的房子，但为什么却有那么多人敢买如此高价的房子，他们的钱来自哪里？他们敢买房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房价涨卖了房你赚钱，房价跌你不还房贷你赚房，钱来自银行房贷。或许有人说不还房贷就把他的房拍卖了，且不说这中间需要的司法成本，就说能行，你能想象把大批人赶到大街上的情景吗，更何况现在的司法解释根本就不许你这样做。或许还有人说在房贷前是要进行信用评估的，我要告诉你这种信用评估基本上是走形式，因为地产商、中介和银行信贷员是勾结在一起的，他们会帮你弄虚作假把银行的钱骗出来，只要把房高价卖出他们就分钱，至于贷款人还了款，还是还不了款，他们是不管的。我们这的报纸就刊登了月收入2000的外来打工的夫妻贷款十几万买房的消息，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这条消息，反正我是为我们的金融安全担心。在中国要搞房贷必须要有可随时变现的抵押物，信用是靠不住的，在中国的信用基础支撑不起房贷的大厦”。

大家不觉得他讲的通俗？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

在海外几次演讲中，我都鼓励中国百姓去买房，特别是在房地产泡沫即将爆发的前夕去买房。很多听我演讲的人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草庵居士怎么能拿大家的利益去开玩笑呢？我讲的是真话。为什么？因为我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你要能够到中国的银行中能搞到房屋贷款。别以为贷款利息高，风险大。但你要知道，风险大不是对你，而是对中国政府。是对银行。有人说房屋贷款在对银行没有风险，因为房屋是不动产，跑不掉。但你说的这种情况适用于西方国家，对中国不适用。说贷款买房对银行风险不大，因为房子跑不了？那是非系统风险。比如突然你重病，你不能工作了，家里没收入，这时银行才可能收回房子，把你轰出去，再拍卖。银行必须把房子卖了才能收回贷款，只有少数人不还时是可以的。如果是社会系统风险就不可以，拍卖也没人买。把你

轰到天安门去那就又麻烦了，政府出来干预，维护社会稳定，银行最后还是收不回来。如果经济崩溃，大家都还不起，别说银行，中共更没法收，收完之后还得拍卖，那价格不就更低了吗？银行赔的更惨，那种情况下再把大家都赶到大街上，怎么可能？中共怎么能不要“稳定”？告诉各位，这种风险最后只能是政府承担，金融泡沫出来之后就是这样。

国内消费者要是聪明就听草庵居士的话，就大胆的去买房子，找当地最好买一个，千万不要图便宜图省钱，贷款三十年，完了租出去。经济形势好的话，可以收租金，用租金去还贷款。经济形势不好，咱大家都租不出去，那房子是自己的，谁还贷款啦？大家都还不起贷款，你为什么还要还？要是中国经济出了不大不小又不能崩溃的问题，那时候，大陆的人民币一定贬值，不就是几百万人民币吗？两个月的工资就还了。各位想一想，倒推三十年，也就是1975年，那时候人民币和现在的人民币一样吗？现在的百万富翁不就是那时候的千元户吗？你现在买了三百万的房子，到了三十年后，也就值你两个月工资，说不定是一个月工资。

所以，在大陆就要这样做，大家越是知道崩溃，就越要抢，否则你的机会又没有了。我记得，有位哲人说过：机会就在你眼前，只是你能否看到，并抓住而已。中国社会的主流精英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一切要将房地产价格抬高，制造泡沫，百姓就要也趁机抬一抬，也趁机给自己找点发财的机会，如果你自己不努力，愿意当傻瓜，那么，本居士也没有办法。有钱不去赚，总想着听党的话，做党的好战士，不愿意发财享受，那也就怪不得中共了。

曾经有很多海内外的人士问我如何面对大陆的情况去投资赚钱，我就问他们：“你懂政治吗？”如果他们说懂，我就说：“你懂物理吗？如果他说懂，我就说：“你知道什么是平衡吗？”如果他说懂，我就会再问他：“你懂化学吗？”如果他说懂，我就会说：“你懂临界点吗？”。如果他说他都懂，我就会支持他去中国投资赚钱。

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基本上都是政治问题。海外，社会体系明确，相互制衡，法律健全。经济就是经济，政治就是政治，两者不能相互纠缠，特别是在政治上纠缠上经济利益。但在中国，有脱离政治的经济问题吗？没有，因为中共自建政以来，就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利益集团之中，他的存在就是利益，一个与百姓利益相对立的政府或政党怎么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他不是公平的裁判者，而是一个和百姓争利益的集团。

很多投资者，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自己的百姓，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都寄希望于中共来挽救。股票市场崩溃前，我曾写一文章，并在演讲中告诉大家，此次中共已经无钱救市，他也不可能去救股票市场。可是，很多人不听，还希望大陆政府能够推出“平准基金”来挽救股市。这不是做梦吗？大家想一想，作为中共，是股票市场里的七千万股民重要还是中国的银行重要？，是股票市场崩溃重要还是银行系统崩溃重要？是你百姓的钱重要还是中共的稳定重要？换个白痴也能替中共做一个最优选择，更何况中共内部的主流精英？前些日子，温总理将知识和经验不足说成是股市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我听到后就是冷笑，一个眼中泪水不断的“人民好总理”竟然如此的冷血，吃掉了百姓的血汗钱还要将责任推掉。为什么只是在对普通投资者有利的方面知识不足？为什么只是在保护普通投资者利益方面缺少经验？而不是相反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股票市场亏损的是百姓而不是企业？怎么可能政府一经验不足时，都是亏损百姓？其实，这

一切都是一种“政策的故意”和“制度的故意”。97年，朱容基执政，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在中国政府担任重要职位的经济学家文章，说是解决国企的三角债还不容易，让欠债的企业统统上市不就行了吗？

中国股市一开始，就从根本上将普通投资者置于牺牲者的境地，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尸横遍野”就不奇怪了。如果说，最初不强调为国企服务，股市根本无法建立，那么，人们会历史地、宽容地看待当时的股市政策。但是，让这种政策延续十几年，而不改弦更张，就是一种“故意”了，就应该受到谴责。我以为，中国的股市政策带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色彩。政府开放股市时，与其说是处于一种长期考虑，不如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国企缺钱，想通过股市弄到钱，但，又担心别人控股，于是，设计了一个至今还在惹祸的股权分置机制。至于股市以后怎样发展，却心中无数，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行就开，不行就关。不过，随着股市的发展，也许政府及其依附者发现中国股市真是一个好东东，它就象那座阿里巴巴宝库，里面的宝贝太诱人了，于是，他们贪婪地盯住它并从中各取所需。管审批上市的要求留下“买路钱”；企业欠银行的钱，上市圈钱后，随即被银行“载留”；民企想上市须吃掉一个烂国企，侥幸的民企一上市，国企的一堆“破铜烂铁”立马成了“真金白银”；上市公司毫不心疼地挥霍着圈来的钱，甚至不少上市公司高管携巨资出逃国外；能获得内部信息的巨鳄，带着巨资（不少是公款）杀进股市；“老鼠仓”、“黑嘴”也从中分得一杯羹……。面对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没有人会选择放弃，更没有人会主动改变现状。惨得是普通投资者，只有无奈地做“冤大头”。

这种政策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决策者很无知。他们当初制定政策时，绝没料到股市会出现今天的局面，他们只想用“市场的形式”来为“主义的内容”服务，岂不知，市场经济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同时，他们不懂得股市是有其内在规律的，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二是决策者很无赖。一方面，在股市里埋地雷，一方面“忽悠”着散户进场。一旦地雷要爆炸，他们就会以清查违规资金等名义，让自己的钱提前出来，剩下的散户便只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撑起歪歪斜斜的股市大厦。

股市在制度性缺陷相伴随的情况下，上冲到2000多点，实际上已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此时权势者还没忘记“忽悠”散户。记得当时有一位前证监会主席居然说，几年内股市可以达到多少点，股市总量可以达到多少亿。可是，按此一算，那必须每天发两只新股才能达到目标，每天发两只股票也太离谱了吧。后来又出了个“国九条”，可是一年多，除了圈钱是实的，其它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国九条”简直就是一剂迷魂药，众多的散户就是在它迷惑下，一步一步陷进去，这一年多不知又套死多少散户。我发觉，丧失民心的地方，除了上访办就是股市了。为了利益，政府肆无忌惮地将自己本来就不多的信用挥霍殆尽。眼下，上证指数点虽仍在1999年1047点之上，但这是指数造假所为，4.50元的平均股价比1996年1月512点时还低10%，仅略高于1994年325点的水平，就是说，中国股市实际上已到了10年的新低。从这点看，毫无疑问，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崩盘，而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崩盘的结果，无论中共及某些人是否承认，它都是已经实现的现实存在，不是任何一方可以用谎言掩盖的。

九十年代中期后，农民的利益受损很厉害，96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还以26%的速度



增长，四五年之后，这一速度下降到2.1%。再后来问题更加严重，于是，农民怨声载道，不满情绪高涨，可以说，只差陈胜、吴广和那根“杆子”了。就在这时，政府开始重视“三农问题”，出台了农业政策。尽管政策还带有按抚和修补的特征，但，总归是有了变化。

房地产，最初大力发展它的是政府，现在极力抑制它的还是政府。为什么？因为，当初大力发展它，可以带动GDP增长，GDP的增长可以缓解眼下的许多矛盾，我这一届政府暂时可以舒服了，不舒服的是下一届了。但，后来，房地产象一匹脱缰的野马，已经威胁到银行的安全进而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时，当届政府已经躲不过去了，于是，就不得不重拳出击，甚至不惜采用行政和政治的手段，来解决房地产的问题。损人利己的股市政策延续了十几年，已经走入尽头。股民死，券商、基金也快活不下去，融资功能丧失，股市几乎成了一潭死水。“国九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它并不是政府良心发现，对投资者发慈悲，而是原有政策，既不仅损人，也已经损己了。信用的丧失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信用不仅是政府公权力在百姓心中的丧失，而且是在商人中的丧失。最近，中国基金们在1100点以下拼命做空，根本不顾政府及社会的稳定，让中国金融市场陷入前所未有的信心崩盘危机中，就是这个现象的具体表现。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临界点”的概念。只有当一个问题处于“临界点”的时候，中共才会为了政权的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商人，只要你在这个，临界点以内，任你胡作非为，只要不威胁到中共利益和稳定，你如何赚钱都是“合法”和“安全”的。从而，大家也就明白为什么当每个海外商人向我询问投资中国的风险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的原因了。

面对这样的中共，我们应该怎么办？怎样才能规避政策风险并与政策共舞呢？首先，对政策不要有幻想，要立体地透视政策，把握政策的实质。这有个四化标准，这就是：公众利益国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政策化，法制、政策体现的是权贵化，也许这就是实质。其次，要关注政策变化的临界点，这个“点”常常就是机会的开始。政策有时会把垃圾变成黄金，有时又会把黄金变成垃圾，我们应该从政策的错误及规则的转化中，寻找机会。政府犯错误，对整个国损害很大，对多数人损害也很大，但对有头脑，善于发现机会的少数人，就是利多。另外，要抓住政策变化中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其实就是政府的最大利益，到目前为止，正确的做法是顺应“主要矛盾”，而不是与之拧着劲。关键是你的聪明程度如何。

百姓不聪明吗？显然不是。看看北京百姓的最新股谣就可以知道百姓的思维和智力状况：

基金亏、券商亡，  
经济学家太猖狂，  
七千万个小绵羊，  
上市公司是群狼。  
你一箭，我一枪，  
眼看股市要关张，

外资凑趣捞几网，  
利率汇率不帮忙。  
瞎B跌，瞎B涨，  
“分类表决”瞎B狂。  
有关部委不开腔，  
死了股市死银行。

坦率地讲，股票市场崩溃不会让中共倒台，但银行问题确实有可能会逼迫中共倒台。荷兰银行(ABN AMRO)估计所有中国的银行需要注资2200亿美元，其中四大银行需要1600亿美元资金才能完成纾困。据荷兰银行估计，2003年已经注资450亿美元的中国四大银行，尚需1600亿美元才能完全纾困。荷兰银行负责金融机构业务的副董事长萨姆扎瓦第表示，中国政府另需600亿美元来应付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需要。官方公布的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去年9月底为止的坏账有1880亿美元，占总贷款金额的15.7%，实际上，中国政府采取经济调控政策后，这个数字更加高涨。在上海证交所挂牌的有中国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华夏银行。他们的股价从去年1月1日至今跌幅在17%至36%之间。

说起银行，笔者都十分的头痛，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个话题实在是太无聊了，谈都谈过几十遍了。但中共的银行问题实在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银行坏帐不提，骗钱外逃也不提。但在国内，银行骗百姓也是无所畏惧。

据《法制日报》报道，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法院原院长张某因涉嫌违法、违纪问题正在接受处理。近日，该院17名法官联名再揭隐秘：自1998年起，在原院长张某的操纵下，该院与当地金融部门“协作”，在金融部门没有提交诉状、证据情况下，使用已经生效判决的案号，再做一个同案号的判决书，通过裁定执行终结，为金融部门核○所谓“不良”贷款提供依据。实际上，贷款户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仍然还在继续还贷。

奇闻吧？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国家。所谓“双胞胎”判决书就是一个案件号码有两个不同的判决书。这些“双胞胎”的“面孔”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案件实体完全不同。“(2002)广民二初字第78号”案号，根据审判流程，从立案到审理终结，案件反映的内容是一起产品责任纠纷，原告是该县杨杆乡杨杆村6组陈某，被告是杨杆乡供○社，案件中陈某撤诉，广德法院于2002年1月4日作出了准许撤诉民事裁定书。而该案号，广德法院又于2002年4月30日下达了一份民事判决书。案件原告摇身变成了中国工商银行广德县支行，被告成了广德县砖桥乡花岗石制品厂，案由变成了借款合同纠纷，判决结果是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比如“(2003)广民二初字第22号”案号，根据审判流程相对应的案件是建行广德分理处与陈某、赵某借款合同一案，广德法院于2003年6月23日作出该22号民事判决书；而该案号在同年2月27日在没有立案情况下却已“早产”了一份没有经过立案审判流程的“民事判决书”。原被告双方是工行广德县支行和广德县商业总公司商贸实业公司。

据广德县法院一位业务庭庭长说，像这样伪造的“双胞胎”判决书，自1998年起，该院便开始大量出现，加上配合这些伪造的判决书而作的终结执行裁定，就有近千件。广德法院制作这类判决书有时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仅2002年4月30日这一天，广德法院

就为工行广德支行制作了64件此类判决书，而且连号使用已有判决或裁定的案号。这类判决中大多会有“被告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被告未举证和质证”字样。均没有上诉。广德法院多名知情法官透露说，这些都是法院和金融部门私下操作的，贷款人根本不知情。

有了私生的“双胞胎”判决书后，金融部门随后会向广德法院递交一份申请，请求法院终结执行这些案件。法院一位审委会委员透露说，整个过程并不经过正常的程序，只要原院长签字同意即可。广德法院多名位处中层的法官透露说，通过这种做法，该县各金融部门共核销500余户企业或个人的“不良”贷款近4000万元。其实有的根本不是不良贷款。然而通过法院和银行的“协作”，可谓是双方得利。银行不仅消化可能的不良贷款和风险，而且由于贷款人不知自己的贷款变成了不良贷款被核销，还在继续还贷；而法院不仅毫不费力就可收取大量诉讼费用，还可能从金融部门获得额外收获。据了解，广德法院原院长张某的问题就是私设小金库、建账外账。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

世界上谁能相信，一个堂堂的政党，一个堂堂的国家司法机构，竟然要联手去诈骗，起欺骗那些无辜的百姓。骗，除去骗还是骗，从地方到中央，反复的骗，骗来骗去骗的是谁呢？当然是百姓。无论是银行还是股票市场，出了问题，中共解决的办法还是中国百姓去掏钱。

不久前，还看到了一则消息，这也是令我大吃一惊的企业。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商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于6月15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之前将在香港进行18个月来当地最大规模的公开募股活动。在这家企业的上市介绍中，我得知他们的煤炭储量有2236亿吨。但非常不凑巧的是，本居士因为涉及过大陆的发电厂投资项目，依稀记得中国全大陆的煤炭储量居然只有1145亿吨，一家公司拥有的煤炭储量竟然是全中国煤炭储量的两倍，更可怕的是，居然中国的煤炭储量是世界第二。这样的企业在世界上存在简直是奇迹，我实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不知道比尔·盖茨听到这个消息会如何反映，但我知道，比尔·盖茨一定会感叹自己的财富竟然如此的渺小。我在猜想，这家由中共前总理李鹏家族掌控的企业莫非已经将美国的全国煤炭都购买了？那可是为中国子孙后代做了好事情。尽管，我和我的后代都不准备返回大陆生活，但我还是要由衷地赞美这家公司，他竟然是如此的“伟大”。

从金融全局的角度上看，股票市场的崩溃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但并不会马上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崩溃。但房地产不同，与其说是发展房地产不如说是发展金融业。因为房地产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消费者，其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银行。中共地方官员鼓吹“经营城市”，其主要的观点还是出卖土地发展房地产，借此促进经济增长。在房价高涨的上海、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房地产业对地方GDP的贡献率高的达到1/4~1/3，对于地方财政收入则更高。另外一方面，作为地方中心的这些大城市，房价高涨使它们在吸取本地其他地区和区域外其他地区的经济成果更为有力——大量新进入人口购买这些城市房产的时候，也就等于为城市的发展缴纳了高额的入门费，通过房价上涨——地价上涨——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改善城市环境——吸引更多的人进入本地投资房产，地方政府在这个循环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好处。

股票市场崩溃虽也影响国民经济，但肯定没有房地产直接，因为房地产资金的70%

来自银行，房价如果大落甚至楼市崩盘，大量的坏账就有可能拖垮银行系统，而造成整个经济的危机。这在国内外是已有前车之鉴的。有人指房地产金融绑架了整个银行系统，虽有点危言耸听，但也不无道理。地方政府卖地谋利，鼓动房地产上涨谋取暴利，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隶属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威逼和利益的诱惑下，半推半就地相互勾结，发放大量贷款。结果就形成了地方谋利，中央买单的中国特色。

有时候我会很困惑，中国的主流精英到底要做什么？他们不是要维护中共的稳定吗？可怎么尽干挖中共墙角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在想，中共的主流精英到底是否是一群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彻底反共分子？我一看到他们的行为我就感到吃惊也同时为海外的民运分子惭愧。看着国内的中共主流精英们巧妙地破坏中共党员信用，巧妙地打乱中国社会体系，搞乱法制。

曾经有一次，我与几位中共高层官员聊天，我就曾对他们表示过我的疑惑，其中一位这样说：你不是讨厌中共吗？我们也讨厌他，谁喜欢一党独裁，世界上只有独裁者一人喜欢，没有第二个人喜欢，既然你讨厌，别人搞垮他，你干嘛不高兴？既然目标一致，你就不要管什么手段了。而另一位高官则讲：社会不乱怎么改革呢？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还要搞改革，哪不是胡说八道吗？别看现在社会乱，贫富分化，但这是“倒逼机制”的必要手段，有些事情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想到这些中共主流精英的话，我反过来看今日的中国经济，不觉又有些惊奇。股票市场崩溃了，房地产崩溃了，紧接着就是银行，金融的崩溃。回头看看中共的很多经济政策，或许我们会觉得奇怪，会惊奇中共对经济上的无知，但我们或许误解了他们，或许他们正是那些在背后默默无闻地推动中国走向全面崩溃，以实现彻底改变中国的民主人士。

但无知的我时而还要发呆，时而会问：“中国已经走向了全面崩溃的道路，你们还要将中国引向何方？”写着这篇文章，我忽然在想，或许一个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中国经济上的崩溃不过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产生多少问题与伤害并不重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最重要的是结果，中国经济崩溃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很幸运，你我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能亲眼看到这个崩溃的过程。



## 解读师涛案

英子

昨天在海坛看到师涛被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作为一个几乎和他同龄的人,尽管我和他走的路并不相似.尽管我还不不太了解师涛,但我从他所写的一些文章里,却读到了他对我们国家那分恨之深但爱之切的拳拳之心.我对他因为一次疏忽或冲动,而导致这样的结局深感遗憾和痛心,也想再次对国内的一些异议人士呼吁:在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体系下,千万不可盲目冲动,尤其在准备做一些事的时候,千万要冷静,要多方咨询,多查阅一些法律条款.如果因为自己的一个闪失,而失去了大好前程,那是很不值得的.哪怕今天有许多人在不同的地方声援你,但几年后,又有多少人会真正记得你?而在高墙下失去自由的日子毕竟要你自己去面对和承受!

对师涛一案,我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条款,可以这么说: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是符合我们国家现行法律的.师涛案涉及的法律主要有什么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我对此案没有更深的了解,但我还是可以断定,师涛这次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长沙市中院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4号)解释,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该《解释》第二条规定: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 (一)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绝密级国家秘密的;
- (二)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三项以上机密级国家秘密的;
- (三)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其他特别严重损害的。

实施前款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师涛就是根据这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绝密级国家秘密的)而被量的刑,并且量刑也是在这一幅度里最轻的(十年).

长沙中院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确定师涛向境外机构提供的文件是“绝密文件”,我猜测该文件在下发的时候就已经规定了“密级”.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和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有加密级和不加密级两种,根据《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保密局关于国家秘密

载体保密管理的规定》：制作秘密载体(是指以文字、数据、符号、图形、图像、声音等方式记载国家秘密信息的纸介质、磁介质、光盘等各类物品。磁介质载体包括计算机硬盘、软盘和录音带、录像带等)，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标明密级和保密期限，注明发放范围及制作数量，绝密级、机密级的应当编排顺序号。涉密机关、单位收到秘密载体后，由主管领导根据秘密载体的密级和制发机关、单位的要求及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本机关、单位知悉该国家秘密人员的范围。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扩大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

如果师涛提供出去的那份文件确实是加密文件,那师涛当真百口难辩,陷进去了.白纸黑字任你怎么辩都辩不出山,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传达文件时并没有规定“密级”,而是案发后重新交国家保密局鉴定,那就还有文章可做.当务之急就是必须推翻国家保密局的鉴定.

根据国家保密局《查处泄露国家秘密案件中密级鉴定工作的规定》第六条：密级鉴定应当以被鉴定材料泄露时适用的《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以下简称“保密范围”的规定）、有关保密法规以及有效的密级变更和解密证明作为依据.既然当时该文件下发时并没有规定密级,那么该文件所载内容是否符合当时所适用的《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对绝密文件的鉴定标准?只要把该文件的“密级”能从绝密降为机密或秘密,甚至无密级.那师涛就有救了.

另外我想在这里纠正一些人的几个认识误区：

1,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它不以涉及对象的地位,身份等因素为转移.

2,国家秘密有它一系列的严格鉴定方式和标准,它不以不同人对该内容的不同解读和理解方式为转移.

最后我也想对一些在境外的媒体或新闻载体呼吁：为了真正爱护和保护那些尚在国内的异议人士,希望你们不要为了自身的一己之利,置他们于绝境,哪怕要刊登一些国内来的消息和信息,也请把消息提供者的信息隐去,而这并非难事.如果你们是真的爱他们,真的关心他们的话!不然的话,你们就是在起国家机器帮凶的作用!!



## 我们的法治和他们的法治

纳兰

**整** 了这么大的题目，仅仅是想说说个人的一些想法，别误会。

昨天我写了一个帖子“纪念朱隆基”，“隆”子是错别字，我知道错了但没改，这里有个原因：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在这里高谈阔论，很大部分是娱乐和宣泄，千万不要太认真，不要象老芦一样经常生气，不要象安网一样义愤填膺，也不要象东海一笑（我不揣建议您改一改网名，嘻嘻）试图通过在这里发帖来解决具体问题。

大家要清楚，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无论在国内国外，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的，大家在这里只不过是过过干瘾而已。

我们国家在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这和现代的法治理是矛盾的，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治的现代化。

1842年鸦片战争到1900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0年清末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

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

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这也是老朱受到中国老百姓喜欢的原因，而他能做到的很大部分仅仅是清正廉洁而已。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治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但是，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传统的法治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古代中国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工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



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实际上中国的法治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求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传统法治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纵观我国传统法治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比如海川的网站建设设立众议院就很好，但是你们是在国外，国内的网站建设是没有这种组织构架的，这就是我们和鬼子之间文化的区别，之所谓“我们的法治和他们的法治”。

2005年5月29日



## 如何落实中国的游行示威自由法律

和合

我认为，中国早晚是必须开放游行示威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必须是有限制的。这一点，本人在以前的很多文章中都有详细说明。

以郭飞雄申请游行示威的例子来说：

第一，该游行组织者主动申请。这是非常好的。应该允许游行。从此，就可以建立游行示威必须申请的案例法。

第二，对于该申请者的申请内容中，很多则是不符合法制的。因此，必须给予纠正。要求游行示威者必须接受规范。这些规范包括：

1. 不得使用扩音喇叭。这在美国是有非常多的案例可以说明。

2. 不得私自组织纠察队。私人组织没有权力对公共社区的活动进行干涉。私自组织纠察队是严重违法行为，可以判重刑。凡公共区域的保安工作，必须由政府的警察担任。在美国，哪怕是工人因为修剪树木的小小施工，都必须由警察来担任维持交通秩序。如果政府的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要求示威者减少示威人数，或者拒绝示威请求。但是，如果警力充足的情况下，则尽可能满足游行示威的要求。

3. 对于示威者提出的人数，必须事先给出具体来源。而不可以泛泛说出1000人。因为，公安部门需要以此作为警察人数的安排。

4. 示威口号、唱歌的声音，不得超过一定的分贝数。因为，你们的游行示威权利，不得干扰市民、商业、和政府的正常工作与生活环境。

在美国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案例：如果你的邻居播放音乐，或者说说话声音太大，干扰了你的生活，你就可以立即报警。警察就会来要求你的邻居，把音量降低。对于游行示威者来说，他们的权利并不比你的邻居更大。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音量太大，干扰了你的生活，那么，你就也有权利报警，要求他们把音量降低。如果示威者的行为，干扰了商业，那么，商家也是有权利报警，要求其改道，或者降低干扰。

5. 公安机关可以要求示威组织者，必须事先征得示威路线上，所有街道上的居民委员会或者商业管理委员会的同意，才可以进行。否则，你就可能是干涉了他人的正常生活和商业活动。

假如你仅仅有几个人，准备站在某个商店前进行示威。那么，你征得该商店同意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这样，公安局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只要派一个警察跟你们去维持秩序就行了。

但是，假如你准备游行许多街道，那么，你就影响到大量不同居民和商店的权利和

利益了。因为，你的活动干涉了其他人的权利和利益。

这个要求，尽管西方没有完全相同的法律，但是，首先，这种要求并不违反宪法。法律并不是仅仅保护单方面的权利要求的。法律是保护所有各方的利益、权利、和权力的。特别是对於中国的国情，公共资源紧张，你就更需要在要求你自己的权利时，考虑到不能干涉、干扰其他人的生活和商业权利和利益。

另外，可以比较的西方法律是，美国有法律规定，不得静坐罢工。也就是说，罢工的工人在示威的时候，不得在企业的门口静坐。因为，你的静坐行为，阻挡了其他人工作的权利。你有你罢工和示威的权利。但是，却没有干扰别人工作和经营的权利。

第三。示威组织者必须签署协议。对示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负责。假如示威过程中出现了超出以上规范中的违法行为，例如，出现了示威者投掷石头，鸡蛋等伤害他人利益的违法行为，示威组织者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第四。必须让示威者明白，示威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权利。而不是一种干涉、干扰、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的权利。假如你的行为，干涉、干扰了别人的正常工作和经营了，那么，你的权利就过界了。

公安的权力则是在你的权利和别人的权利、权力之间，进行有效的控制。使之不产生冲突。

第五。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游行示威法。这些法律中，可能没有体现我以上所述内容。如果要把我的上述说明变成法律，需要一定的法制程序。

那么，这个过程应该如何实现呢？

西方国家立法常常也订立出一些并不完善的法律。这些法律在实行过程中，也常常存在问题。例如，西方关于游行示威的法律中，也没有说明不得使用扩音器。也没有说明，示威必须距离某些建筑物一定距离。但是，这些限制的法律最后还是被确定了。其过程就是通过【立法不足，司法完善】这个程序。通过案例法，把这些对游行示威的限制，变成了法律。也就是说，执法者按照这些要求进行执行。假如示威申请者不服，发生异议，那么，他们可以通过上诉。最后，由司法机构——法院和最高法院，对这些规则予以确立合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公安除了可以通过律师在法庭上进行论述以外，还可以通过政府向最高法院进行施压和游说(lobby)，告知这些法案的原则和利弊，影响最高法院的判定。

美国政府对最高法院进行这种施压和游说的例子可以从一些新闻中找到。这些例子说明，尽管司法是独立的，但是，并不是说政府就不可以对其施加影响。

中国也可以通过同样的程序。首先，要求所有想进行游行示威的人，必须通过申请。然后，要求这些申请者，必须接受对游行示威的限制。例如，不得携带扩音器。不得干涉政府、居民、和商业秩序，必须事先征得所有街道居民和商业协会的同意，等等。

如果这些示威者有异议，进行了法律诉讼，那么，就可以通过司法判定，来确立这些对游行示威限制的合法性。从而建立了【立法不足，司法纠正】的法制程序。

第六。在确定了这些规则后，我认为，中国的游行示威自由的法律，就可以落实

了。



## 传说中的南洋大学

### 草根

1、这是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从创办到关闭仅有短短的20多年时间，共12000多名校友。它留给人们的不是辉煌的学术成果，却是悲剧和惨烈的遭遇。

2、南洋大学是华人历史上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

陈嘉庚回到中国大陆后，他在南洋华侨组织如福建会馆中的一些职位由陈六使继任。继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后，陈六使在新加坡倡议办南洋大学。在英国殖民者的打压下，南洋大学甚至不能以学校的名义注册，最后注册了“南洋大学有限公司”。

南洋大学的捐资者不仅有陈六使、李光前这样的富商，更有无数的工人、市民、三轮车夫、妓女等各行业的草根阶层。当时1770名三轮车夫为南洋大学“义踏”，百乐门舞厅舞女为南洋大学“义舞”，一时传为佳话。

3、南洋大学是政治的牺牲品。

它一诞生就受英国殖民者打压。后来被李光耀视为眼中钉。

南大毕业生因为本身学位在本地迟迟未受到正式承认，被迫大量前往海外深造，寻求更高学历。由于南大毕业同学均能直接进入北美、欧美、澳洲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院，以及进入研究院后的优异表现，为日后新加坡政府“承认”南大学位铺下了坦途。但是直到1968年改为英国高校制度后才被新加坡政府承认。也就是说，整个南大历史上一半以上的时间南大文凭不受本国政府承认，而政府承认学位的前提是按照政府的方针办学。

南洋大学诞生了亚洲坐牢时间最长的民运人士谢太宝，23年监狱加上9年软禁，其中一段时间住在没有光线的黑牢里。此人被称为“李光耀最后一个政敌”。

南洋大学的校长据说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大学校长职位。第一任校长林语堂在南大还没有开学就被辞退，并搞得声败名裂。南洋大学常常没有校长，最后三年完全没有校长。

#### 4、南洋大学历史摘要（摘自有关网站）

1959年7月，政府宣布不承认南大学位。

1959年10月12日，第一届学生还没有毕业，军警开始进入南大逮捕学生。

1963年2月2日，新加坡采取“冷藏行动”，大马军警进入校园，逮捕学生。在争执中，不少同学被打落路沟。也有女生遭受污辱。学生会召开大会，表示抗议。

1963年9月21日，李光耀政府在大选中胜出，第二天早上，政府做的第一件事是吊○南大创始人陈六使的公民权。

1963年9月26日，新加坡政府派军警进入校园，褫夺‘大学论坛’等六种刊物的出版权，逮捕五名在籍学生和七名毕业生。

1964年6月27日，南洋大学创造了3000警察入校逮捕学生的学运纪录（当时全校学生大概还不到3000）。

1965年？月？日，刘孔贵在文学院礼堂解释王赓武报告书。刘孔贵开始演说后，学生喝了两三次倒彩，‘自由战士’(?)从礼堂里拿出预先藏好的铁棍，对着一位瘦弱的学生猛打，一时惊动了全场。新加坡电视台的录影机，对着现场收录。在哄动声中，学生都冲出礼堂，要找‘自由战士’对质。便衣警员对空开枪。学生结队离开礼堂。

1965年10月27日，当局开除85名学生，其中2名已不在籍。

1965年10月28日，南洋大学学生罢课，反对改制。支持罢课者，包括左派，右派和中立的学生。罢课延续39天，于12月6日结束。

1966年10月29日，李光耀主持新图书馆开幕仪式，学生游行请愿。李光耀要求学生派一名代表，参加十五分钟的辩论。学生李万千在取得李光耀保证人身安全后，上台呈递学生请愿书。接着开始演说，要求废除修改南洋大学法令，要求撤○大学入学准证条例，重申反对根据王赓武报告书改制南洋大学。讲完后，请愿队伍撤离会场，和平解散。

1966年11月15日，大学当局开除60名在籍学生，学生展开罢课抗议。

1975年3月14日，教育部长李昭铭兼任校长。对南洋大学进行彻底的改制。除中国语文科外，各院系的教学媒介语，从中英双语改为单用英语。

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二十一届毕业典礼，从此走入历史。

#### 5、南洋大学趣闻

反共名人林语堂被辞退后，其大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被新加坡华人翻译为《卖国卖民》，理由是：my 采用音译。

南洋大学曾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遍种相思树的校园，校友诗句“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情景融和，一时成为校园文学经典。新加坡政府关闭南洋大学后，把全校的相思树全部砍光，李光耀被戏称为世界上最绝情、最不浪漫的男人。

南洋大学校门口的老牌坊上面的四个字为于右任所书。关闭南大后，新加坡政府为了断绝大家对南大的思念，由建屋局登报招标拆毁校门牌坊，但是广告登出后竟然没有一家公司来投标，一时成为历史笑话。一些人说：政府笨得难以想象，这种断子绝孙的事，谁会做？

南洋大学当年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原因是雇主不敢录用，怕被政治问题连累。很多南大学生被迫移民创业，现在事业有成的不少，新加坡的富商俱乐部“中华总商会”中的很多重要角色都是南洋大学校友，也算因祸得福。

泰晤士周刊最近的高校排行榜上，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大学赫然有名。虽然大家都知道那个“Nanyang University”实际上指的是占据了南洋大学美丽校园的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而不是在法律意义上和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已经死了多年的南洋大学，但英国人的做法还是幽了大家一默。有人甚至说这是英国人对新加坡政府关闭南洋大学的故意讽刺。

## 6、华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所大学，能象南洋大学那样坚硬。



## 由天文学中的黑洞所想到的

昭昭若昏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越过大西洋航海船的无线电信号经常受到无端的干扰，于是一位年仅 23 岁的年轻人设计了一座可以旋转的天线用来查找干扰电波的来源。发现主要的干扰是从太阳而来，可是跟踪连续查找之后，发现那电波源以每天四分之一的速度偏离太阳。最终确定那强大的电波干扰是来自射手座星座即形状与古希腊半人半马相似的那一片星云处。通过光学望远镜的确认那片遥远的星云离我们伟大无比的地球至少有 26000 光年！试想一下，那么远的电波源竟然让我们人类的无线电信号不能正常工作，那是一台多么强大的发射器呀！

随着二次大战后无线电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第一台电子天文望远镜造了出来。所谓电子天文望远镜准确地说并不复杂，其基本构件有一个尽可能大的抛物面天线和一个信号接受放大器外加个墨水描图仪。人们看到的是他印刷出来的图形。由于天线的抛物面越大接受的信号越强，故人们将山削掉在山之间造出了极大的天文望远镜。但是仍然不足一解决天文学家那永远满足不了的渴求和欲望。于是乎，全球各国合作串联了接近于地球半径一样大的最新天文望远镜，而且还把一台送上了太空。这样，人们得到的资料越来越多，对宇宙的认识大大得提高了一步。

电子天文望远镜的眼究竟看到了什么？简单地说，它将宇宙间人的肉眼所看不到的电磁波（可见光也是电磁波的一种）记录下来，那些电磁波所反映的图形表明在我们的银河系之外有数不清的银河系存在着，也就是说我们的宇宙实际上是由巨大的银河集团组成的。

我们知道，当快速行驶列车有远而近的时候，人们会感到声音的频率高而刺耳，相反列车声音的频率则会低沉远去。同样所有的电磁波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利用这一特点天文学家发现所有的银河系都在高速的向外飞行着，有几个十分遥远的银河集团还以超过光速向外飞行着。天文学红外线偏差的计算也支持这样的理论。天文学家们将每个银河集团的距离和飞行的速度标明在坐标上，发现我们的宇宙呈扇型向外扩散，简单地说，我们的宇宙是在 100 或者 200 亿年前爆炸形成的。有意思的是，如果宇宙是爆炸形成的话，那么那个爆炸点有多大？它又是从哪里来的？

1930 年以为印度的年轻人在赴英国剑桥留学的船上用爱因斯坦一般相对论的公式去计算如果一个恒星破灭了会怎么样？结果是惊人的，恒星死亡后所形成的高密度天体由于重力非常强大以至于连光也不能逃逸。这就是有名的黑洞理论。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些造了原子弹的科学家们闲得无聊，就跟着那位印度人的屁股后面将恒星死亡后的状态算了又算，使黑洞理论更加清晰可信。

让我们看看黑洞理论的基本点吧。



第一，在极度凝缩的物质中，通常的物理定律不能成立。由于随着重力的加大，所有物质的密度变得极小，完全可以说是无限小。电子和原子核等被压缩在一起而成为一体。但是，随着密度的进一步增加，当一立方厘米的物质大概越过十亿吨的时候，中子亦将被压碎，更进一步的收缩就开始了。这样的天体越来越小，时间，空间和能量被压缩在一起，在那里，时间极为缓慢，几亿分之一秒比我们的永远还长。空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几亿分之一毫米就是永远地高不可攀。

第二，黑洞的物理性质。在黑洞里，所有的物质都受到极强的重力的吸引，所有的物质一旦越过了被称为“事物绝对地平线”，就绝对地不可能再出去啦。虽然有好事者用爱因斯坦的计算出了那个可怕的地平线最多不过十几公里方圆，但是就黑洞自身来讲，那个地平线并不存在。在事物绝对地平线下，光是逃不出来的，原子分子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无形无踪。物资和能量不灭定律在这里也被破坏。我们人类既无黑洞经验又没有黑洞的观察，那里的情景只能想像。一般认为，进入黑洞的物质就等于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对于这样一个怪物，有的人认为当光被黑洞吃掉的时候，光的波长必然变长而呈强烈的红外线，在最终阶段，那红通通的光会突然消失不见，所以用光来观察黑洞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爱因斯坦的一般相对论，当具有质量的物体在空间移动的时候，重力的能量将会释放重力波或者重力量子波，就象光波可以搬运电磁能量那样，这就是爱因斯坦著名的重力波预言。但是，要用人类的仪器装置来证明重力波的存在至少在现在是不可能的。

于是，人们开始考虑其他的方法去发现黑洞的存在。1967年两位俄国人认为，黑洞所具有的超强重力不仅仅可以吸收大量的恒星并将其彻底破坏，而且也会把大量随之而来的气体星云吸入其中。当这些气体状的物质呈螺旋状进入事物地平线之前，由于受到了强烈的重力压缩，在进入黑洞的最后的一刻，那里的温度可高达一亿千度，在这种高温高压之下，理论上将会产生大量的具有极高能量的X射线和伽玛射线。可是，人们并没有观察到那些让人惊喜的X射线。为什么？人们认为黑洞藏在恒星后面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地球的大气层阻挡了绝大多数的X射线和伽玛射线以放人类受到伤害，所以在我们的可爱的地球上是不可能观测到星云在进入那神秘的黑洞之前所释放的X射线。

于是乎，送观测装置到太空去观测黑洞的存在与否自然而然地成了当务之急。1949年，美国把二次大战从德国截获的V2火箭作为运载器将第一台观测仪器送上了天，结果发现地球以外存在有大量的X射线。随着第二台仪器的上天，人们发现了在蝎状星云的中心有极强烈的X射线发生源。现在，人们能确认的有八个大的X射线中心。除了其中的两个因偏离了银河赤道可能属于其他宇宙之外，其他六个均分布在银河的赤道上，在除去其他的可能因素，只有两个可能是黑洞的候补者。实话实说，仅仅这些资料就证明黑洞的存在尚有很远的路要走。

1972年9月，作为黑洞的候补者之一的白鸟座X-3的X射线的强度突然增加了200倍。有人说那是超新星的大爆炸。还有人说引起那爆炸的是极小极小的黑洞，它的大小充其量只有病毒那么大小，我们的宇宙就是一场类似白鸟X-3的大爆炸而形成的。那些遥远的银河之所以以光速或者超光速背离爆炸点飞速离去或者说我们的宇宙还在连续地膨胀皆由类似的大爆炸所产生的惯性所引起的。但是，在我眼里，那也不过是

人类脑子的产物而已，想要证明它那是太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科学已经到了终点，一切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量子力学等等那些愚蠢的学问法则在黑洞的境界中全部都不存在而且是大大地荒谬。在黑洞的学说里面，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零，说那个黑洞只有病毒大小仅仅是个比喻而已，实际上黑洞小得已经没有任何人类的语言来形容它，他极端无限小的东西（这样说是很没有逻辑的，但是没办法，只能用这样的说法来勉强表达）如果还可以标写在坐标上的话那就是零中之零，一种勉强可以用零来形容的东西。我看如果用老子的“道”的概念来说更接近一点点儿事实。而印度教干脆把世界的终极叫做“无名”，释迦牟尼也宣称他的所谓佛法根本就不存在，整部《金钢经》洋洋千言万语只说了一句话即“世本无法，是名为法”。而旧约圣经侧向世人说那世界是神的一句话而形成的，那就是“Let there be light”所以那儿就有了光。世界的产生简单得象水象零一样。

问题是，凡事都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在飞？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外面还有无穷无尽的宇宙？既然我们都是在一个无限小的地方被一声爆炸而送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有能力认识我们自己吗？如果我们有那个能力认识自我的话，是谁赋予了我们这种能力呢？我们应该感谢黑洞呢还是应该恨那个黑洞？我们被送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人类，作为那个黑洞中出来的一分子，我们的身上是不是那黑洞的面貌的反射？我们的一切好斗凶狠报团慈爱嫉妒不满丑恶英俊潇洒你死我活是不是我们那黑洞的本质？当年庄子为了一个蝴蝶梦而烦恼到死都没有搞清的难题是否才是世界的真谛？假如庄子当年不是梦见了蝴蝶而是梦见了一条蛔虫，他的命题是否就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都是来源于母亲的卵巢和父亲的睾丸，我们最初的最初阶段不正是无限无限小的个体吗？现在我们长大了的身体比起那卵子精子是不是一种大爆炸？人类和一切生命的繁殖成长不正是象那黑洞以及黑洞爆炸那样从无到有吗？

如果那黑洞所产生的大爆炸的惯性力量全部使用完毕，所有的银河星团必然开始向着那黑洞返回。我们的太阳系也会返回到星云状态，银河系也回到气体状态，整个宇宙不是爆炸而是收缩（从哲学和逻辑上来说是无疑问的，有爆炸必有收缩），

那时，我们会说一切的一切无疑将向着黑洞这个宇宙的起源地进发。宇宙要从哪里来就还要向那里去。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人类会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要倒着长？一个人一生已经不在是先从爸爸妈妈的性交欢乐中诞生，而是先从死亡的墓坑火葬场的骷髅或者骨灰中爬出来，第一步先是我们的老朽之年，颤颤巍巍，老眼昏花之中开始，然后到中年，青年，少年和婴儿期，最后以哭着极不愿意的爬进母亲的阴道而告终一生。我们的势利眼文学家是不是要转而歌送那无知无忧的老年，而那可爱婴儿反而成了人类赌咒的对象？母亲成了死亡的象征，美好带有快感的性交变成了魔鬼最后的疯狂，射精不再以射出精液为目的，而是以从女性的子宫里的受精卵里将原本属于男性的精子吸入精囊回归睾丸而收场。而墓葬火葬场却成了人生最美好的出生地和故乡。那时，老人的经验是儿童般的好玩，年轻人的胡作非为是人生成熟的标志。政治家们抛弃民主体制到处奔走呼号独裁，最后以拥立一位帝王得胜为结局，他们说这才是我们的政治理想。每个人自动地钻回妈妈的子宫，妈妈也钻回自己妈妈的子宫，最后变回到猴子，老鼠，单细胞动物和氨基酸。

就是说世界在倒着来，和你的磁带倒带一样，人类的历史在反方向地倒退，人们把汽油炼制成石油并灌注入地下，各次世界大战的死人都活转了来，世界向往着人口的减少，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回归大自然，拥有先进的技术是人类的耻辱，希望死人的复活为大家公认的价值观。人们会看到一座又一座的楼房由旧变新进而消失。更有意思的是太阳不再从东方升起，而是从东方落下。唉，难道那就是世界的末日？难道这就是宇宙的目的？

这是一篇即无主题又无目的的无聊文字，看官可以认为那是胡说八道。反正本人写东西从来不在乎人们喜欢不喜欢，看得懂看不懂。



## 当代神曲三章

### 幽灵

#### 第一章早上

那个黎明的太阳要来得早些，红太阳的触须伸进风门还没有摸住谁的屁股，就听见喧哗声响，监狱长那长年累月无日不响的钥匙串集的撞击声——以及渐渐走近的足步声——是囚犯的警报器，每当牢房岗亭的铁门揸动，这交响乐就能使犯人眼目圆睁。几个光头脑袋伸到风门前轮转动，巴掌大的风门动态面孔象幻灯片。当打开牢门的时候，黑暗已被挤到墙壁边角。

1977年深秋，那是每间牢房犯人爆满的日子，在酷热而又臭气熏蒸的牢房里，每间号房早晚各得到供水一桶，除了饮用，剩余的仅够洗碗。汗流夹背的犯人也无所谓，就光溜溜度日，相顾无言，唯有无牵挂，方便而又自然，就象工友们下班在集体浴室一样。与二战中的那些被关押的犹太人的最后时刻相比，我们的运气好得多。挎枪值班地蓝衣枪兵也悠然走来游去，偶而露在风门的面孔成了方型之后，一盯便木然离开。不知隔壁女牢房何等打扮，那咫尺天涯的岁月，人的自尊和脸面从入狱那天起，就随铁窗里特别的气味蒸发干净。

这里是重庆北碚看守所，它建于上世纪中叶，那是地主、资本家、个体户迅速失踪的年代，没有进去蹲过的可能无法猜测，它与电影里的牢房截然不同。说是关押处，简直就象北方农村人家里的单间通铺，稍微面积大点，光线差点，气味怪点。这样厚厚的土墙地屋，高高的屋脊房梁上是蛛网络的旧瓦，一盏黑夜长亮着的小灯泡，黄暗的光线照射出朽陋的灰墙，零乱的补疤泥灰的深浅色调，弯曲交错的沿边线条粗细，象奇怪狰狞的面孔，无论白昼的盯住每个犯人。从这样斑驳陆离的图案，可令人想象出通往地狱的路径。号房整个室内宽不到四米，长不及八米。对着单扇厚木门的里壁，人手莫及的铁窗子小得可怜，就是取掉所有的铁钎，想越狱的肩膀也挤不出去。这扇单门的正中有一个仅仅可以伸出头颅的风门，正方形，盖上一个铁铰链，真是门上开门，关闭之后便整齐划一。门外是一米多宽的屋檐走廊，下一梯坎高度便是三合土地面，象一块农村简陋的打谷场，偏斜下倾如球场大小的面积，伸延边有个一米的高坎中间几部石梯，下面又是一块教室面积大小的地坝。这小坝中有一个水池和浴室，后面是个粪池，通到高墙外，供菜地所用。上面的大块院坝是犯人放风或者偶尔开会训话之用，边角靠牢房一块修整稍平的地面是犯人拿饭钵处。高墙内的长短两排牢房和上下大小两块地坝，以及头顶那片灰蒙蒙的天，就是我们被“看”被“守”了几年而不得刑期判决的空间。

“嗨！你们全部给我听着，凡是被点到名的出来，拿馒头去吃。”操着河南口音的监狱长说时看了看那女厨工端进来的一筐馒头。这里是长短两排相对约六七米之间的

牢房，一边连墙封闭，一边宽阔到延伸斜下的操场，短排牢房只有五间，侧面院坝有个特殊的小单间，那是关特殊犯人，或者临时关闭受刑具者。长排有十间，一边连接到岗亭，然后是内圈高墙。监狱长站在短排房头的檐边，那是大家最集中目光的位置。他脸型较方，中矮身躯，如果没有制服，有点象菜农。他的背微驼，似乎没有颈项，传说是他在战争年代做南下民工肩（人称南下干部）挑背磨练成。他那五十岁左右的面目和七斜的目光带动皱纹，能给人以阴沉而严肃的威慑。当他心情好的时候，对犯人的口气也不失长者的和蔼。

他把“吃”说得很重，手里拿着的张纸页在面前飘动，那嘴唇上花白的短须摇动出一个个名子。各牢饭的犯人已经聚集，被点到名的就出去拿回一个有馒头的饭钵和少许的咸菜。

“哦！糟糕，今天是游街批斗，有好戏，嘿，嘿！”无话不谈的老头龙缺耳惊叫一声，他六十几岁了，满脸皱纹，嘴唇下拽横扁，小小的个子，单瘦得象一片叶子。他在即将退休前为赌博犯罪被捕。龙缺耳的来历是他年青时候一次打架，被人用刀劈头盖脑下来，斩去半截耳朵，从此名声在外。他在天府煤矿工作，自诉是领导看不惯的那类。他那小而又圆的眼珠，伴随摇晃的脑袋说：“老子干了一辈子，就为输点分分钱打牌，这么鸡毛事。狗日的……屁眼好黑…。唉！这辈子完了。”说罢，他从激动到萎靡。算时间在我现在写到他的时候，怕他早就去黄泉了。1977年的“严打”，抓人为凑数，也是见惯不惊的运动。

我躺在炕板上，正望着那黑黝黝的屋顶，梁上的蜘蛛手脚颤抖，摇摇欲坠。听他这么说，我腾身起来，所有人注意外面，听着是否自己上了名单。“游街的不吃稀饭？好呀！”一个瘦猴模样者正在整理他的衣服布袋，扭过半边身子问道。“傻瓜，一会你被打包，扔囚车上，还想找毛施(四川话指厕所)？”龙缺耳带着资深口气，说话间拉长了腔调，“各自找件厚衣服吧，绳索不是吃素哟。哼！那滋味我尝过。”“难道游街不需要全部犯人？”一个叫蔡农的小伙子问他，语气里充满了惊恐。“嗨，你狗老子哈戳戳的（傻乎乎的），都出去，那不演员多于观众。”龙缺耳训他的口气还哲了理来说。

顿时，牢房里安静了，一张张苍白的脸，先有几分悚然。有人说：都是菜板上的肉，横切竖切都任人宰割。不管怎么说，马上要吃东西了。眼前的时刻，肠胃已经绞得比麻花还紧，神秘的味觉将唾沫怂恿在口舌间旋转，吞不是，不吞也不是。

我们牢房里接近三十名犯人中有一半人被点名，端回来的馒头没有拳头大，松软十分，一捏就象棉花那么萎缩。我赶忙塞进口里，才闻到点面粉味道就被喉咙求一时之快抓去，犯人的肠胃真象那磁力无边的宇宙黑洞，每到吃饭才觉得开口就无影无踪了，比较别人我又更胜一筹。囚犯们都在虎食狼吞，我无暇去欣赏别人咀嚼，忙从布包里扯出一件长袖衣服。游街示众，今天终于轮到自已了，想文革里的红卫兵押着黑五类，那些被串起来的无论老弱病残，或男女老少都挂上了黑牌，手里拿着破锣或面盆，有的头发剔了半边，有的衣服给涂上浆糊纸条，每敲一下锣，就哭丧的呼喊：“我是黑五类...，我是残渣余孽...，我反动透顶...，我自绝于人民...，我不得好死...，我死有余辜...”造反派拿着鞭杆竹条，走走，挥挥，象打在麻袋上。我想今天毕竟冠冕堂皇的运动游街，不是为所欲为的群众组织，应该好些。

“以经变做泥鳅，还怕黄泥巴！”

“做反面教员嘛。”

“日他先人，老子反他个逮！”

“你老兄胆子恐怕太大了，给枪兵听见，铐子绳索不是吃素的。”

犯人们七嘴八舌，有人忙忙慌慌象清理垃圾似的扯衣服，监狱长又来打开了牢房叫喊。

我们缓缓出去，顺服的排站在牢房院坝中，整个监狱里顿时鸦雀无声，各间牢房的风门被枪兵一顺风的关闭完毕。

## 第二章捆绑

重庆秋天的太阳依然暴烈，那斜射半墙明暗分明的界线，正好光顾着那才进来的群雄赳赳的陌生警察，雪白的制服下的蓝裤筒侧边戴着发皱的条纹，象红污的蚂蟥列队垂直一条。整齐划一的黑皮靴亮煌煌的头尖，闪耀着黑黝黝的光泽。警察们个个年青肥壮，脸若秋霜。其中一两个老瘦干瘪的裤管凹进，裆下空空如也，太监般的神情，侏子手的架势，气势汹汹不若青壮。他们双袖半挽，单手提绳，象牛肉里抽下的筋条，活鲜鲜抖动。一个个如水浒里的郑关西，威风凛凛。太阳下的我们，半是慑服，半是顺从，依照点名顺序，低头对高墙成排排。

“站好！”警察吆喝，脚步咚咚，稀里哗啦，气势森严。我们的头顶几乎触到墙壁，盯着自己的鞋尖，手自觉放在后背，乖乖的等待捆扎。

为给点颜色让我们看，突然冲进来几个警察，这个出拳，那个蹬腿，大头鞋的冲击，叮叮咚咚，“哎哟！”“...，哎...”的几声闷叫，很是压抑，随即沉寂。他们那养成习惯的挥打就象工人在对机器冒火，又象击拳手对于沙袋出气、发泄、刺激、快感等等。挨了拳头的犯人，从背脊到肋巴，甚至腿杆，毫无声息的迎接了闪电般的拳头和皮靴。几乎所有公安人员对待犯人都象铁匠对待砧墩。我的第一个学徒，其父是个警察科长（后来知道整我的材料就是由书记悄悄给他送回家去搞定），他住北碚公安局里，曾在车间里吹牛，说当孩子的时候就与邻居（都是公安干警家属）的伙伴玩耍，只要说一声，“走啊，去打犯人！”一阵雀跃欢呼，就往关押犯人的地方跑去。过了饱瘾，把手足上的血迹洗了，就彼此畅谈心得体会，乐不可支。那时候的公安局可以任意关押犯人，没有期限。我当时听他说得好欢，觉得奇怪。可他没当多久的工人，就转到公安校，那是我坐牢以后的事。可能现在只扫黄看黄，血手不沾腥味了吧。

高墙下低头的我们颈背发怵，第六感官寻找着警察的动态，谁也不敢抬头。那绳索摇摇摆摆，带着毛刺的综丝，活灵活现吐蜒的毒蛇。大头皮靴在我们的足跟后停住，这冷冰冰的蛇逸贴上后颈，分头尾延伸两边朝面前一滑，摇晃，卷缩，伸长，垂直，活灵灵的吊下。突然一翻卷从肩胛窝穿进去，上下起伏，徘徊缠绕，一圈又一圈的顺着双臂，膀，肘，小臂，蛇头蛇尾交织一块，两个手腕拉成相对并列，大臂和小臂已在背后被绞成90度，这条贪婪的毒蛇竭力头尾一齐上爬，穿过我们后颈的中部，反扣下滑，象二龙戏珠，在手腕交汇，突然间感觉腿被踢，当注意力猛然转移，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突蹦，浑身一抖，仿佛地崩山摧，五雷灌顶，双足根随之反弹扭曲。平生第一次经

历，捆扎我的警察用尽技巧，最先的慢慢绕弄绳索，象在编织花环。我还以为想这家伙人道，绳索仅仅是轻轻妥贴皮肉。当他最后拉住绳头，小小的个子一弹跳，我不由自主挺出象鸡翻翅膀，粽子成形，关节几乎脱臼。

所有的犯人都捆得象粽子，捆我的警察技术超群，后来见了分晓。

“那时候要暗中用力抗住，特别在最后收紧绳索那一瞬间，弄不好就魂飞魄散。”当我带着伤痕回到牢房的夜晚。一位同房的经验者对我说。苦笑中，我想揍他一拳。

“你怎么不早问我呢，那个犯人不挨捆？包括以前的中央首长！”他看我的神色，几分畏惧，但说的时候还把手向后一操，真有内功似的。“再说，如果文革为刘少奇发动，会不会捆绑毛泽东呢？毛做小小的芝麻官时也曾命若悬丝，差点给粟玉（那时为连长，负责关押毛泽东）嘣掉。”听他那么说，我还真没有话说了。想当年袁崇焕不就给渔网罩住鼓起鱼鳞，然后凌迟专政，一个网眼一刀肉。那位解放军大校张正隆写在《雪白血红》里，说到扬子荣那一伙，把人脑袋砍下来吊在树梢。老革命回忆录“肃反”时候口袋把人用麻袋罩起来沉河，十多岁的革命姑娘也不例外。土改时懒得游街批斗，干脆活埋，勒杀，扔到山沟一阵乱石头砸下。我曾居住在重庆南岸，文革时候造反派用铁丝缠捆反对派，穿耳朵沉潭。至于对妇女当废物利用之后，塞一条丝瓜，那可能节制生育的启蒙学问。我们还算幸运，看刘少奇被捆在床上半年，贺龙象饿狗舔食，彭德怀肋巴给打断，就觉得平静无比。我从前看过那么多次游街，尚不觉得绳索对皮肉竟是这样。人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真是没有尝过“梨子滋味”呢。

当所有的游街犯人都被捆扎完毕，听得一声令下：“坐倒！（意：坐下）”。警察出岗亭去休息，监狱里空院坝上黑压压一片捆扎的犯人全部埋头下坐在地，捆得象一堆包装好的货物在那里一动不动。监狱长和几个枪兵在旁边麻木静观，等候着。爬高的太阳射着我们的头颈，与刺进皮肤的棕绳同流合污。凝固的时间象每分每秒都不肯移动。一切是那么的安静，我们听候押运的车声来临。游街是多么有趣的游戏啊，我曾看到的每逢几个节日之前的游街示众犯人，只觉得热闹可观，这下轮到自已，轮到为来临的“国庆”节贡献，才知道锅耳朵是铁倒的（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那扎进皮肉的绳索品尝着无法流通的血液，我们忍耐，极限的忍耐，民族的品质和阳光一块在高墙下烘烤。于无声处听车响，我们希望早点来，早点游，早点去，早点完，菜板上的肉，任切任砍。那时家喻户晓的信条：“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以人民的名誉，滑稽是那么自然，残忍是为了仁慈，荒谬有无限乐趣。

我们仍然坐在地上，捆在身后被绞双臂，人形成了小堆，一个个白裘（指：光头）埋在凸顶的两膝间，弯曲的背脊在上，黑压压一片。簇拥在铁门边的枪兵和警察以及监狱长木然站在旁边，只有太阳慢慢移动，烧烤着我们的后背和颈窝。牢房的风门通通关闭，没有点名的犯人偷偷从门缝里瞟看。时光紧随阳光在墙，冥冥的天空似有窦娥的灵牌悬挂，侏子手的子弹已经擦亮，取内脏的医生也许磨刀霍霍？今天谁被枪毙，要我们陪杀场，那已经无关紧要了。

就在这难分难解时刻，嘟嘟的车叫声终于轰鸣，所有人都松弛下来（也许更紧张），随即一阵吆喝：“起来，起来！依次走，一个看一个。”我们单行成列，走出仅能侧身而过的岗亭铁栏，旁边是持枪的牢狱守卫。绕90度的弯道，再往右转出门才是

内外墙间的空地与菜地，大门外一辆辆临时囚车（解放、东风、老山城等卡车）都敞开后箱，车上站满持有三八大盖老枪的民兵，胸前扎上子弹袋，袖章和武装带，模拟出奔赴前线样子。那全民皆兵的年代，战争象一根弦绷紧，恰如今天的北朝鲜。其中有我看见一个朋友，他有意把目光移开。一阵吆喝我们的声音指令对墙低头，有人抬来大叠黑牌分发，那专门纸版上墨写上我们的姓名和罪行，如：现行反革命某某，反革命盗窃某某，反革命凶杀犯某某，反革命流氓犯……，以及所有的贪污，贩卖人口，偷盗，强奸，扰乱社会秩序等等，都冠以反革命。一人一块那早已写好迭起备用的黑牌。我的胸前被挂上了“现形反革命份子”，写上“现形”的才算是正宗反革命。

一部熟悉的“解放”开过来，从进厂的第一天，我就坐上这辆车，从一个知青变为工人，也曾是这辆车把我扔进牢狱。司机看我当不认识（前年见面，他对我报怨工厂头头对不起他，弄下岗了），曾是天天见面，玩笑自若。

看守所门前的地坝的一边连着居民破朽的小街和农民的庄稼地，逶迤的山丘起伏历历在目，街后的沙土延伸到嘉陵江边礁石，九月的江流依然浑浊滚滚，偶尔浮尸漂流。江对面一片山坡山的哑口上那株黄角树象一把顶天立地的伞，还雄纠纠对我示意，那曾是我经常路过，也是工人们在周日去北碚街上赶集后，乘船回到东阳镇的步行爬山在最高点的歇脚处。那坡下是我工作了七年的重庆体温计厂。在那座可怜的剧毒（水银横流车间）污染的厂里，有个当众洒尿的癞子书记，有贪污吃黑的新领导，有用机器去换得的手表瓜分的所有头目。据说建这厂是周恩来和一个泰国小商喝醉了茅台，随口一句话而成，去去来来的领导象走马灯更换，没有一个懂技术，甚至不惜当众制止北京轻工设计院的技师I来厂对工人讲解水银对人体的危害常识。因违章的生产造成的死亡和病残，至今历历可数，我们同期进厂的知青，干到到厂长位置就双肾坏死而亡。厂级的官员都象刨沙的狗，掏几下，闻几下，抬起后腿犯点正确的错误就溜掉。这厂年年花耗资巨款，废品满厂，烟囱里冉冉升起煤烟，下水道里冲入农田的汞液和污水，惹得农民多次围住工厂要扎烂机器。唯有请队长吃饭喝酒，给公社书记送礼，只要农民索赔，又是从公社书记到生产队长起，从头吃喝一遍，钱还是要给，只有从饭桌上减免少数。

那一切的一切，以及头目对工人的欺压，都被我写成大字报贴在工厂的墙上，于是，换来了镣铐和绳索而游街，算是对工人的最好教育。

那里，蒙蒙空旷的天，几缕虚无缥缈的云，漂移着光怪陆离的色彩。运送我们的囚车缓慢在道，奇怪的是，车辆驶向各自的地区，我们这几部车从看守所（地点在北碚杜家街）开往过江的朝阳桥到黄角树，那是最糟糕的路段（至今仍然，也许更甚），走在比较闹市的地段，路边两旁看热闹的百姓，有的还端着饭碗，筷子口里刨，眼睛车上盯，只要认识谁，就指指点点，交头接耳。街面到处张贴着红红绿绿的巨型横幅标语口号：“遵照我们敬爱的领袖华国锋同志的教导：一定要把‘双打’运动进行到底！”“狠狠严惩坏人！维护社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力量！”“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各家各户的门前是小条幅标语口号。劈天盖地的纸条，张贴得满城喧哗闹嚷，打击和教育是中共天生的专长。

太阳更高了，红里透白，热辣辣的烤着我们青皮般的光头，警察一手下压我们的头颅，一手抓紧我们背后的绳子，黑牌抵住我们的下巴，囚车左右摇摆，不时会撞击到胸口。



“嘿，犯人这么多！”一个半小孩在叫了起来。

“不学好嘛，你要不听话，长大了也是这条路。”有人在即席赋诗。

“好的不祝愿，尽说这些丧气话，他成了那样子，你有啥好日子。”女人说。

“嗨，别闹哇，听广播，看热闹嘛，又是5%！”另一个男音。

“每次一小撮，合起来呢？”悄悄有议论声。

“你老兄当心点，这么想就容易吃八两。”有经验的教训了。

“呀，好多个车，可能所有工厂的车辆今天都来了，好阵仗，好...”

汽车在颠簸行驶，边缘的车栏板那交接的铰链吱嘎不停的磨擦声特别刺耳。我突然想：如果这时候车箱板坏在悬崖边，那我们岂不滚瓜般的给倒出去，阿弥陀佛，我真还巴心不得。

囚车终于停下，后车箱板啞铛一声打开，突然起来，一阵昏眩，容不得我久站，一个随一个往下跳，有的一咧起，还没有头破血流，真行。

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国任何单位都可以私设公堂，那时候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甚至要坐牢地刑期都可以在那里面安排得天衣无缝。当然，得看是否属于“严打”时期，凡在运动中判刑，鸡毛大的事也可以判枪毙。那年头律师这个名词在中国还陌生，判处好象很儿戏，有的抓来仍在看守所里几年不判，突然风头上又快速乱判，刑期长短没准，死缓，无期，十五年都可以由犯人的所在单位决定，公检法一家。犯人凡是判决之后，在看守所里最多十天便要送走，有的去新疆，甘肃，贵州。四川有几所容纳重刑的省级监狱，成都省一监狱，重庆省二监狱，南充省三监狱，雅安省四监狱等等，别还有多少编制，说不清。重庆北碚区辖区南至沙坪坝区，北至合川，方圆大约两百多平方公里，这里除了看守所，还有西山坪劳教农场。在那经年累月抓捕，枪毙，关押，判刑，遣送了多少，多少人有罪，只有天明白。就我初步估计，1977年的“双打”运动，北碚区当时只有几十万人，抓捕有好几千。

那天的批斗会场可能布置未毕，那是个全国性的游街日，各地公安干警各就各位。从区看守所出来我们没有直达目的地，而是被送到原地名叫黄角树地段派出所，那是户口所在地，两；即随抓随写逮捕证处。来这里“卸货”的几车犯人，押进派出所里院坝后我们被喝令蹲下，象中式拉便的姿态加双手反绑成弧。这时观众群集门外，气氛没看守所严肃，干警和民兵坐凳抽烟，安静无语。我偷眼一看门外，目光正碰到我厂的一位女工，她的神情异常恐怖。这是个能骂爱吵的女人，除了怕领导，别的无所不为，可能那天我的模样会从她嘴里，进入工友们的恶梦。

从那天起，我才知道绳子不是吃素的。

剑仙侠书上吹震三山，吓五岳，鬼见愁，其实，何需要如此大动干戈用。对中国人而言：绳子、只有绳子，才是推动世界历史的动力。绳子的万能，解决所有问题。它轻便耐用，简单宜人，携带方便，挥撒如鞭，摇摆似蛇，短的一尺，长的一丈，伴随中央文件精神，市里指示要领，足矣！当年悟空那么利害，玉皇大帝拿他没法，还不是绳子一捆，斩仙台，八卦炉，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文革时所有干部无不低首踏腰，勾背乞膝，狗眉狐眼，哪个不是被绳子一挂，黑牌几晃，连子孙情人都要登台揭发检举。要

死要活，让绳子检验。

话扯远了，再说绳子，那是牢狱的常见工具，打架闹事，交待不清，态度欠佳，监规不守，哈哈，只要绳子一晃，便立竿见影。一般说来，需口供，漫漫的饥饿，长线钓大鱼，让犯人思想开窍；要急功近利，只用绳子一捆，没有不痛改前非，在牢狱里这是基本常识。

难友胡光友讲挨绳索子体会，他眼睛鼓起老圆发亮，将两臂双手上下斜插在后，动态逼真，“哼！要你的口供，容易得很，只要一尺长的麻绳，你就老实得象龟儿子，捆住你的两根大指头，背后紧紧拉拢，那才是真家伙的‘苏秦背剑’，一刻钟都要不了你就得汗流夹背，二十分钟就昏死在地，不松快点，终身残废。”他说的紧张，听的激动，体会嘛，大概差不离。文革里军宣队支左接管监狱，常拿犯人开心是农村军人的乐趣。我入狱两年后，见到死囚犯王守田被捆的镜头，深谙其中三昧。枪毙前不久，那时候他被关押得心烦，活是绝对无望，马上死又不行，神志便走火入魔，一度疯狂骂党，骂社会主义，骂农业学大寨，一个头脑简单到极点的农民，仅仅知道街头巷尾张贴的政治术语都拿来骂，除了日还是日，日所有的共产党人的妈，日党人的祖母，再加祖宗八代，几何级数的增值，象一部抗日影片里被日本人抓起来即将杀头的陕北农民，唯有点日话在口冲出来直到被杀。王守田骂声在牢狱里回荡，让犯人们取乐：

“你这么日不累哟！”

“老子有万能鸭儿，日他共产党的先人。”

“共产党的仙人是苏联。你怎么去日嘛。”

“那就日他万人。”

“万人在马克思那里。”

“老子管不到这么多，日所有当官的妈。”

“这还差不多，当官的妈一般都是妓女从良，解放的时候共产共妻所获。”

最后的话是犯人在牢里悄悄对说。总之，王守田从毛泽东的妈到农村大队书记的妈他都要日。于是，终于日出了大问题，骂声不绝，传到监狱耳中，他恼怒万分，不来个杀鸡吓猴，简直不象话。那天，他气势汹汹叫来几个年轻力壮的红毛，打开牢门，将手足镣铐拖拉的王守田夹出牢门，就在牢房的屋檐下干活。先用一张囚犯用来抹马桶的臭布塞进他的嘴巴，消音之后的王守田被捆成木乃伊，再加麻绳在脚腕上绕一两转，从中间穿到背上横成箭弦，猛一拉紧绷起，象一张反弓，腹部挺得高高，后脑瓜（指：头脑勺部）靠近脚后跟，如果不要人帮助就成这样，那便是杂剧团里象没有脊骨的含花秀女。一个人活生生的给弄成这样，关节全部反向，那感觉怎样，我就不说了。这下，看王守田闷不做声，监狱长怒气未尽，扭身挥手叫嚷：“看、看你还敢反动，看你还敢乱说，还敢乱来！你不知道利害，你要坏，你敢坏，叫呀，叫啥，叫个够……。”监狱长又说又掷足，王守田鼻孔出气呼呼，臭布塞紧的嘴巴嘟得又老又圆，眼睛开始翻白，快成死鱼样子。监狱长再看看表，对红毛一挥手表，给他松绑！这下子的王守田象一堆软泥，半天不知道神情恍惚瘫在地上。从此以后，他闷声闷气，再不想日谁，直到枪毙都很三八作风的，只有那目光偶尔伸在风门口默默的旋转，让囚犯们猜测他又想日什么。胡光友还说：什么渣滓洞，白公馆，刑具，哼！通通是空了吹，哄人的；要口供，简单

得很，哪有那么费力哟，稍绳子微一动，就要你没有不招的。

希腊神话里写到塞浦路斯的一个预言家宣布了一个神谕：只有每年向宙斯献祭一个外乡人，才会使土地变得肥沃。为感谢这道神谕，波席列斯国王把他作为第一个祭品杀死。后来，这个野蛮的国王对于这每年的残暴的祭礼很感兴趣，以致到埃及来的外乡人全遭杀害。赫拉克勒斯也被抓了起来，被捆绑着送到祭供宙斯的圣坛前。赫拉克勒斯挣脱了捆绑的绳子，把波席列斯国王连同他的儿子和祭司统统杀死了。当年，我读此文浑然不觉，文革一来，才恍然大悟，是这道神谕又在显灵。那些年头，中国出了活神仙，当仁不让该受祭礼，每人天天跪拜之后去杀人，土地才有大寨那么肥沃。至于那二十几年敬献了多少华夏“外乡人”，怕宙斯都弄不清楚。遗憾我没有赫拉克勒斯的本领，要不然，也挣脱绳子，便有好戏看。

我那阵子总感觉哪里不对劲，浑身绷紧，看弯曲在面前的囚犯，那捆在背后的双手连臂，象一个正方形从脑下到腰上，中规中矩，指头粗的捆绳深深的陷进去，让鼓起的皮肤一截截象腰鼓似的高出绳索的平面，有一段绳索埋进拉皱的衣服，手腕并拢到指尖弯曲悬得象个疙瘩，指尖到手掌的皮肤已逞暗红色调，充血的指头粗壮如乌黑的樱桃。但我知道，他远远没有我的绳子捆得惟妙惟肖而无孔不入。于是，我试着将自己的指头动一下，让两指尖碰一碰，可指尖在何处我一点不知道，再想动手，也然，我才恍然大悟，整个肩膀以下四肢完全失去知觉，唯有肩胛绷裂着的胸腔里，有潮水般汹涌、荡击、回旋，越来越多“潮打空城”不干寂寞。曾记得我小时候上山挖煤，给跨踏的半坡黄土埋了半身，那时候的血液上涌，远远没有而今的绳索通灵。这不能流通的血液给心脏加大压力，不知是心血管收缩不正常，还是血液因为少了该去的地方而分量过度，到处乱串，一会胸，一会腹，一会大脑，一会双目，甚至灌注在脖子上，象吵架到极点整要挥拳的横街蛮子。据说李逵被宋江捆了一绳索，也是脸红脖子粗，可那神态远不如我。随着时间推移，绳子还很有安眠作用，让我不由自主阵阵昏眩，点不易把持、痛、闷、紧、剝、勒、急、胀、捂等等感觉，从脑海到细胞，象蚂蚁在撕咬，蜜蜂在群攻，洪水在淹没，一种紧了又紧的勒索，一种扎了又扎的针刺，一种锯了再锯的拉动，都悄悄的演示在皮肉与绳子之间那不到一寸的深度。我的脑袋开始嗡嗡鸣响，眼睛阵阵发愣，呼吸声象老人喘息，心口要爆炸如雷管在燃烧。我干脆咬紧牙关，将上涌的血压压下去，又扑上来，再压，再扑……我开始数数一、二、三、四……，数得竟然神情晃惚，眼前一黑。

至于我怎么倒的，倒成什么狼狈模样，都给难友当了消遣的资料过后在牢房里谈论。而我醒来时时人中穴被掐疼而发胀，嘴唇里有水在灌注，睁开眼睛，见派出所的王所长正在给我倾倒半碗药水，剩余不及喝进的就顺手倒在口边流到脖子下的衣服上，湿一大片。这时候的手臂的感觉不同，绳索已经松了一点，就那一点，让心脏缓解压力冲力。我喘过气之后，真觉得舒服。啊！东坡怎么没有想到：月有阴晴圆缺，党有绳索汤药，此事古难全。他可是挨过绳子，肿过屁股的呀。

若干年后我都没有停止过治疗，现在的手有了博鸡之力，要想提点重物，便立即知道地心隔近，引力变大。于是，自然而然放下，摔摔手，看绳子还在不在。仔细倒是，不过，可我永远做不了希腊神话里的赫拉克勒斯，那倒是最大的遗憾。

### 第三章批斗

只觉得热烈的太阳在移动，我们蹲在地上冥冥麻木，忽然一声叫喊，“起来，集合上车！”大概有谁接到通知，立即起动。于是，所有的警察把烟头一扔，民兵精神一震，这边，那边，嘿！对着走，呼声四起，象驱赶鸭子吆喝。门口道路两旁的观众闪开，汽车的后箱板开着，依然用杠杆办法把我们“撬”上去，驾驶员发动车辆，连接成队，不快不慢，等距行驶，回走我们来过的道路。这时罄空万里，我们穿进城区公路，一路尘土飞扬，浩浩荡荡，徐徐开往汇集的广场，那里人流注满，随着囚车开进，人潮象推浪那么掀动，铺开。最大的广场就在北碚公园旁边，是每次批斗和枪毙人的集会选地，那天严肃而热烈，路边的红旗标语，广场上人声鼎沸，聚集了各工矿企业农村单位的民众，主席台上麦克风声音嗡嗡怪响，密集的人头，花花绿绿的衣服，人山人海汇，象穆斯林在麦加朝圣。随我们囚车的到来，麦克风里响起声势浩大的激烈口号，人们举手呼应。我们的头被压得更低，第一部车上是死刑犯，第二部车为我们四个反革命份子，第三部车如何，我无法得知，刑事犯罪份子随后，牢狱里还有不少反革命，出来的仅仅是少数。囚车开至最前面主席团可见处，我们站立笔直，深抠低头，胸牌亮出，一个警察抓一个犯人的衣领压紧头颅，侧面看我们的形态，估计会是拐杖模样，车箱里站满民兵。车板外是粘贴的标语，各路囚车依次跟进，几百个犯人这下集合在广场前面的主要位置。

这个广场约有两个足球运动场大小，四周树木围绕，一边临街，另一半绕着公路，车轮扬起的灰尘把树叶弄得没有绿色，树干没有枝叶的象水泥桩。观礼台可以容纳几十人，我曾经见过的模样，上面坐着的应该有穿军装的和干部服的，有的手上拿着纸卷，有的上口袋的笔帽闪亮，条丝椅上有几个肚皮挺出。围观者远在场外，有的爬在树上。听老一辈讲，以前国民党枪毙共产党的时候，也是人山人海的观众。估计清朝末年杀徐锡林，挖心肝下酒，看热闹的人们比华老栓买到血馒头更积极。

有次我路过这附近码头街边的草药摊，见一个瘸子和一个瞎子下棋，不少围观者看得聚精会神，那瞎子的盲棋不错，杀得瘸子丢盔卸甲。大家都在看作兴头，突然临街有高音喇叭叫起来，有人听出大叫：哇，游街罗！要枪毙人了，快去看呀，拿钱都买不到的西洋景！周围守菜摊的小贩，鬼混的浪人，赶场的农民，棋边的围观者一窝蜂散去，瘸子把棋一搯，一跛连一跳的追赶。瞎子慌忙拿起棍棍，点点掂掂的问：那里？！那里？！

此时此刻我也是西洋景了，今天这浩瀚的观众里，一定有那卖草药的瞎子，下输棋的瘸子，守菜摊的小贩，赶场的农夫，街头浪人。一如既往，学校今天停课，工厂今天停工，市场今天关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要被赶到或者说被吸引到这广场，看喜闻乐见或触目心惊的场面，人山人海，旗杆林立，标语遍布。

每年九月末是特殊的日子，年年如此，国庆前的判刑就象农民看肥猪该杀。年年此时全国都要判刑一批，枪毙一批，把游街示众弄得声势浩大。估计那天北碚不下十万人到会，整个城镇万人空巷。我们只能看见自己的胸牌，囚车上站立的犯人高出地面，光光的青皮脑袋，弯腰驼背的匍匐前倾姿态，紧扣在肩背手肘上的绳索，以及胸前那黑牌，再伴随宣判罪状的麦克风，口号，形成劈天盖地的架势，那是墙上华国锋巨幅画像在微笑的目的。当密集的人海让车辆开进，无数密密麻麻的脑袋摇摆，象搯起的浪潮，

一波又一波向边缘扩散。我也曾参加过如此的大会，也曾象他们今天看我们这样看别的犯人，将来他们中会有不少人象今天的我们这样被捆起来，供他们中的他们欣赏。我们今天的低头弯腰为的是有朝一日回到他们中间，再去看别人被批斗游街，这门子哲学，人人精通。

我知道这些观众有的厌淡，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力争表现。太阳下久久站立，无数的手挥动扇子，背上已经湿透，热汗变臭气。酷热的天气令人窒息，广场周围的树木烤得东倒西歪，干枯的树叶稀稀拉拉落在路上，任谁踩踏。上午几乎过去，罪名与黑牌齐挂，人潮共车队捧场。闹嗡嗡的口号声，唾沫嘶竭的批判声，伴随荡漾的横幅，标语，旗飘，各种杂语声，共同汇集在阳光下，形成光怪陆离的景象。密密麻麻的人头，各式各样的衣服，各式各样的体型，胖瘦高矮，精灵，麻木，摇头晃脑的，呆若木鸡的，把整个操场堆满。随着头参差不齐的摇晃，起伏不平。就在我车旁的人群，有人把口痰随地一吐，哎哟一声，发出个女高音，嘿，对不起呀！这人蹲下去擦鞋，不想又抵近另一个人屁股，响一炮，许多人顿时闪开，捂住鼻口，哈哈大笑，人浪波动，花样百出，声色各异。有谁说，“嘿，严肃，严肃点，注意政治影响！”

这广场的几个语录碑使我想起几年前重庆南岸上新街区委广场的一个批斗会，红卫兵和基干民兵一往如旧，又去南岸织布厂里给陈木匠捆绑挂牌，这个无辜的年青人，是挨批挨斗的黑五类分子，逆来顺受从来理所当然。那天提着绳索的群伙，拿起棍棒的边说边笑，无忧无虑就往木工房里走去。陈木匠正专心致志的弹墨划线，一排木匠工具在眼前闪闪发亮。被来人一呼的时候，他抬头一惊，猛然明白什么，便不由自主就抓起了手斧头，跳起来，扑上去……。

于是，另一个批斗大会又有了，也有今天这么热烈，这么多的观众，这么多的犯人。广场上人山人海，都去看枪毙一个别具一格的行刑镜头。想见死刑犯陈木匠的尊者东穿西钻，最后爬那里有块巨大的语录碑，高高伫立在观礼台旁边，距离囚车最近，视角正好。人们一窝蜂上哟，前仆后继，坐的，站的，爬的，吊的，象叠罗汉。那实际是一垛砖墙修砌，金光闪闪的字体里面是腐朽的恶土，就在大会宣布陈木匠执行死刑时，这语录碑颓然倒下，十多米的高，一两尺厚的土墙砸进人堆。呵！一时间，哭爹喊娘，短手残腿，身首异地，粉身粹骨不计其数，这个迷至今被人视为老天有眼，鬼神有灵。

我的胡思乱想被警察的压在我的头上打手提醒，他有时交换手势，弄得我后颈窝很不舒服。反剪的手臂，关节酸麻，眼前只有迷迷晃晃，昏昏沉沉。大约这会进行了两三个小时，嗡嗡不止的麦克风突然停息片刻，换了个声音，依次念念有词道来在场犯人的罪状，罪证，罪行。我不由一惊，念罪行事反革命者居先，不一会就听到我的罪状：

“...该犯思想一贯反动，书写反动文章，攻击党政领导，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仇视社会主义。尤为伪劣的是：于1976四月起，该犯煽动群众，停产罢工，滋事生非，围攻，冲击，扭打领导干部，造成损失六万余元。破坏唐山抗震救灾任务，扰乱社会主义建设。经上级批准，予以逮捕法办。”

六万余元，怎么算？说我的煽动，尤记得那次工友与接班的打架受伤，书记偏袒另一方不管，为此都愤愤不平。我对他说：“走，找书记去，我陪你！”在找书记讲理的办公室里，居然被极其冷漠拒绝，这位工友气急中情不自禁想给书记一耳光，人没挨

着，他那五短身材倒旋了360度。为这空巴掌，四舍五入成了我的罪。说我恶攻毛，周，华和社会主义，书记为他们的基层代表，只有这点说得通，一丘之貉嘛。发生在1976年七月前后，当然可以和唐山地震并驾齐驱。

一个又一个罪行的宣布，从麦克风里的嗡嗡叫鸣中热烈滚出，铺洒到广场的人头上，引来人们无聊而怠倦的疏懒，悄悄疏散是群众大会的惯例。就在广场呈现松动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最高音的吼叫：现在，批斗游街开始！象一针兴奋剂，使厌烦了的人们来了精神，连忙涌在路旁，争看犯人在囚车上浩浩荡荡押出会场的镜头：尘烟滚滚，色彩迷乱，热闹和稀奇，吓猴必须杀鸡，那是在枯燥生活中的最大乐趣。

漫漫的路开始了，所有汇集的人群争先恐后观赏我们，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上，彩旗飘摇，车队浩荡，我们低下头颅，盯着共和的歧路弯弯曲曲。烈日下，那长空发青的川东丘陵，绵延的烂路，破朽的山庄，透迤的荒岭，尘沙的公路，凌乱的车激烟尘扑面，象深邃诡秘的魔窟展开，兀现出枯焦的田野，干黄的小草，红色的石子，赭色的泥土。在天高地阔的雾霭透过烟尘射散的太阳下，草叶枯，石头峭，蜿蜒车队，徐徐龟行，喧嚣喇叭，污黢黢，灰勃勃，车粼粼，声嘯嘯，人潮鼎沸。

象一个浩大的大兵团正在开发，簇拥着我们噗哧热烫的青皮光头，走过乡村，集市，工厂门前，那嘶叫着的高音喇叭声浪，像一个巨大的魔口在吞噬囚车，演着中国运动的连续剧。我们在车上摇摇摆摆，当汽车缓缓的开出了人群密集的地区，加快了速度，前往一个又一个的公社，矿区，会场……。

2005-5-29 于芬兰



## 童年的书桌

南京老右

记忆中的书桌，颜色是黄色的，四方形，掀盖的那种。半新不旧，涂漆斑驳。

那时每周一的早自习，第一件事就是同学们搬着自己的书桌换地方。目的是调整视线，据说那样对眼睛有好处。

有的同学懒得搬动，就和对换地方的人讲妥，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书桌留下。而我则从来都是不假思索、不厌其烦地带着我的书桌，无论老师把我调到哪个位子。

我的书桌里有很多秘密。有小瓶子、画片、糖纸，还有破烂的象片汤似的小人书。

小瓶子是我从卫生所护士那里讨来的。有的用来装小蚂蚁，有的用来装花大姐，甚至还有苍蝇、蜘蛛，以及能散发臭气的放屁虫。如果抓到大一点的活物，象蚂蚱、螳螂，水牛，小瓶装不下，我就撕演算本，叠一个纸葫芦。

记得好像只有苍蝇能在玻璃小瓶壁上上下下行走。蚂蚁和花大姐就不行，老打滑。

夏季赶上阳光强烈，我就将它们一一放出。在桌子上用一个捡来的放大镜片聚光，让热度灼烧它们。或者趁着老师不在，班干部开会，往小瓶儿里弄点水，看它们在水中游弋、挣扎。

后来不知打哪听到了红岩中小萝卜头放飞蝴蝶的故事，感到惭愧，才断了那个嗜好。

画片记得叫“啪唧”。圆圆的，上面印有各朝各代帝王将相的头像。我好像没花多少钱就搞到了它们。大都是我在玩这种游戏（扇啪唧）中赢的。扇啪唧是个力气活，有时玩得过瘾，胳膊会痛上一、二个星期。

糖纸嘛，有些是捡来的，有些是自己吃糖后保存下的，有些是拿其它东西不等价交换的。

那种玻璃糖纸图案并不复杂，色彩也很单一。但是当用水洗净，再夹到书本中放置一段时间后，就会显得额外平整，透明。把它放在掌心，不多时，便会自动卷曲起来。卷曲的快的，卷幅大的是糖纸王。

小人书大都是很历史的。如《宋景诗》、《梁红玉》、《卓文君》等。

下午一般是自习课。同学们要不写作业，要不背课文。老师历来很残酷，黑板上作业留的满满的，生怕有人心情舒畅。

夏天的午后总是火热漫长的。尽管教室两侧窗户打开，空气对流，但是躁热仍然袭击着同学们。尤其对我这屁股长刺儿的人来讲，45分钟保持坐姿，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煎熬。

骄阳呲牙咧嘴地将热浪喷进没有空调的教室。四、五十人，每个人都是台小散热机。搞得房间象个蒸气浴。

我在课间休息时总是玩得很疯狂，因此一进热乎乎的教室，脑袋就开始发昏，困意四溅。待刚刚坐好，便长此以往地趴在桌上睡着了。

太阳象支光芒四射的彩笔，把我的脸蛋抹得红扑扑的。被压扁了的脸，嘴半张着，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那垫在脸下的语文课本被口水打湿一大片，贴在脸上。有时睡得太憨沉，竟然连下课铃都听不到。要不是有人猛力摇晃我，大概真要在教室过夜了。

童年的书桌，是个美丽梦幻的摇篮。我的遐想、我的美梦，永远地留在那里。

童年的书桌，是个心灵的角落。无论忧伤，还是开心，课堂都不是可以尽情表达的场所，只有书桌。当我俯在上面，由它掩

饰我无数情感。

童年的书桌，是个藏金的岛屿。我在那里得到了很多知识和兴致的宝藏。

自从离开童年的书桌，如同写下了一个时代的句点。那个不知忧虑的岁月，就在我告别它后，永远的完结了。





## 大阪脱轨事故后的思考

东京博士

连日来，世界各地都报道了日本大阪的尼崎发生的列车脱轨事故，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存者的救助以包括肇事司机在内的107人死亡受伤者450多人（其中超过100人进入ICU治疗）告终。

事故的原因警方和专家们都在分析调查，根据电子显微镜的分析，轨道上残留的白色粉末系与轨道下的铺石同一成分，并从列车的速度和石头的质量分析上否定了事故责任方的JR西日本公司当初提出的可能是石块造成事故的原因。

据本人看到的肇事司机所属的JR西日本公司内部司机培训教育规程，列车靠站超越一定距离发生倒车或是误点分单位的，事后除了扣除10万的司机出勤津贴外还将受到“学习”处理，其内容的具体实施方法令笔者联想中国文革时代的关牛棚办学习班。何时解除学习恢复津贴全凭管段区长决定。由于无法忍受这种“学习”制度，该公司过去曾有司机为此精神崩溃而自杀。

“学习”通常是7, 8个上司围着每天与警察的审讯差不多，吃住在公司，每天要重新学习很多资料，写心得体会，写违规或事故报告和感想，如此延续一星期是家常便饭，稍有辩解，则被训斥为“违法的是你，你还有理？”，“你拿着工资在学习，每天写报告这是当然的事”。这一系列日常的严厉体制下，几乎所有的司机都恐惧秒单位规定的时刻表不能误点，但是所有坐过上下班高峰的列车的人都知道，这些精确设定的时刻表并非司机主观可以全部控制的，停车20秒的计算可能会被几个最后赶来得乘客耽误10秒，而这10秒的挽回除了司机的违规超速行驶，弯道不按规定数字减速通过，停站减速距离不足越线等等，因此而生。

23岁的司机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还有更年轻的乘客也殉葬了。今天早晨19岁的同志社大学刚入学的女孩的追悼会在电视新闻中播报，当日母亲在车站送走了女儿，再度相见的却已经是黑色镜框中女孩微笑的照片，200多人的同学老师泣不成声，悲哀之极。同时电视中集中报道了司机是一个认真向上的好青年，在严格的几乎如旧式日本军队的管理体制下，一台抽干了油的精神控制器就这么造就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事故，回荡着的是何等凄惨的声音。

人死了不能复活，牺牲者的追悼会在陆续召开，庞大的民事赔偿，被撞公寓内的住民善后处理也将开展。如飞机失事一样，从这次日本JR国铁的重大事故中人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诚然，从结果看，世界各地每分钟每秒钟都有人丧生于交通事故，或者说丧生于人类高度文明和科技的便利中。

日本发达的铁道交通网，无论是地面，地上和地下都堪称世界第一的便利，也如日本人制作的其他工业产品民用产品那样精致，初到日本时惊叹日本的列车无论行驶距

离长短几乎都是按照秒单位的运行，这里面固然有雄厚的硬件设备技术，更主要的还是日本人的精神在“作怪”。对乘客而言，绝对准点的列车是舒适旅行不可或缺的，但是没有安全感安心感的交通工具有谁还会去坐呢？日本在这方面至今为止完全是依靠其雄厚的技术掩盖着诸多的隐患，忽视了人总是会犯错误的基本概念，因此本次事故是日本JR公司人性的脱轨，也让世界看到了日本人自尊心的脱轨。

比较一下东京大阪等日本大都市主要地铁的高峰应时刻表发现列车的运行间隔时间几乎达到1分钟，JR山手线上下班时刻几乎是一列出站，下一列立刻进站，如此高的密度，笔者曾经外行地认为按照日本人的钱包厚度计算，这样的环城线完全可以用2, 3条速度不等的分段传送带取代。据调查，同样的数据，伦敦地铁的最高运行密度是5分钟，纽约为6分钟。

如此精致的时刻表日本人究竟是怎么一年四季运行的呢？这背后必定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和运作体制，而且其精密度决不是简单的间隔时间的倍数关系。曾经有一段时期为了新干线技术究竟是采用日本的还是欧洲国家的中国国内闹得纷纷扬扬，事故固然给中国的反日派又增加了一个叫嚣的好牌，但是无论采用哪种技术，最终运用的是人，谁都不能无视是人就会犯错误，全自动的飞机也不能无人操纵。人具有最终的复杂问题的判断能力，但是人又受波动情绪等等人自身的影响，无法彻底消除判断的失误。

被列车撞入底楼的那幢公寓大楼据调查离开铁道线只有6米，这在日本几乎是不稀奇的，东京的一些私铁线，如西武线，小田急线很多地方几乎就是在住宅楼群中穿越，乘坐那种列车，还真觉得可以与晾台上晒被子的主妇握手，两车相交更是不敢贴窗观望，风压震脑，岂止惊险。就是乘坐去东京羽田机场的高架单轨列车窗外景色都有玩迪斯尼乐园的感觉，前半程在办公大楼群里穿梭，后半段在海上凌空而过，最后沉底钻入机场地下，一条全程行驶17分钟的列车海陆空还带潜的，而这就是日本最普通而繁忙的商业铁道线路。

随着年仅23岁的司机的遗体被从车头的驾驶座搬出后，事故的真相或许会留下一些永远无法揭开的谜点，但是从事事故的前后信息看，这次事故绝非偶然，也并非一个特定的司机的偶然失误造成的。在日本，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感受到这个社会的精致无比的同时，它还有一个同义词就是人们没有精神上的宽裕，日本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紧张地活着的人，缺少自然资源让所有的日本人从小就开始在竞争的环境下接受技术立国的渲染浸泡，所有的日本人都自觉地认识日本放下屠刀要立地成佛只有靠始终领先世界的技术才能立足世界。

事实上日本人优秀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类社会的进化择优汰劣是天经地义的，日本人与别国人其实没有什么天生的资质上的区别，也有大多数智商平平的百姓，他们也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繁衍他们智商也不太高的子孙。大部分日本人只能在被指定得精致无比的环境中，像机器一样被摆布，哪怕是重复劳动，欧洲人干10次，日本人就会用同样的时间干20次来超过从而体现日本之优秀，日本之先进，这种毫无必要的有形无形的浪费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也是个人无奈地被训练成长期服从公司，服从社会风气的比洗脑更厉害的洗身运动，而且你无法反抗，谁叫你生来就是自称亚洲，乃至目标着世界的“优等生”呢？

事故过去了，它给了人们短暂的震惊，遗族家族长久的悲痛，但是更应该成为人类

共同的财富，否则高度文明和高度的科技带给人类的悲剧将有增无减，某些国人在盲目抵制日货上的炒作的精力是否应该多放在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多重视些被今日中国社会迅猛增长的汽车社会夺走了的生命和欢乐？我们不能往往在笑话别人的嘴尚未合拢时，自己却也在别人绊倒的地方四脚朝天吧？

不久前，中国的矿难事故频发不断，其中根本的是不顾工人死活追求利润，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安全措施，而日本的这次事故虽说也有舆论批评是为了商业利润，但是我认为似乎站不住脚，那条线路并不会因为利润问题左右乘客数量，票价既不特别，上班的上学的人也是必要的，因此准确地说应该是日本人什么都追求过度的完美，物极必反的一个高技术下的悲剧。

东京博士2005年5月1日于名古屋



## 犬儒宣言-兼论“独知”与“犬儒”

bystander

☐ 想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一般都生活在比较简单的环境里，对人物和事情的印象，通常就只有“亲切”、“陌生”、“喜欢”和“讨厌”等与生俱来的本能感觉。随着年龄增长，要面对的人事关系越来越复杂，我们才觉得有必要对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建立一套自己的观点、想法和立场。

可是，纷扰复杂的人情世事，往往让人感到困惑、迷茫。一些强烈需要方向感的人，可能会产生一种感觉，认为有必要从刻划有“拥共”或“反共”两种不同标签的眼镜里，选择其中一款佩戴，才能看清楚事物的原貌。这些人通常会不自觉地“划线站队”，以有色眼镜去识别哪些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哪些是立场相反敌人。

怎样区分“拥共派”和“反共派”？简单来说，凡是紧跟我党立场，处处替我党说好话的，就是拥共派；凡是站在老共的对立面，老是跟老共唱反调的，就是反共派。试图凭政治立场去判断某人是敌还是友，简单的标签分类法也许最管用。可是，假如要严肃地讨论问题，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却只会帮倒忙。

对近代史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中共执政数十年间，在政治路线和治国策略上，曾经出现过多次重大转变。拒绝思考，罔顾事实，不讲道理，采用单一、僵化的角度去歌颂或批评中共，只会得出欠缺公正性和说服力的结论。可是，以主观偏见代替客观事实，却几乎是所有铁杆拥共分子和死硬反共人士的通病。

对普通人来说，说教的那一套听腻了，自然希望可以听到一些另类的声音。独立于拥共和反共两大阵营的一众“独知”，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赢得广大网民的青睐，反映有不少人都开始意识到，世上除了黑与白两种颜色外，还有许多其它缤纷绚烂的色彩。

独知的优势，在于没有既定政治立场这个思想包袱，可以尽情畅所欲言，从理性和事实出发，对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毫无保留地作出批判。独知的魅力，在于其异于常人的洞察力，能够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让读者们可以从新鲜的角度认识事物，思考问题。敢言的勇气、丰富的学识、比常人优胜的思考能力和表达技巧等，都是作为独知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此外，要加入成为独知俱乐部的会员，还要达到已故独知芦笛所提出的四项基本要求：

- (1) 政治上独立，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
- (2) 经济上独立，不因为经济原因扭曲自己的政治立场；
- (3) 思想上独立，不人云亦云，凡事持独立思考的理性批判态度；以及
- (4) 以人道主义为基本出发点。

独知俱乐部的会员固然可以享有“独知”的美誉，赢得千千万万fans的喝采声、欢呼声和鼓掌声，但同时也可能因为独树一帜的言论，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抨击。那边厢刚给亲共人士骂个狗血淋头，这边厢又被反共派诬蔑为“共特”，也许就是坚持独知立场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尽管人们对独知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是大多数人对“独知”这个称号多少还是有几分敬意。相反，许多人都觉得“犬儒”一词带有贬义，只适合用来形容人格有缺憾的人。鄙人素以“犬儒”自居，从不覬覦人家的“独知”美誉；但是却坚决反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地给犬儒抹黑，故认为有必要拨乱反正，为犬儒平反和讨回公道。

民运首席理论家胡平几年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把民运不得人心的理由归咎于“犬儒主义”，把所有不支持民运的人都说是患上了“犬儒病”，然后对这种“犬儒现象”痛斥一番。但稍有思考能力都会问，为何不思进取、毫无建树、屡交白卷的民运人士，不去好好自我反省，却竟然反过来将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这样不是比他们嗤之以鼻的“犬儒”更“犬儒”吗？

民运人士似乎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把“犬儒”当作一切人格缺憾的代名词。他们大概以为，与政见不同的人辩论时，即使知道自己词穷理屈，只要提高嗓门骂对方是“犬儒”，就可以贬低人家，抬高自己，反败为胜。“犬儒”仿佛就是最恶毒的咀咒，任何人只要被扣上“犬儒”的帽子，便会立即身败名裂，公信力尽失。

愚以为，民运要想改善公众形象，首先必须改变乱扣帽子的习惯。但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民运人士压根儿就不明白“犬儒主义”是什么。他们误以为犬儒主义就是圆滑世故、玩世不恭、寡廉鲜耻、崇尚物质、自私自利、不择手段、自欺欺人、不分善恶、明哲保身、醉生梦死、苟且偷生，殊不知原来这些庸俗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其实都是犬儒思想批判的对象。

胡平自己也承认，古希腊的犬儒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其思想代表人物狄奥根尼（Diogenes of Sinope）是“激烈的社会批评家”，因为“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可是，胡主席却没有告诉我们，后世人对于犬儒主义的种种误会，究竟是从何而来？

胡主席的潜台词其实非常清楚：既然人们对犬儒主义不甚了解，又普遍存在负面偏见，倒不如干脆把犬儒主义说成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反正“民运需要它是什么，它是什么”。这样既可以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也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站到道德制高点上，给反对民运的人贴上负面的标签。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

要了解犬儒思想的真正意义，从而领略个中的深邃哲理，就必须先放下成见（特别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狗的偏见），学会怎样像狗一样，利用灵敏的触觉辨别是非真伪；学会怎样转换角度思考，用狗的眼睛看人生百态。

犬儒主义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其次才是批判的立足点。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代表人，都是以实际行动去挑战当时流行的社会价值观。他们既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学说，也没留下任何可供参考研究的经典著作。后世人因为对古代文明认识得不够深入，光凭主观臆测妄下判断，才会对犬儒主义产生各种不同误解。

希腊文明的最大特色，就是对追求丰盛生命（eudiamonia）的热情。eudiamonia一词曾被翻译为happiness，后来学者们发觉这个译法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才改译作flourishing。犬儒学派认为要活得有意义，必须反朴归真，抛弃名利，回归自然，像狗一样的过简朴的生活。现代人错误理解eudiamonia的原意，所以才会闹出笑话，误以为犬儒主义鼓吹及时行乐。

己故独知芦笛认为，求真的态度是检验知识分子独立性最关键的标准。对这种态度的执着，我们犬儒恐怕只会比独知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有勇气坦然面对现实。大多数人都爱听动听的假话，甘愿受甜言蜜语所惑，甚至自我哄骗，长此以往生活在谎言和幻觉之中。犬儒经常给人愤世嫉俗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反对一切谎言和虚伪的生活态度。

有人说：过去已成过去，今天的犬儒都是没有理想的人；所谓犬儒主义，其实就是虚无主义，是理想主义的反义词。对此，我们的反驳是：我们不是没有理想，只不过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世间上真的东西许多都不善；善的东西许多都不美；美的东西许多都不真。不去面对现实的人，把理想定得越高，失望就越大；一旦梦想落空，倒头来只会变得比犬儒更加“愤世嫉俗”。

在我们犬儒眼中，一切假大空的言论和宣传都不值一晒。对于那些以真理、正义、自由、民主代言人自诩的政党、政客和学者，我们都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因为我们相信，越喜欢以伟大、光荣、正确来标榜自己的人，就越容易犯错；牛皮吹得越大，谎撒得越夸张，就越容易在自己编造的谎言之中迷失自我。

犬儒与独知的最大分歧，在于犬儒并不完全认同所谓“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在考虑是否接受这些价值观前，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犬儒主义把追求个人利益视为一切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不够全面。我在拙作《我们给自己画的圆圈》中，以划圈作比喻，建议从了解面子、偏见和利益等人类行为动机着手，去探讨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

“每个人给自己画的圆圈里包藏着的，是在成长时透过耳濡目染孕育出来的一套想法和价值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偏见’；把不同的圆圈连系在一起的，是千丝万缕、变幻莫测的人事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利益’；而每个圆圈的外围，既可以是柔软而有弹性的薄膜，也可以是钢铁一样坚厚的围墙，我们可以称之为‘面子’。要思考和分析现代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必须从了解这些基本元素着手。”

总括上述，我代表网上所有犬儒界的同道，严重提出以下四点声明：

- (1) 我们坚决反对指鹿为马，别有用心地把“犬儒”当作一切人格缺憾的代名词。
- (2) 我们认为以抹黑他人去还自己清白，是可耻的做法。
- (3) 我们质疑所有假大空的观点和言论，主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思考和讨论问题。
- (4) 我们相信，必须先从多种角度了解人类行为的动机，才能客观地评论社会问题。

最后诚意奉劝各位亲共分子和反共人士，应该尝试学习用犬儒的眼光，仔细观察，好好认识清楚你们歌颂或批评的对象。大家甚至不妨换个角度，细心思考和反省自身的

缺失、不足和局限，多提一些有讨论价值的观点和建议，总比互相谩骂，为反对而反对的意气之争有意义得多。

《我们给自己画的圆圈》链接



## 遗作：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芦笛

### 一、“亡国三段论”

在2000年台海危机中，我在《多维新闻网》发表了《化干戈为玉帛》一文，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平等的加盟共和国联合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九点方案。提出这个主张，是想寻找用和平与理性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探索一种介乎美国和英联邦的模式，即让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既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又结成一个共存共荣、不可分离的实体。为此，两国将没有退出联邦的自由，但也不得互相损害。这个方案照顾了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不要求中共立即还政于民，也照顾了台湾渴求与大陆平等的心理，没有对台湾的实际利益造成任何损害。如果中共真的以民族利益为种，应该说这是一种解开死结的办法。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普遍的强烈反对。反对者们指出，这个方案是“两个中国”的翻版。此话不错，但两个中国已是既成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坚持没有现实可能的“一个中国”政策，使用文攻武吓，只会逼上梁山，最终弄出个“一中一台”来。自“一国两制”提出以来，中共已经这么干了二十多年，干出了个李登辉，干出了个陈水扁，越干台湾离大陆越远。如果再不迷途知返，继续袭用老谱，莫非当真要不见棺材不掉泪，要干到“台湾共和国”真的成立那一天？实行“一个联邦下的两个中国”，无论是和现状相比，还是和辛大战略家的“打烂了重建”的前景相比，岂不是一大进步？何况这个方案还为将来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美国或瑞士式的联邦政府铺平了道路。

反对者们也正确地指出，实行这个方案会引起香港、澳门、西藏、新疆、内蒙的效尤，最终导致“七个中国”的出现。自李登辉提出“七个中国”说，凡大陆人无不切齿衔骨，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其实我倒觉得，李登辉此说，其实是给我们国家结构的良性演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组成，无非是两种模式：一种是瑞士式的联邦，由讲四种语言的不同民族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国家；一种是帝国，如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大日本帝国、苏联帝国等。到过西方的人都知道，所谓帝国（empire），并不一定有个皇帝作国家元首，它指的是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近代法国一直是共和国，但我们仍会常常看到“法兰西帝国”这个词，它指的是法国本部及海外殖民地的总和。帝国一般由某个强势民族用武力征服多个使用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地区后建成并用武力维持。世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只有联邦才能长治久安，而帝国无论怎样盛极一时，迟早都要崩溃。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是帝国主义已成昨日黄花时的、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因此她的最终解体也就是必然的。

正视现实的人都得承认，新疆、西藏、内蒙地区，在历史、语言、文化、生活制度、风俗习惯等诸方面，与汉族居住区域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和共同点。秦朝在北韩和北越就已设郡（相当于省）。这两个国家在以后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或作藩属，或处于直接统治下，完全被汉文明同化，接受了孔孟之道，使用同样文字，建立了包括开科取士在内的与中国一模一样的政治制度，甚至使用中国姓氏和地名。但最后它们还是独立出去了。新疆、西藏、内蒙人民对中华文明的认同程度，比起日本来还远远不如。在毫无共同文化背景提供民族内聚力的情况下，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会永远心甘情愿地跟我们呆在一起？连同文同种的台湾弟兄都还要闹分家，何况那些“非我族类”的“蛮子”？

如果说台湾之于大陆犹如澳大利亚之于英国，新疆、内蒙、西藏就如同当年大英帝国中的印度、缅甸。所不同的只是英国人没有在缅甸造过中共那样的孽。他们没有废除人家的宗教，没有捣毁人家的神庙，没有烧掉人家的经书，没有剥夺人家的私产，没有强迫人家放弃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没有“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强迫喇嘛还俗、回民养猪，更没有“镇暴平叛”，杀得血流漂杵。罄南山之竹，写不尽中共作的孽；倾东海之波，洗不去汉族的耻辱！

上面这些话，我写在《要帝国，还是要联邦》一文里。此文一出，又是群情汹汹，众口嘈嘈。老芦但听得一片叫骂，却没有见到任何迹象表明咒骂者们看懂了我的文章。为此，我写了《“党同伐异”论》第一稿，用演绎法的“三段论”将我的意思清晰醒目地总结于下：

大前提：一切帝国都要崩溃解体，

小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帝国，

结论：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迟早要解体。

并说：“要批驳老芦，就得或者否定我的大前提，或者推翻我的小前提。也就是或证明帝国可以万年不老，或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由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这才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应该作的事。”

## 二、反驳

这个“亡国三段论”挂出去请天下人痛驳，至今已经快有两年之久。说来可叹的是，大多数讨伐者们似乎只证明了自己的爱国热情有多高，水平就有多低。他们的反应大致说来有四种：

第一类是与那三段论毫无关系，专门针对本人的各式各样噪音和恶毒咒骂。文明者说老芦是玩票的外行，没资格就此专门问题发言；说老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一无所知；说老芦是本行的“二把刀”；说老芦“偏激”。不文明的就什么好听的都骂了出来，使用国骂来代替标点符号，以增强说服力。

最有趣的是一位文明网友，他在公共论坛上苦苦逼我承认是“台独”、“疆独”、“藏独”分子，似乎我一旦低头认罪，认下这几顶帽子，那“亡国三段论”也就立刻不攻自破，冰消瓦解。我知道那位先生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脑袋封闭得太久，消受不了我这种“骇人听闻的常识”。面对他的苦苦追逼，出于同情，我有几次都想回答“是的！我就是X独分子！”好让他大获全胜而归。

第二种倒是针对著老芦的观点而来的，否认中国是帝国，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得比美国还好。可惜这些网友忽略了我指出的“解放”后我党在民族地区造的孽。有意思的是，没几天一位蒙族网友就在《多维网》上发表文章怒斥汉族，鼓吹“蒙独”。我当然不赞成他文中流露出来的对汉族的仇恨与鄙视。但有这种情绪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我党民族政策的伟大成果。敝人孤陋寡闻，不知道美国的黑人是否也如此“偏激”，准备分家出去另过。

说句公道话，共产党人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老毛的名言是：“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他们眼中只有阶级，没有民族，执政后也没有奉行民族歧视的政策。少数民族受过的罪，汉族也同样受过。但正如俗话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汉族再受罪也不会想分家。少数民族跟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共同文化背景，人家本来就难得认同你是一家人，何况受尽你的糟害？人家又怎管你中共是不是代表整个汉族，人家只知道汉人来了就过上了祖祖辈辈没过过的好日子。

更严重的是，汉族一般来说只有迷信，没有宗教意识。你毁了内地的寺庙，关了内地的和尚不要紧，咱们顶多找不到一个求子求“888”的受贿机构。可你在佛国、伊斯兰国这么干，就比掘了汉人的祖坟还让人痛恨。何况还有“平叛”、“内人党”那些几十年也无法消弭的民族创伤！根据《华夏文摘》上有关“内人党”冤案的回忆录，共干们向牧民们逼供时竟大叫：“讲人话！（按：指汉话）不许讲牲口话！（按：指蒙古话）”为了当年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们仇恨帝国主义到今天。将心比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指望少数民族弟兄来拥抱咱们？

第三种反应是默认中国是帝国，但认为那是应该的，因为少数民族的文明落后，必须由汉族领导。而且认为我们有百万雄师驻在那里，少数民族造不了反。对此说法，我只想指出两条事实：论文明的差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恐怕没有英国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大；论煌煌武功，我们恐怕连前苏联的一个小脚趾都比不上。这两个帝国如今在哪儿呢？时至21世纪，我们中间竟然还有人效法当年欺负咱们的英国殖民者，恬不知耻地宣称汉族文明比少数民族的“优越”、“先进”。倘若这也算个道理，中国有什么资格收回香港？难道我们的文明比人家先进？

第四种反应是认为老芦建立联邦的建议是速祸之道，只能导致中国解体，陷入内战。虽然此论仍然毫未批驳我的基本观点，好歹也算是一种批驳。不过，如果我那个三段论成立，国家解体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我们可以作的，只能是努力化解民族仇恨，将帝国和平过渡为民主的联邦，避免将来中共突然垮台后造成政治真空，触发前南斯拉夫那样的民族间的大屠杀。

直到最近《海纳百川》网成立，为网友们提供了一个理性讨论的园地，我才见到了一些水平较高的质疑，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类网友说，古代中国也是“用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但一个朝代动辄延续几百年，可见我“凡是用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都要崩解”的说法不能成立。

第二类网友说，“亡国三段论”不错，但忽略了时间坐标。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延续几百年，我们现在何必操这个心？

第三类网友同意我那个三段论，但认为我以联邦取代帝国的主张是自杀，只能加速中国解体。与上面第四种反驳的提出者不同的是，这类网友建议咱们应趁帝国还没垮，赶快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移民，使当地民族在当地也变成少数。这样，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汉族地区，多民族的帝国也就成了单一民族的国家。

和过去那些毫不讲理的辱骂不同，这些质疑都是理性的，全都瞄准了本人的观点而不是堕落到去潜心研究论敌的人品，还要为提出“人品第一”的政治审稿标准而沾沾自喜。能和这样的读者心平气和地讨论，是老芦的荣幸。要答覆这些质疑，就得从那个“亡国三段论”的出发点说起。

### 三、“王道”与“霸道”

上面所说的第一类网友提出来的疑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确，古代中国确实是以暴力建成的多民族国家，但动辄就延续几百年，直到人口严重超载或外敌入侵倾覆了它为止。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古代中国统治术的设计，反映了老祖宗的聪明。儒家在汉代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不是偶然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使用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治国，企图用暴力维持一个历万世而不朽的伟大帝国，结果二世而亡，成了历史上历时最短的朝代。这个教训一直为后来的统治者记取。此后他们采用的治国之道，便是汉武帝说的“霸、王道杂用之”，亦即文武两手。文的一手（亦即“王道”），是用孔孟之道去给子民洗脑，把每个人的“反抗基因”阉割了，变成只知服从权威的俯首贴耳的奴才。这就是所谓的“教化”；武的一手（亦即“霸道”）即用武力镇压去慑服反抗者。它只起到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一般只在王道失灵时才使出来。这就是“崇文”与“宣武”的真实涵义。因此，秦朝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的确是用暴力建成的，但并不纯粹靠暴力维持，主要还是靠“德治”，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德”服人。

必须承认，对统治者而言，这是一个伟大发明。除了近现代的苏联帝国，外国的帝国建立者们似乎从来也就没想出这聪明的一手，以此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而苏式共产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空前成功，在我看来也主要是靠这个中国特色。老祖宗发明的王道，在毛时代变成了“思想改造”和“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一直发展到后来的“三忠于四无限”，而霸道则成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两手被伟大领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那时的中国也的确成了“万方乐奏有于阕”的空前团结的多民族国家。

这里面的道理是一目了然的：光动用武力恐吓镇慑，当然行之有效，然而正如伟大领袖指出的：“压服只能压而不服”，以力服人只能让人口服心不服。被镇压恐吓者

虽然一时不敢起来反抗，但怨气无从宣泄，仇恨便只会越积越深。等到中央权威削弱之日，便是变生大泽乡之时。如果人民反抗造成全国大乱或是极度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边隅地区就一定会趁机独立出去。直到一个新生的强有力中央政府形成，再用武力去把那些失去的地域抢回来。从历史上来看，这就是反复在中国发生的事：在历史上，越南和朝鲜就曾为中国多次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因此，为了维持帝国，推行“教化”就不能不是第一位的大事，而这就要求高度的民族融合，让少数民族汉化，起码得“化”到能懂汉语，可以接受“再教育”的程度。老祖宗们确实也在中国腹地做到了这一点。从种族的角度上来说，所谓汉族完全是个大杂烩。“五胡乱华”不必说，就连中东来的白人甚至犹太人也让咱们“化”在那酱缸里了。英国人呤利曾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观察到中国人在外貌上的歧异，并指出李秀成的面孔看上去颇像白人。

但“化胡”的前提是让他们和腹地的汉人拥挤地生活在一起，而这对北部的游牧民族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纵观历史，清朝以前，老祖宗们从来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反倒不时被北方的勇猛凶悍的蛮子打得头破血流，只是在对付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比较成功。因为那些地方汉族稀少，无法推行有效“教化”，老祖宗们便想出了类似西方今日联邦的政治设计。看过《三国志》或《三国演义》的读者想来都记得，诸葛亮征服南蛮后，文武百官曾就如何治理云南辩论过。诸葛亮最后决定朝廷不设官，作出的论证大概可以算是最早的联邦制合理性论证的经典范例。此后一直有所谓“流”与“土”两种政策之争。所谓“流”，就是由朝廷派官，像内地一样地实行统治；而所谓“土”，就是让当地的土司去统治，中央政府不加干涉，只要求该地区名义上接受朝廷的君临（reign, not rule）就行。

尽管如此，从大体而言，古代中国基本上只是一个汉族国家，直到我大清入主中原，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大清统治者的高明，是突破了以孔孟之道作为唯一“教化”方式的既定框框，把这“教化”推广到“旁门左道”上去。不管白猫黑猫，能让老百姓安分守己的就是好猫。于是大清便在实际成了个一国多制的联邦：蒙古由当地王公统治，西藏由活佛统治，真正实行“流”、由朝廷命官治理的只有汉族地区。除了新疆的回部一直是个问题，每个民族基本上都能崇拜自己想崇拜的东西：汉族有孔孟之道，蒙藏有藏传佛教，而大清皇帝为了维持民族和睦，所有这些教都信。于是汉族官员统统成了天子门生，而蒙藏的活佛们也在北京备受礼遇。北京的雍和宫不必说，就连承德也有个“外八庙”。这种气度恢宏的大手笔，也只有不受愚昧虚骄的大汉族主义影响的少数民族皇帝才能施展出来。清朝之所以是中国疆土最辽阔的时代，也是民族政策最成功的时代，我看和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这一点分不开。有趣的是，“汉家制度，霸、王道杂用之”本是汉人的发明，却在“蛮子”的手上达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

可惜，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统治方式的实施前提，是国家必须是一个封闭系统，不受系统外的“王道”或“霸道”影响，才能去推广全民洗脑的“教化”或“思想改造”。大清统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中国当时在地理上的孤立，而毛泽东的空前而短暂的成功，也正是因为他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密封罐头。等到国门一开，这一套就再也行不通了，官方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思想化作了一钱不值的蛛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教材”，何以“化胡”？而如果“化”不了“胡”，“王道”那手没有

了，就只剩下了以力服人的“霸道”，如此而能长治久安，岂非痴人说梦？

后毛时代的统治者们想出来的弥补办法更使形势雪上加霜。他们用所谓“民族主义”取代毛思想，用谁也没见过的黄帝的照片，悄悄地换下了天安门上的主席像。这么做确实能唤起汉族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心，刺激出他们对政府一时的效忠之情。可惜，这所谓“民族主义”也者，其实是“汉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中让汉族同胞血液沸腾的“民族骄傲”，根本就打不动少数民族的心——人家跟你那四大发明有何相干？知道张衡、祖冲之姓甚名谁？

不仅如此，这“民族主义”宣传反倒对他们施加了强大的离心排斥力。毛泽东思想能“化胡”，是因为它只讲“阶级”，不讲民族，所以放之各族而有效。可这“民族主义”的强调重点恰好是“民族”，等于是鼓吹“汉族优越”论。在一个重组的大家庭里，作家长的如果只吹亲生儿女怎么怎么了不起，非亲生的儿女心里好受吗？

更严重的是，这“民族主义”思潮，使许多汉人变成了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不将少数民族视为“亚人类”，起码也要把人家看成是二等公民。这种种族歧视态度，日后必将遭到惨酷报应。不幸的是，这报应不会落在那些远在内地甚至国外的法西斯主义者头上，而只会落在千千万万边疆汉族人民的头上。

于是，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唯一手段，便只剩下了两手：武力威吓和金钱收买。我党现在的民族政策，就是一面以铁腕镇压少数民族骚乱，一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倾倒金钱，想通过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来赢得他们的欢心。这种作法在西藏特别明显，全国哪个省接受的中央财政资助也没有那儿的那么多。但如果这能奏效，老美也不会被人家从越南和伊朗赶出去了。论钱包的容量和出手的大方，有史以来还没谁能和那个金元帝国比。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金钱只能买来仇恨。当初咱们举全国之力，如孝敬父母似的赡养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最后却买来了对方的刻骨仇恨。

#### 四、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外危机是何等严重。外部危机是“民族自决”的文明世界共识已经越来越普及，而中国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封闭系统，“境外敌对势力”如达赖集团特别是中东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声音再也无法隔断。总之，今日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时代，强大的帝国崩解于旦夕之间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简直就成了一种时代潮流，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分崩离析就是证明。这种时代潮流，构成了帝国覆灭的“国际大气候”。

比起外部危机来，更严重的是内部危机。这首先是意识形态危机，它导致各民族失去了原来由官方意识形态提供的粘结力。其次是国家潜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诸如土地和资源再也无法承受的人口压力、国有经济垮杆、下岗工人已逾千万、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而形成“盲流”大军、官僚机构的极度腐败引起的民怨沸腾……。总之，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无处不显示出王朝末年的一切迹象。一旦战争、大饥荒、严重经济危机等危及中央政权生存的事件爆发，民族间积下的血海深仇就要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而无辜的广大汉族人民，特别是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那些人，就得为中共偿债，变成任人屠宰的羔羊。

因此，那种“帝国能长期延续下去”的乐观估计，我认为并不符合实际国情。就算帝国能撑过我们这辈子去，那积累下来的报应只会更惨。我们总不能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样，“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总得为子孙后代想想吧？

那么我们能不能按某些网友建议的那样，趁帝国还没垮，赶快大量向边疆，使当地少数民族稀释到安全程度呢？在我看来，撇开道义不讲，光从权术上来说，这方略也毫无可行性。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确定稀释到何种地步才到达安全值。据我所知，塞族在前南斯拉夫诸民族人口最多，但照样没能避免血腥屠杀。因此，要保证少数民族不起来造反，必须做到三条：第一，汉族人口比例必须达到压倒比例，即数量得超过当地所有少数民族的总和。第二，汉族必须全面占领少数民族地区，不能只是集中在大城市等几个容易被包围的点上。也就是说，这种占领，不能是唐朝对西域的那种点和线状的占领，而是面状占领。第三，必须确保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交通线在任何情况下都畅通无阻，使当地汉族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得到内地的人力物力增援。而这最后一点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存在，但这个前提本身就否定了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即内地发生动乱、中央政府丧失了权力。

依我看，以上诸要求中，咱们连一条都做不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蒙、藏、疆。内蒙似乎不是太大问题，因为当地汉族人口比例似已超过蒙族，而且民族融合也比较理想，蒙汉通婚率大概只低于满汉通婚的比例。多事之区是藏与疆。这两个地区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不但基本没有像内蒙那样的民族间通婚，而且汉族极度鄙视当地民族，引起当地民族的痛恨。更严重的是，新疆当地民族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很容易受到境外原教旨主义者煽惑而以恐怖手段争取独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的恐怖分子在国内搞过多次爆炸案，甚至在北京都得手了几次，而且伊宁地区数次发生骚乱。西藏就更不用说了，大部分藏民不但在59年起来武装反抗中共统治，在后毛时代该地区也多次发生骚乱，以至一度实行军管。凡是对这两个地区的民情稍有点认识的人都能想见，未来中国不乱则已，一乱这两个地区首先就要独立。

难是难在这两个地方都是不毛之地。新疆除了少数地方外，基本是寸草不生的大漠，谁愿移民上那儿去？当初我党动员内地支边，许多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到了那儿搞军垦，结果“献完青春献子孙”，不但自己一辈子得呆在那个鬼地方，就连子孙都永无出头之日。后毛时代便再没人上当。前段三峡移民，动员人家上那儿去，结果人家领了安置费，上那儿看一眼又跑回内地来作盲流，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的确，“人往富处走，水往低处流”乃人之常情。不到繁华城市去淘金，却去戈壁滩上受苦，这种流动谁愿干？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人口流向跟江河也差不多，因为西高东低，西贫东富，于是便江河滔滔，盲流滚滚，尽皆“大江歌罢掉头东”。

西藏的问题就更严重。因为生理条件限制，大多数汉人根本就无法适应那儿的恶劣生存环境。要汉人上那世界屋脊上去永久定居，其希望比动员人家去新疆落户的希望还渺茫。后毛时代进藏的汉人主要是商人，打的并不是永久移民的主意。

这些无情的现实，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汉族不可能变成这两个地区的主要居民。咱们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让汉人集中住在拉萨、乌鲁木齐这些大城市，而那些地方在全国大乱时便成了必然陷落的孤岛。那儿居住的汉人越多，无辜的牺牲者也就越

多，如此而已。

其实，少数民族对汉族移民非常敏感而且反感，新疆闹了几次事，原因就是反对汉族向那儿移民，达赖也多次抗议汉族移民。所以，移民不但是杯水车薪，反倒不必要地激化民族矛盾。如果真要实行汉人对边疆的全面占领，恐怕立刻就要激起民变，不光是少数民族，就连被强制移民的汉人，恐怕也要起来反抗。

退一步说，假定我们成功地大量移民，把边疆少数民族稀释到了安全程度，恐怕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在这方面，科索沃的教训值得注意。如所周知，阿族在当地是多数居民，但如果不是北约插手，恐怕早就统统作了米洛塞维奇“种族净化”政策的牺牲品。新疆的少数民族如维族和哈族，和周围邻国居民在种族、宗教、语言文化上的同源性很高。当地居民收看收听的都是境外的电视台，看的读物都是境外流布进来的。就算汉族全面占领了那块地方，如果全国大乱，人家为了赶走和他们没有什么文化联系的汉人，完全可以宣布和邻国合并，使汉族立刻成了少数民族，延颈等待境外开进来的“民族解放军”的屠宰。

这就是现实，不管咱们喜欢不喜欢，有没有汉奸出来捅破那层窗户纸，它都照样存在。采取鸵鸟政策，使用不承认主义，只能为来日的惨祸积蓄大难。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来解开这一团乱麻。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想出来的补救办法便是实行民族和解，采取措施，逐步地、平稳地化帝国为联邦，让那些地区实行真正的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只派出驻军负责国防和治安，剩下的一切事务由人家自己去作主。这里的关键是民族自治，并不一定非要用“联邦”这个名称，在实施也必须非常慎重，采用逐步过渡的平缓办法，否则一定会反而触发大乱。

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得迅速放弃祸国殃民的“民族主义”宣传，唾弃在汉族中盛行的种族主义态度，放弃形形色色的过时的“王道”与“霸道”，向美国学习，用真正先进的生活方式和繁荣发达的国民经济来提供吸引力，以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来产生民族间的内聚力，把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各民族的大熔炉。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算最后努力不成功，国家解体了，也能极大地消弭、减轻民族间疯狂屠杀的惨祸。

2002年2月10日



## 领袖们（二则）

### 随便

#### 八缸猛兽

一个领袖在任，干几件成功的大事就行了。任何领袖都会犯错误，也会做好事。但年深月久之后，历史的荒草里只会显现出那些比较大的事物，比如罗马神殿，斗兽场，万里长城，护肤金字塔，小的就没人注意了。

秦二世而亡，坑了一些文化人士，但他的身后却矗立着长城。肯尼迪和克林顿都搞了大量的女人，但是日子一久，谁记得玛瑞林梦露，跑啦琼丝？只看到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经济的腾飞。

论中国现代的人物，蒋委员长的北伐和抗战，可以算两件大事。毛泽东身后，则是两次放倒美国佬，以及两弹一星的烟云。邓小平一生殊无建树，晚年却一鸣惊人地设计了中国的崛起。他的改革开放软件，给中国铺了一条可以奔驰一百年的高速公路。

行驶在这条高速上的胡锦涛能干什么大事？现在还不明显。俺看，如果他能在和平统一台湾上获得明显的进展，就是一件大事。如果能建立一套社会保障系统，使得中国的行驶更加平稳，那也是大功。

近代汽车都有ABS反锁系统，煞车时，它迅速地检查几个轮子的同步情况，太松的轮子它煞紧一点，太紧的它又放松一点，车子就不会翻掉。这对于高速行驶的车辆，无疑是很重要的。

在邓氏公路上猛窜的中国，社保的作用就类似于反锁系统。防止打转和翻车。至于官员贪污，则等于引擎的润滑油。是要一台时速两英里，没有润滑的，四平八稳的牛车呢，还是一台时速八十迈，油汪汪的八缸猛兽？俺相信中国人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 富贵衰变律

有几位美国学者研究了富人，结论是富人第二代继续富的有45%，第三代15%，以下无足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结果，跟中国俗语说的“富不过三代”一致。

第三代的15%正是第二代这45%的45%。这说明，富贵的半衰期大概是一代。

按此规律推导，第四代的45%残留6%的富贵，第五代则是3%，正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例外应该是有的，比如皇帝。爱新觉罗家族从顺治到宣统，共富了10代。按照衰减律，富贵荣华早就该完了。问题是大清皇帝有庞大的朝廷，大量的军队，官员和税吏，他的富贵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保证的，一般的富贵家族不能比。

辛亥年清朝失去了国家机器，满人的富贵不到一代就衰减为零了。清朝时，北京的富人多为满人。今天似乎没听到中国的富豪里有哪个是了。当年俄国革命，罗曼诺夫遭到满门抄斩的命运，其富贵也是嘎然而止的。

洛克菲勒家族的荣华富贵传了四代，现在的洛克菲勒是灰孙子，他的声名，远不如他的曾祖显赫。毛泽东之泽几世而斩？他自己说始做甬者其无后乎，有一世而斩的准备。但是他的二世好像有当中将的。中将是小官，还是半衰。毛三世有一个中校，又衰了一半。现在出了一个龙灰孙毛东东，按半衰律，命该中尉。中尉的后代，是该问斩的第五代，其命运可就毫无保障了。

蒋委员长三世而斩，基本可以肯定了。肯尼迪的父亲是有名的贵族，至肯尼迪二世，目前此世还有个爱得华肯尼迪，是个大议员，不过三世看来没什么出息，前几年飞机摔死的那位三世，据说除了办八卦杂志之外，已经没什么本事了。布什家族目前是二世，而且是二世同堂，小布什是个很纯粹的衰人，显然这个家族离“而斩”也不远了。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有意义的是整个统治集团的半衰期。美洲国家频繁政变，衰的太快社会不稳定。清朝那样则嫌太稳定。上层铁板一块，永远不衰，下层向上的力量老突不破，能量聚集起来会大爆发。

这几个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富人集团的新陈代谢大概是以45%一代的恒速进行的，跟中国俗语所指出的情况一致。显然，富贵半衰期不是偶然的。这应该是古今中外多代选择达到的某种最优结果。

一方面，隔代55%的人仍然富，可以保持统治政策的持续性。另一方面，统治集团45%得到更新，速度够快，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社会必需的活力。

另一项研究是贫困的半衰周期，这问题更复杂，得另开题目讨论了。



## 帝国汉奸

yankee

**谨** 以此文为历史上抗拒帝国统一、主张割据自治、捍卫尊严和生命的无数汉奸们招魂。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被来自北方的滚滚铁骑占领，八百多年历史的楚国灭亡，武力统一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三闾大夫、楚国贵族屈原不甘在那个大一统帝国里当奴隶，更不承认那是他的祖国，因而抱着一块石头跳江了。以今天的任何标准来看，屈原都是汉奸无疑。屈原并不是第一个以死抗拒被武统的汉奸，传说中的苗族英雄蚩尤、被砍了头后还在反抗的刑天、怒触不周之山的共工，都是上古时期的捍卫独立和尊严的大汉奸，但年代过于久远，生平已难考证，极可能有蚩尤族血统的屈原则留下了不朽诗篇。他的《离骚》昭示了独立而优美的楚国文化，《国殇》缅怀了抗拒武统而牺牲的楚军将士……也正因为《楚辞》成为了汉奸的圣经，千百年来激励了一代代汉奸前仆后继，分裂这个依托暴君“统一”的野心和狂想而建立的中华帝国。屈大汉奸当然也就是汉奸后学们的大宗师。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我主张在汉奸神社里，第一个供奉屈原的牌位。

屈原独立精神的直接继承者是同为楚国贵族的项羽。他率领原楚国的八千子弟兵武装颠覆了暴虐的秦帝国，实现了楚南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政治遗嘱。光明磊落的项羽是个重情义的汉子，不是妄图凌驾万民的暴君。在他分还了各国的土地，准备解甲还乡之时，不幸为阴人所乘，兵败垓下，自刎乌江。和他一同从容赴死的除了忠诚的数千江东子弟，还有挚爱的楚国美女虞姬。无论勇气、智慧还是对爱情的忠贞，项羽都远超《勇敢的心》里那个威廉我乐死。此后的中国内再没出过一个他那样的血性男子，也不再那般轰轰烈烈的殉情故事。但从项大汉奸以后，吴、楚一带就成为后代汉奸武装割据争取独立的革命圣地，直到辛亥革命时仍然如此。

“椎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汉奸神社里，第二个应供奉项羽的牌位。

刘濞是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刘邦怕他造反，把他塞到当时十分荒蛮的江南。刘濞栲风沐雨白手起家，率先大力发展冶铜、铸钱、煮盐产业，初步改善了民生，后来又免除农业税（他是中国曾经唯一免除农业税的人，以上事迹可见《盐铁论》），大幅刺激农业发展，不懈努力了三十年。江南刚刚民富国安，投机分子晁错向景帝献策“削藩”，通过中央集权来盘剥刚刚富起来的江南人民。景帝三年，刘濞联络楚、赵、胶西、胶东等诸侯王，要求诛晁错以“清君侧”，后来晁错被杀，景帝也向诸侯道了歉。但刘濞却不幸被叛徒杀害，吴楚联盟不久解体，刘邦分封侯王制度也告终结。中国大一统的恶势力占据上风，后不久就陷入了汉武帝穷兵黩武、尸枕狼籍的连年对外战争。在

一个崇尚专制，不顾基本事实的中国，连一首赞美吴王刘濞的诗都找不出来，可叹！就由不才代笔告祭这位罕见的经济天才、恩惠江南万民的刘大汉奸吧——

“爱读吴王兴盐铁，天工开物造江南。”汉奸神社里，第三个应供奉刘濞的牌位。

汉朝末年，原江东太守孙坚在军阀混战之际，乘势割据一方，保境安民。他们父子没有去挟天子令诸侯，也不自命正统，在国内做到了政通人和，百姓安宁富足。吴国是那时三国中唯一爱惜百姓，不去发动统一战争的国家，更有周郎小乔这样的英雄美人，在暗无天日的中国历史上是段绝无仅有的佳话；而自欺欺人标榜忠义和正统蜀汉政权，却干尽了兄弟相残、鱼肉百姓的勾当，大耳贼刘备更兼食人妻之肉、弃糟糠之妻如敝屣，又绑架邻国弱女强娶。桃园流氓集团的几个首恶相继被吴将吕蒙、陆逊格杀后，诸葛亮、姜维仍在四川以统一为旗号，横征暴敛并发起一次次不义战争，使川陇地区民不聊生，直至身死国灭，苛政乃终。

“手谈吕范江东事，更把清名四海扬。”汉奸神社里，第四个应该供奉的是孙坚父子的牌位。

大诗人李白除了醉戏杨玉环，还辅佐了永王李璘谋反。安史之乱起，李白从九江被应邀入永王幕府，他自比大谢，咏出了《永王东巡歌》十余篇，鼓励李璘乘机割据江南，完成分裂中国的大业。李璘果然听计起兵，不幸事败被杀，李白也险被砍头，幸亏以前结交过大哥郭子仪，郭在平乱关键之际以官爵保了李白一条命，发配夜郎。后来的中国腐朽文人但爱其诗，而不能接受他对大唐中央的不忠，于是自欺欺人地假说他不懂政治，中人奸计，实在是埋汰李白了——他来自比管、乐、鲁连、范蠡、谢安等古人，哪个是效忠中央集权政权的？全都是割据势力的杰出幕僚。他的《永王东巡歌》更连方向都指得一清二楚：不是北伐勤王，而是割据东南，而郭子仪则很可能是他安插在中原的一个棋子，否则后来也不会全力保他（就是保自己）。李大汉奸具有屈大汉奸的类似飘逸诗风，汉奸中的仙才，可惜时机不利，功败垂成。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汉奸神社里，第五个应该供奉的是李白的牌位。

在万恶的男权社会里，因分裂中国而永留芳名的女大汉奸，首先是这位花蕊夫人了。虽然如此，她的真名仍被湮没。花蕊夫人本为蜀后主孟昶爱妃，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宋以六万攻蜀十四万，竟势如破竹而直捣成都，孟昶自缚出城请降，放弃独立接受武统。赵匡胤久慕花蕊夫人艳绝，遂毒杀孟昶，请花蕊夫人入宫侍寝。在宫中赵匡胤曾命她赋诗一首，巾帼英雄花蕊夫人虽失身而不失尊严，忘夫而不忘故国，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堪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汉奸神社里，第六个应该供奉的是花蕊夫人的牌位。

严格地说，秦桧算不上汉奸，他不过是赵宋王朝的经纪人，让他和谈、让他献金卖地、爱民爱兵如子、驱逐主战文痞张孝祥、陆游、勒杀泼皮岳飞的都是高宗皇帝赵构。试平心而论，宋朝长江两岸人民生活最好的是哪个时期？毫无疑问是高宗在位的时期。赵大汉奸以九五之尊能偏安江南，不贪土地霸权，力排武统清议，在长江两岸实行一边一国，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真正实践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今天仍

是各国领导人的楷模。

“远水无涯山有邻。相看岁晚更情亲。”汉奸神社里，第七个应该供奉的是宋高宗赵构的牌位。

你抢了我老婆在屋里睡，我还要不要给你继续当狗看门？吴三桂的回答是简单的，他开关放进了八旗兵，一举剿灭了色情狂李自成和杀人狂张献忠，报了私仇，也拯救万民。清朝武统台湾后，康熙中断了沿海传统的盐、渔业和海上贸易，导致两岸民不聊生，宫廷税收也大减。当时中原经济依然困顿，康熙又拟在云南加苛税填补政府赤字，遂收缴三桂大将军印和地区财税权，以重税剥削云南各族人民。吴三桂再次举兵抗争，联合三藩反清，在湖南称帝，改国号为“大周”。在康熙一手招抚分化，一手集中打击下，师老无功，病势衡阳，壮志未酬。吴大汉奸一生两次反水，或为爱情和尊严而战、或为亿万生民而战，每次都惊天地泣鬼神，足为各国军人楷模，是汉奸中的铁血代表。

“恸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汉奸神社里，第八个应该供奉的是吴三桂的牌位。

一个文人，除了一杆笔没什么可卖的，剩下的就是揭露中国的垃圾文化：吃人的礼教和骗人的巫术。鲁迅是屈大汉奸的铁扇子，能背诵他的全集，做诗也大量引用楚辞。在他冰冷的笔锋下，统一中国的历史就是人吃人、人骗人的历史，统一下的中国人则是一群人类中丑类。《阿Q正传》细腻地描写了中国人是多么善于意淫，《药》则生动地刻画了中国人的自私、残忍和愚昧。鲁迅是绝对不爱统一的中国和统一下的中国人的，他近揭中华劣等民族之事实，远承屈原分裂天下之遗志，因此他只能当了汉奸。鲁大汉奸出现时间虽晚，却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试图用笔杆子颠覆中国的反人性传统、以分裂中国的文化汉奸，独树一帜，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汉奸。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汉奸神社里，第九个应该供奉的是鲁迅的牌位。



## 三聊理想主义 顾准一文读后感

### 一聊百了

顾 准讲得好，“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

我在本坛也是。

看来是有必要给理想主义平反了。

我再重申一遍：理想主义是极其朴素的，埋藏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勇气和执着，是对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业的坚定信念，是源自我们人性深处质朴而伟大的激情。它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是与生俱来的，或多或少总会有所表达，只不过很多人由于缺乏契机，终其一生，也未察觉到。

理想主义，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相信有一天，这个梦想会被我或者后人实现，为世界带来一些可喜的变化，为此，我心甘情愿地默默奉献我的一生。我，很快乐。

理想主义者并不视实现理想的那一刻为唯一的人生追求和目标，而是心平气和，从容不迫地走在努力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上，便已然心满意足，满怀喜悦。固然，最终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理想主义者确只是一小部分，然而理想主义者并不在意，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小步，每一次小小的进展，都让理想主义者欢欣鼓舞，欣喜若狂。

“走在这条路上”本身就是最大的回报，这，才是理想主义的神髓。所以说理想主义是感性的，然而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基于对人生价值的深入思考，是另一种人生境界。

理想主义之所以成其为理想主义，而不只停留于一个简单的个人理想的层次，仅仅是因为理想主义者所认定的事业之价值往往尚未被普通大众发现和相信。理想主义正是给我们人类世界的面貌带来可喜变化的，埋藏于我们内心的力量源泉。

如果这世界上从来未曾有过理想主义者，没有过在艰辛困苦的生活境遇里依然忘我地投入于创作的艺术家，没有过在清贫拮据的生活条件下依然潜心埋头于研究的科学家，没有过为了崇高的社会理想而不惜殒身殉命地奋斗的改革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试想，搞艺术的都改行去做广告，搞科学的都下海经商，搞政治的都一一参加民运，……天哪，HELL!）

“年轻人冲动，理想主义，年纪大了，经验丰富了，理想破碎得多了，就现实了。”

大谬！把年轻人的头脑发热爱幻想，不经周密思考后果，仅凭一时冲动，就仓促行动的幼稚行为和理想主义等同起来，是大谬，只能说明言者的浅薄无知。

理想主义者投入其身心的事业必然具有巨大的现实需要和可行性，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而绝不会是建筑在缺乏经验和理性思考之上的，空泛理论之上的，幼稚而盲目的幻想。可悲的是这种对理性主义的谬误印象在本坛还很有市场。

这导致“理想主义”的字眼容易被人联想到政治狂热，必须予以解释。

理想主义者是独立理性思考的人群，是想得更深，看得更远的人群，永远都不会是社会主流。当一个意识，一种理想被普遍接受和实践时，怀有这种意识和理想的人就不能被称为理想主义者。而政治狂热却正是由于当时的大众普遍缺乏或摒弃了理性思考，被教条主义的口号所煽动，情绪异常高涨热烈，而发生的全民性过激的非理性行为。因此，在政治狂热的时代里，理想主义者的立场恰恰应该与狂热的大众相反，是仅存到最后的良心和理性。

马克思主义理想与人的生物本性矛盾，其实没有现实可行性和基础，实际操作性也很差。纳粹血统净化论和人本能的良心、同情等人道情怀相悖驰，决非是理性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里，积极鼓吹、实践上层颁布的教条主义的人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恰恰相反，敢于站出来反马克思主义，反纳粹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

“随着年龄的增大，经验和思想的成熟，理想主义者越来越少。”

粗听好像不错，其实不以为然。

年纪大了，失败的经验多了，对自己和世界的信心衰减了；思想成熟了，看问题现实了，不再抱幻想；拖家带口，疲于奔波，客观环境不允许等等都是造成老人不如年轻人有抱负有闯劲的原因。他们不再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而为理想纵情一搏，人性中激情和勇气的那部分泯灭了，变得庸庸碌碌。

然而因此便说年长的人群，理想主义者就越来越少是不对的。理想主义者的沉着坚定、隐忍顽强不光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成熟的个性、忍耐力，而年轻人往往心浮气躁，急功近利。要做一个理性主义者必须得耐得住寂寞，受得起世人怀疑和嘲弄的眼光，而年轻人爱出风头，最耐不住寂寞。做出理想主义的选择往往是在一一具有相当丰富成熟的人生经验后，对人生价值有更深入思考后，而年轻人多追求流行和时尚，难免流于浅薄，对人生的经验和思考还很有限。

所以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管在年轻人当中，还是在年长的人当中，都是少数分子，理想主义和年龄没有关系，是个性性格，人生选择。其实有很多人，就是中年以后，反思总结了自己的人生而选择走上理想主义道路的。

诚然，在一个提供不了充裕保障的环境里，缺乏经济和人权面的自由，忙于为生计奔波操劳，无法摆脱的不安全感……的确很难使人把觉悟上升到理想主义的高度。一聊我也是到了国外，看到人家社会里千万个默默耕耘的理想主义者的身影，才开始反思，才回归理想主义的。

然而大汉子、老右、昭昏等网友谈的所谓“理想主义”根本就是打着理想主义幌子的教条主义，是我党用来欺骗愚弄群众以牢固控制他们思想的精神毒剂。在他们的思维定势里，这个就是对“理想主义”的唯一理解，还以此来振振有词地抹杀“理想主义”，还搬出恩格斯和费尔巴哈，天大的笑话。我看是毛共余毒中得太深，阅读理解没有耐心，扣帽批判拿手好戏，一朝被蛇咬，三十年怕理想主义。

总得有人去做那些忍辱负重、百年大计的“傻事”，理想主义者以干这种“傻事”为自己的使命，他们才是国家的脊梁和民族的骄傲。



## 丰田随想

莫名

上次有关丰田与通用汽车的话题没有说完，现在想借着这个话题写一点儿随想。

5月10日，丰田发表了04年度企业决算，汽车销量和净利润均创了历史记录，销量达到了740万辆，净利润连续两年超过了1万亿日元（约100亿美元），单从企业净利润来说，不仅是在日本企业当中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汽车制造业中，丰田也成为了第一。与日本厂商好业绩相比，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厂商的业绩普遍不佳，通用和福特的企业债券信用评级最近双双被降到不适合投资（俗称垃圾级），对于日美汽车厂商的对比，看了绘里和一些网友的评论，首先我觉得绘里给我们描绘的国际大企业间的“合纵连衡”有些理想化，而其他一些人把美国汽车厂商的转衰归结于美国强大的工会又有些简单化，我一贯的看法是日美两国企业文化的差异。

### 源于日本文化的丰田生产模式（TPS）

今年6月以后，现任丰田社长张富士夫将让位给丰田副社长渡边捷昭，这将是奥田硕开始，连续三任丰田社长都是由非丰田家族的人来担任。在前面说到有关丰田的企业文化时，我提到过“武士精神”，在绘里等人的教育下，我最终把它去掉了，前两天看到日本经济新闻的一则广告，是丰田会长奥田硕新出的一本书《与武士道共生》，书的内容我还没有看到，从广告介绍看，书的大意是要讲在全球化的今天，日本人从武士道中要学什么。





看来还是不能回避这个“武士道精神”，无论是奥田硕还是张富士夫从精神气质看都是非常日本化的，奥田硕提倡“武士道精神”，张富士夫是日本企业终身雇用制的肯定者，他强调“员工是企业的财富”，反对裁员，对美国同行的企业经营方式持批评态度，但是这都没有成为影响他们国际化视野的障碍，在他们领导丰田的10年中，是丰田在海外不断扩张的10年。90年代开始，当欧美厂商纷纷尝试以“兼并重组”的强攻战术推进全球战略时，张富士夫不为所动，把目标放在了丰田内部的合理化上，提出了“CCC21（21世纪成本竞争力建设计划）”，在设计、生产、采购和固定费用四个方面大规模压缩成本，坚持丰田生产方式和理念。事实证明单纯追求规模扩大的兼并重组并不能带来生产成本的降低和效益，克莱斯勒与奔驰的联合，通用汽车在世界各地兼并收买汽车厂的效果都令人失望，绘里告诉我们的“合纵连衡”有些理想化了。由于丰田企业文化的单一，在生产组织中，领导者的意图可以彻底地贯彻到生产第一线，生

产第一线的问题也可以很快地反馈到上层，使生产达到精益合理化，而企业自上到下始终如一的危机意识，又成为丰田不断寻求创新的原动力。丰田靠生产优质低价的量产车COROLLA（花冠）起家，如今豪华车Lexus（雷克萨斯）又在海外取得了成功，在量产车和豪华车上能同时取得成功的，世界上仅有丰田一家，COROLLA（花冠）现在仍然是丰田最畅销的量产车种之一，Lexus（雷克萨斯）也已连续10年在北美汽车品牌排名中获得第1位，量超过宝马奔驰的品牌，现在，以重视环境保护为理念的丰田燃料电池混合动力技术又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丰田生产模式源于日本单一内向的文化，可以说没有这种共同价值观作背景，“设计生产采购的合理化”，“危机意识”就只能是一个写在纸上的得不到真正贯彻实践的空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丰田生产模式。如今伴随着丰田在海外的不断扩张，丰田生产模式（TPS）也被欧美汽车厂商广泛地学习和研究，丰田把这种文化又带向了世界。

## 丰田的变革

丰田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在2010年，将丰田车在世界的占有率由目前的10%提高到15%，从而超过美国的通用汽车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制造厂商，有乐观的看法，丰田只需3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达到这个目标。作为日本企业，丰田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境界，而过去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海外，丰田这种完全依靠日本员工的单一内向的企业文化

也被发挥到了极限，海外生产出现了品质下降的情况。对丰田这样日本风格十足的企业所面临的如何变革去适应真正的国际化，就成为了一个课题。单纯依靠日本员工，出现了人员不足，而由于丰田的经营哲学来自于内向单一的日本文化，文化背景不同的外国员工对丰田经营哲学的理解就只能停留在表面，比如“反省”，如果设定的目标没有达到，就要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作总结，下次加以改进，“反省”文化是在日本顺理成章的事，而在美国的工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理解不到，就只能停留在表面，显得没有意义。我招呼我们的三朵小花小罗然然konami开过两次谈心反省会，也有点这个意思，结果是把花们都说跑了。再比如，日本企业现场生产管理中的“根回”（理解沟通）方式又和欧美人普遍适应的由上向下的管理方式有所不同。无论如何，对丰田这样规模的大企业来说，单纯的日本企业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在日本国内，丰田面临着日产（NISSAN）雷诺的联合，以及本田等日本厂商的竞争，国际上今后又会有韩国中国厂商的追赶，对丰田来说，“脱日本”的变革已经成为了当前课题。

## 随想

写了这些东西，还是和中国分不开。最近，中国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引起了两国人的思考。日本这方面的评论，有些意思，比如中国人的“仇富”心理，我想对这个结论就不用多加评论了吧，多数人的看法是多年来中国“仇日”教育的结果，对这个结论，我也不能完全接受，在对待战争历史认识的问题上，让受害者去理解加害者的习俗文化也是说不过去的。

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次反日游行表现出中国自上而下还不具备一个大国所应有的国际视野。和“仇富心理”“仇日教育”这些观点的不同在于，我觉得中国国内普遍有一种看轻日本的心理，乐观地估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在综合国力上会超过日本，这种看法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界和知识阶层相当普遍，目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不振似乎都给这种心理提供了佐证，而事实绝非如此地简单，日本企业和文化都仍处于强势状态，并未见衰退。两国的关系也绝不是你死我活，这种观念本身就落伍了，我是基于对日本现代社会的认识，得出这个结论，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说过在碰撞冲突中得到的认识才最真实，美国工人在80年代因不满失业砸日本车和围绕汽车业所引发的日美贸易政治摩擦，让日本人记忆犹新，也算是给当时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的日本厂商上了一课，才会有现在的丰田提出要帮助通用汽车度难关，为了双方的利益，从长远角度来看，在激烈的竞争中还要有合作，这种国际化的视野都是在碰撞冲突中学到的，丰田的社长就曾感叹过，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丰田在美国市场上学习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太多了。在传统日本文化所具有的内向低调不求张扬的个性基础上，丰田又学到了一些包容和求同存异，丰田文化代表了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日本现代社会中健康的一面。

同样，这次反日游行出现的过激暴行也给了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政府一个教训。

文中参考了日本经济新闻和日经Business的一些报道



## 说说俺们村里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纳兰

### (一)

本来我在海川多看少说，2u2m版主、芦笛先生希望我写写国内的一些情况，我就试着写一些。我文笔不好，从农村来省城也十几年了，不过每年春节都回老家，多少了解一点，我就平白地写一些我在老家看到的和听到的一些事情、一些变化。

俺们村在福建闽北的松溪县郑墩村，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俺们村也差不多，虽然是山清水秀，农民的田却很少，人均大概有七分多，还不到一亩，村里人口有三〇〇〇人左右，但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在家的农民收入主要是稻子、茶、菇、养猪和打一些零工，这几年封山，这块收入没有了，不过我们农民也是理解的。一般一个家庭的年收入有四〇〇〇到一〇〇〇〇元这个样子，如果没有意外情况，一年可以节余二〇〇〇元，这是一般情况，当然村里也有能人，在上海做建材生意，一年收入十几万，过年开车回来，威风得紧。

也有一些年轻人喜欢参军，现在当兵也就两年，还有工资，听说有三、四百元一个月。此外，当兵有不少好处：可以长一些见识、交一些朋友；退役后找工作也比较容易；再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小年轻去部队锻炼锻炼，家里也放心。

这几年上面政策比较好，农民的负担也小，“三提六统”早几年就不交了，今年开始，农业税也免了。就是每年村里种烟搞摊派很讨厌，种烟收入比种稻要高，这我们农民也知道。不过，种烟是细作，农民太辛苦，种烟要烤，山上的木头砍得也很厉害，村里得小溪河水一年比一年少，唉。

村里有个磷肥厂，污染很严重，每年村里都要组织我们农民去闹一闹，多少可以要点钱来，以前不多，每户也就分个一两百，今年不一样，听说磷肥厂给浙江人包了，要好好去闹一闹，兴许可以多敲一点钱来。

我们农民最怕生病，小病还好说，挺一挺，吃点草药就拉到，大病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一住院没个大几千出不了院，我们农民又没有医疗保险，前几年镇里搞农民互助医疗，交了几十块钱就没了下文，听说钱给县里农业局拿去投资果园亏了，具体怎么回事也没个交代。

小孩读书的钱也要命，小学还好说，一学期也就三百元左右，读中学上一中就得赞助一万元，对我们农民来说，这可是天文数字，大学就更别说了，最少要三、五万。

要说这几年村里最热闹的还是选举，那可跟演戏一样，比你们海外搞民运热闹得多。村里的书记是下派的、也不怎么管事，去年村书记向县里要了十五万，把村里水泥路打了，欧米托佛，应该算个好官。

要说这几年就算当上村长也没多大油水，我们来算算帐，竞选起码就得发个三、四万，主要发在以下几个地方：

一、先要拉个竞选班子，大概五六个人，都是自己人，虽然没有明着要钱，但是每天抽烟、吃饭，一两个月下来三千块是要的。

二、村里的一些中间派，特别是老人家，是要一个一个去孝敬的，每个要五十元左右，买点东西，作作工作是要的。

三、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支持自己的，发钱叫他们回来投票；

四、镇里的一些领导也要打点打点，镇里会支持，成功率会增加二〇个百分点；

五、投票前一个星期，家里就要开始办流水席，每天最少要五六桌，是竞选最主要的开支，两万元打底。

## (二)

村长竞选要发三、四万，但当上村长后的油水可没多少：镇里每个月给村长的工资也就二百出头，县烟草公司种烟提留一年有个三五千、村财补贴一点，一年到头，当个村长总正当收入也就一万七八，加上偷着卖山里的木头、敲敲外地客商的竹竿、挪用一点村财吃吃饭，满打满算村长一年的总收入也就二万五到顶。

我曾经奇怪地问我一个参加竞选的亲戚，发那么多钱当村长干什么，狗屁大的官？又得罪人、又贴本。亲戚说：唉，你不懂农村，在村里讲究的首先是面子，我当村长，我们家、我们族里，都有面子。赫赫，就怎么简单。

和我们想象中不同的是，竞选出来的村长不一定比以前由镇里任命的村长会好一点。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竞选时发了好多钱，当上村长一届才三年，要抓紧时间把本钱给搂回来。卖山卖地砍木头，什么来钱干什么。

二、竞选时乱许愿，真的当上后，先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兑现，其他人慢慢再说。

三、最要命的是：选上来的村长，都是短期行为，明显的代价是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一般都作到三光“吃光花光败光”。

四、还有，村里因为竞选，搞得一派一派的，你斗我，我斗你，和文革一样。以前那种乡里乡亲的氛围没有了。

五、有时选上来的村长素质很差，胡搞，大家也没办法。

竞选当然也有好处：

一、一般来说，村里的竞选，真的能当上的无非是以下这种人：有钱有势的；家族大的；有能力有声望的。这种人有能力为村里办一点实事。先富群体参与村委会竞选，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部分人大多为党的富民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土生土长在农村，但又基本脱离了传统农业，通过经商办企业和辛勤劳动先行富裕起来，绝大多数属于企业家、工商户或种养殖业大户。他们之所以积极参加竞选，因为这些人正在逐步摆脱贫困走上富裕外，不愁吃、不愁穿、不愁花，一部分人没有想当“村官”捞一把的念头，其兴趣已由盖房子、生孩子、下馆子“三步曲”逐步转移到怎样才能留个好名声，为家乡的父老兄弟做点好事。农民群众之所以投票选举他们为村委会干部，主要看中这些人的观念、思维、胆识和经营本领，认为他们是农村的“能人”，希望他们能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如何看待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社会上有不同的认识。但从法律含义上说，只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先富群体就有当选“村官”的权利；从社会发展来看，我们党的政策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也富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富裕起来的人数会越来越多，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先富群体参与竞选“村官”的人数也必然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一种社会趋势。

二、村财相对以前也比较公开，村里有个村民理财小组，多少有一点作用。以前村长用香烟壳写几个字就在村里报○的事少了。

三、基本上能作到村民自治。

四、总的来说，村委选举的民主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所提高。至少，一届比一届好。绝大多数农村的选举能够依法按程序进行，基本做到了“法律规定的程序一步不少，农民该有的权利得到保障”。

五、村级选举有“三个直接”即由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直接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由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不能由组织提名代替村民提名；村民直接参加投票选举活动，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三种职务全部实行差额选举。这比镇里和县里的等额选举要好得多。

### (三)

多谢海川各位网友捧场，我就接着写写。

对我们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比土地更重要的了，一九九九年，村里流下一小部分机动田、机动山外，其他的全部都分了，这次和以往不同，包产到户的期限是三〇年，从那以后，新出身的人口就没有土地了，这事关系重大，好在上一任村长老陈头做事还算公道，村里组织了一个分田小组，一份一份事先分好按抓阄，大家也没什么话好说，镇里的领导下来也很满意，要说村长老陈头也很会做人，本来嫁出去的姑娘和考上大学的按惯例是不分田的，按规定分不分就搞不清楚了，村里的事，有时候村规民约比法律有效力，老陈头和村里几个说得起话的合计合计，也都分了，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说起来老陈头也给大家办了几件实在事，比如：下洋那几个自然村的电就是他跑镇里供电所好多趟才办下来的，他酒量不行，就为这事，他好几次醉得跟死猪一样让人抬回村里；村里那条小溪也让县里人包去放鱼，村财一年也多收入几千元，这事先

大家倒没想到；村里还花钱搭了四面通风棚子，挂了个大牌子，美其名曰“茶叶交易市场”，嘿嘿，钱没花多少，难得他心细，这市场确实是实用，这招到是收买了不少人心；张家长李家短的老陈头也处理得比较好，村里老老少少还是比较敬重他的。

但说起来也有个窝囊事，村边有个大水库，山上水也很多，村里世代代都是山上用竹筒接水和打井取水，平常没什么，就是一下雨，村里人就得喝泥浆。所以泥腿子们也想象城里人一样喝上自来水。

老陈头通过镇里来挂职的游村支书认识了县里老区办的一个好象姓曾的什么主任，好说歹说、过年去送年货、又组织县领导来村里的鱼塘钓好几次鱼，杀鸡杀狗的款待，好不容易从县里要了三万五，说是给村里接自来水。

老陈头那几天高兴得屁颠屁颠的，逢人就自赞自夸。谁知道这笔钱久久没有音信，去县里打听，说钱下来了，已经拨到镇里，去镇里拿就可以了，老陈一听，叫苦不叠，这钱一进镇里那个阎王庙、无底洞，简直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老陈头的预测无比伟大光荣和正确。镇长双手一摊：“镇里工资都发不出去，这钱先挪用一下，以后有钱再给你们村吧！”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事就这样黄了。

这事一直到老陈头任满也没办下来，○三年选举的时候，就有人重提这事说老陈“办事不利”！

按说老陈头当村长是合格的，村里说他闲话不多，和以前的村长比起来要好上一大截。他自己竞选的时候也信心满满，不过，说起来老陈头后来输在董汝平（化名）那小子的手上，主要原因还是村里董家是大姓，小董当过兵、跑过运输，见的世面也广，这也是一方面。

#### (四)

南京老右网友问到镇里工资的问题，所以我扯远一点。拉拉扎扎的，想到那里写到这里，有些凌乱，请见谅。

要说镇长扣下村里的自来水钱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郑墩镇下辖十六个村，类似这种事又不是一次两次，哪个村的村委都知道。也难怪别人说老陈头“办事不力”。不过话说回头，镇长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

和各位网友简单说说这个郑墩镇镇长是怎么当家的：

郑墩镇总人口有一万四左右，在镇里上班有拿行政工资的三十二人，拿事业工资的三十三人，临时工三个，镇里每个月月发工资总额在七万元左右，就是说每年镇里（不包括村里）光工资开支就要近九○万元左右，办公费用要一百万上下，总计一年乡镇府约二○○万开支。

这里面，在面上镇长的工资是一千四，副镇长一级越一千一，普通的干部也就八、九百一个月。但实际收入：书记、镇长有五、六万一年，副镇长差别就大了，有实权的、有门路做点生意的一年三、四万，普通的副书记、副镇长也就拿死工资。书记、镇长高出工资部分的收入一般叫灰色收入，很大部分由下属孝敬，类似于清朝的冰敬、碳敬，现在叫过节给领导拜年。（这事有一首大油诗写得极好，可惜记不起来。）在

镇里，书记、镇长各一名，简单地说，一个管人一个管钱，副书记、副镇长级别那就多了，一个镇有二〇个左右，座起来满满的两桌。

南京老右网友问的干部工资不是由国家发吗？那个正规叫法是“转移支付”，这个办法从二〇〇五年才开始实行，意思是行政编制的和全额拨付事业编制的工资部分由县财政转移直接支付，不需要乡镇自筹。另外，教育系统也单列全部转移支付，本来这块有一部分也要乡财负担。

转移支付一年可以负担五〇万左右，但这里缺口非全额拨付事业编制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二大块，约一百五〇万。因为现在“三提六统”免了，农业税免了，农民负担确实小了很多。目前乡财收入主要靠特产税，也就是烤烟提留，一年约有90万，剩下六〇万乡镇府七楼八楼基本上能解决，镇政府今年才说能发得上工资并正常运转。但这仅仅是今年“转移支付”以后的事，以前乡镇的财政状况比现在惨得多。

这里解释一下所谓“非全额拨付事业编制人员”是指如计划生育服务站这样的单位，国家只拨七〇%工资，三〇%部分要靠创收，说白了也就是罚款，所以，中国农村如果没人超生，计划生育服务站工作人员这三〇%收入就拜拜了，这就是你们在国外看不懂中国国内新闻的原因，表面上一些违法违规的东西屡禁不止，其实有内在的根源，这根源大家都知道，但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讲。

要说二〇〇五年以前镇财收入那就困难了，主要模式是由县里年初下税收任务，根据完成情况按一定比例返还镇财做为乡镇所有开支，一些穷一点的乡镇，如郑墩镇一年的总收入有时还不到一百万，乡镇干部两、三个月拿不到工资很正常，我所知道的有最长半年没有工资拿。

和国外的网友说起来你们都不相信：我一个大学同学就该镇当副镇长，出差要自己掏腰包，回来后单位没钱报，口袋里光差旅费发票、请客吃饭发票、医药费发票就一大堆，总额有一万五，压了两三年了。干巴巴的工资还要节省可观的一部分年底孝敬各级领导，要不然绝对没有出头之日，省屎省尿刚买来一台新手机给领导看到，领导说：“哦，这手机款式不错，咱们换换！”，我那同学屁颠屁颠还很高兴，以为领导看上自己，唉。

老同学在一起酒喝多的时候，他和我说：“唉，我很想很想有一天能当上领导！”，这倒是大实话。

我真心希望我的同学早日当上领导，那样，过年过节也就有人给他孝敬孝敬，设身处地想想，腐败有时候也是可以原谅的。



## 我所认识的一些东南亚华人

### 草根

印尼华人好像没有不爱中国政府的，他们特别愿意为中国政府辩护。（不管中国政府多么对不起他们）。我遇到一位吴老先生，颇有些家业，他告诉我他的很多长辈都是被中国共产党杀死的，他父亲是逃难到印尼的，但是他仍然理解、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使我充满了好奇。

吴先生说：“中国共产党造出了原子弹，我们印尼华人才可以扬眉吐气，印尼人看我们的眼光一下子就变了。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话只有毛泽东敢说！我从小就读《毛泽东选集》，和兄弟吵架的时候就从《毛泽东选集中》找战斗策略，结果锻炼了我的生意头脑。”

吴先生告诉我，他现在大多数时间住在新加坡，因为住在印尼没有安全感。印尼华人富商通常把财产转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在印尼只有赚钱的工厂、油棕园、养殖场等。他说自己一生的感悟就是：只有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人才会被人看得起。我问他：现在中国强大了很多，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却很少有人象印尼华人那么“爱国”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吴先生回答：“他们在美国没有受到歧视迫害，让他们到印尼住几年就知道要支持中国政府了。”

另一位印尼华人富商的后裔林公子，起了个印尼名字叫达马旺。他从小在外国留学，对于中国的态度有点西化。但是他爷爷却是个顽固的爱国者（爱中国），每年都要到中国看看日新月异的成就。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镇压六四虽然有点过分，却是真心为了国家利益，那些学生太过分了点。林老先生跟我讲一些忆苦思甜的往事，说他小时候，印尼人极其反华，经常随便把华人全叫到外面，让他们排队晒太阳，有时要晒上几个小时。如果中国人挨了打，没人敢帮忙。与吴先生一样，他也充满深情地回忆起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日子，“那是世界华人扬眉吐气的一天”。林老先生的儿子林先生则没有那么强烈的爱国心，他每年去中国只是寻找商机。他对我说在印尼做生意的二条基本原则：1、搞定当官的。2、搞定地头蛇。

印尼的黑社会很强大。据说加利曼丹的一个黑社会老大，出门坐的车是战地用的军车，每次到饭店吃饭都有几十辆车护驾，更有人传说他武功出众，通常的子弹是无法打破他的脑袋的。这种传说到底来自华人还是印尼人，无从得知，总之，当地很多人都相信。政府官员也巴结他。

印尼华人对于印尼人有明显的歧视，认为他们天生劣等。懒惰、贪婪、无耻，愚笨。印尼人从来不懂投资创业，却仇视华人的财富。

林先生曾有台湾朋友在参观印尼后大发感慨：这么好的海滩、森林，这么好的庄园，是在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他野心勃勃地到印尼投资养虾，结果虾还没有长大就被



偷光，去报案，警察基本上不管这些事。后来整个虾场扔掉不要了。

林公子和他的兄弟姐妹从小在香港、新加坡上学，那是爷爷一定要他们继承中华文化，而印尼的学校里没有华文课。后来他们到各地继续深造，但对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好感了，对华文也没有兴趣，唯一的好处是口音不会象父辈那样分不清第二声和第三声。

新加坡华人中新一代年轻人几乎没有精通华文的，大多数大学生看不懂《联合早报》。他们的英文虽然怪声怪气，词汇量和阅读速度却远远高于英美学生，据说仅次于瑞典。新加坡的应试教育出来的好学生更有一种美国人望尘莫及的能力：他们几乎不会有英文拼写错误，因为很多老师的作文评分标准是：错一个单词扣一分，决不通融，即使作文总分只有20分。

新加坡人对于中国的了解仅限于政府的宣传。他们知道中国发展很快，知道上海很大，他们大多去中国旅游过多次，但是我遇到的新加坡没有一个人知道计划生育可以强行堕胎，只知道只许生一个，却不知道政府是怎样控制的。我告诉他们，在农村，有时候如果孕妇跑掉了，他们会把家里人抓过去扣押住，也有强行拆掉房子的事，还有计划生育干部半夜三更冲进去把女人绑架过去堕胎或节扎。这些事情在他们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新加坡人不知道中国西部的贫困，不知道中国工人的艰辛，他们看到的是北京、上海、深圳的繁华，九寨沟、西湖的美景。给他们留下不好印象的，是中国大街上的小偷、骗子、随地吐痰的人和不排队的人。

新加坡人大多相信法轮功是有政治阴谋的邪教。我的几位新加坡朋友是一贯道的道友，竟也认为法轮功是不正当的邪教，完全不想想当年一贯道在中国和台湾的遭遇，以及他们的师尊师娘那些更不着边际的教义。我后来仔细看看新加坡的报纸，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政府从来不以官方身份评价法轮功，报纸上所有关于法轮功的文章或者是摘自中国大陆的报刊，或者是中国的作者的投稿。一方面，政府加强对法轮功的控制，另一方面，法轮功的报纸《大纪元》又成了新加坡唯一的免费华文报纸，发行量大大上升。奇怪的是：新加坡的《大纪元》中直接宣传法轮功的内容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新加坡人觉得每个中国人都很精通政治。我告诉他们：在中国不懂政治是危险的，比如今天邓小平上台了，你还说“打倒邓小平”就不可以。当年我抵制看《河殇》被点名记过，过了六四如果谁放《河殇》就要抓起来。与中国不同的是：新加坡政府不会逼老百姓对政治事件表态，不会逼老百姓参与政治，在新加坡，政治是政治家的事。老百姓可以被利用，被恐吓，但是可以完全不用关心国家大事。

新加坡人最喜欢看大选，大选的时候大家都跑去看反对党的演讲，听他们揭露政府的内幕。但是投票的时候却很少投反对党的票，如果某个选区选出了反对党议员，那么组屋翻新等活动就会不被批准。另外根据选票号码也可以查到是谁投反对党的票。我的一位新加坡朋友说上次大选投了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票，原因是他老婆（外国人）的定居申请还没有批下来，不敢投票给反对党。

新加坡华人喜欢说：你们中国人……；印尼华人喜欢说：我们中国人……，马来西亚华人则适中，大多说：我们华人……。

马来西亚的华人和新加坡华人有很多类似点，但是他们在政治方面比新加坡人勇敢

些，马华也是一个很大的华人政党，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政党。不象在新加坡，虽有23个反对党，但很多反对党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党员兼秘书长，更多的反对党人的老婆以跳楼自杀威胁老公，强迫他退出竞选。马来西亚也有内安法令，前几天也有7个大专生抓进去又放出来，总体而言，马来西亚人对于政治没有恐惧感。

马来西亚的中文报纸如《中国报》，《南洋商报》等，对于政府的批评之直接刻薄，曾使我误会这报纸不是马来西亚办的。相比之下，新加坡报纸的批评就显得只是“牢骚”而已，有些甚至至能说“作秀”或“撒娇”。

有新加坡的华文老师告诉我，他们学校的老师若投稿给报社，必须经校长批准。我不知道这是强制性的措施还是学校的“自律”。

此外还遇到几个缅甸华人。缅甸华人几乎都一致谴责政府软禁昂山素姬的行为，他们牢记1988年8月8日的大屠杀，也同情中国的六四，因为他们很理解这种群种性的运动。而在新加坡，一半一上的人相信政府的宣传：中国太大了，不杀人没有办法，正是六四的杀人换来了今天的经济成就。

缅甸华人中却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很好的政府，能够把经济搞上去。至于中国的政治自由、法轮功问题，他们并不关心，或者说几乎不知道。他们全都不知道掸帮有一大片土地是中国政府50年前送给他们的。

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一个叫邈强的缅甸华人政论家，他们都没听说过。我在博讯文坛找到很多邈强的文章给他们看，他们认为邈强写的都是真实的。大概邈强这种持不同政见者在缅甸也是禁止他的文章的。他们对我说：现在缅甸不大可能有学生运动了，因为政府划了几块很大的地皮，把主要的大学都搬到新校园，这样大学区就分散了。

以前在网站上看到的海外华人的文章，大多来自北美和欧洲。而占海外华人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人则很少被重视。不管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还是解放后支援中国的建设，东南亚华人都是出钱出力最多的。但是在一片来自西方世界的华人的声音中，东南亚华人的声音又在哪里？



## 斗蟋蟀

### 咱老百姓(真)

#### (一)

俺百姓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南方渡过的。小时候，我家在南方一个宁静的小城里，和亲戚们七大姑八大姨表舅堂叔家的一群孩子们共度了童年。孩提时代，俺比较顽皮，正好俺那表哥也是个淘气鬼，俩人脾气对了头，于是上树掏鸟蛋，下河捞鱼虾这等顽劣事一件也没少干。而于中更有一件难以忘怀的趣事：斗蟋蟀。

江南水乡里的小城镇，青山绿水，一到夏秋季，正是：岸草平沙，柳袅烟斜，满树梨花，端的是人杰地灵的好去处。据说从明清两朝代起，这里的居民便世代相传着斗蟋蟀的爱好。孩子们斗蟋蟀主要是为了好玩，而大人们斗蟋蟀则分品味和格调，俨然是一种雅兴了，并且更高层次的，则直接和经济利益相关了。为何这么说？且听我慢慢道来。

每年放暑假到了八月间桂花飘香的季节，我们这群小光头和尚便各自早早把家里的蚰蚰瓦罐清洗干净了换上新土，做为迎候蟋蟀的新居。然后带上铁丝网罩，捅扞，水桶等工具，到田间树边，灌木丛中，瓦砾堆旁，悉心倾听雄蟋蟀的浅吟低唱，悄悄接近蟋蟀的巢穴，再行抓捕。

当然，视蟋蟀的巢穴之不同，捕捉方法也不一样。对于瓦砾堆里的蟋蟀，用的办法是“分割围歼”。对于田间土沟里的蟋蟀，则用“声东击西”法。对于树洞深穴里的蟋蟀，则用“水淹七军”法。而最难的是抓躲在墙洞里的蟋蟀，对此我们这伙小兄弟们有一绝招，基本上十拿九稳，方法我暂时保密。这些都是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从八月底至九月中，小伙伴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开始把各自养着的蟋蟀拿出来斗了。那时我家门前的一条街上热闹非凡。小光头们一个个窜进窜出，伴随着得胜蟋蟀的鸣叫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通常一个星期内就决出了谁家的蟋蟀是整条街上得胜的王者。

孩子们斗蟀时，大人们通常不参与，偶尔有驻足者也是不旋踵即走。但是，渐渐地，不知从哪一年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每逢我们斗蟀时，就有两个成年人的影子时隐时现地出现在我们中间。后来我们才知道，正是这两个人和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偶然的交叉，从而完全改变了我们这几个孩子对斗蟋蟀的认识。

这两人一清瘦一魁武。清瘦者约三十出头而魁武者像是四十左右。

在续第二节之前，先回答有网友在第一节后提出的关于如何抓躲在墙洞里的蟋蟀的问题。显而易见，难题是你不能因抓一只墙洞里的蟋蟀而把整堵墙都拆了。但只要你细

心观察，你就能知道任何一只蟋蟀都喜爱吃新鲜的大豆，而且能闻到几寸远处的豆香。有了这个蟋蟀的习性为前提，就能抓到把巢穴建在墙洞里的蟋蟀了。这方法也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就叫：引蛇出洞法。

具体做法的窍门是：

把一根约一尺来长细铅丝的一端头上穿上一颗新鲜大豆，让这颗作钓饵的大豆慢慢接近蟋蟀洞口。一般蟋蟀在闻到大豆香味时三分钟内必定探头出洞口寻找大豆。这时你要摒住呼吸小心地抓住铅丝另一端把穿了大豆的那一端逐步移离洞口，引导蟋蟀也一步步远离洞口，然后迅速堵住墙洞口。蟋蟀没了退路，就只能束手就擒了。这个方法基本上是十拿九稳的。

## (二)

渐渐地，孩子们知道了那两个人的称呼。那个年轻青瘦者叫小青，而那个年长魁武的叫瞿叔。通常，只是小青穿梭往返于孩子群之间，从这一圈玩斗蟀的孩子们移到另一圈。瞿叔则远远地坐在某户人家的门前石阶上，手中夹一支烟，看似漫不经心却又若有所思地吐着烟圈。这小青倒也不仅仅是观看斗蟀的热闹，偶尔兴致来了，他会参与到孩子们中间，先对两尾即将开斗的蟋蟀仔细观察一番，然后再作一番输赢预测。我们初时对小青的预测颇不以为然，以为他不过是在我们孩子面前摆摆老资格，信口胡诌而已。可是后来却发现小青的预测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地准确，倒也八九不离十。

等到小青和我们混得熟悉了，孩子们便时时主动邀请小青给我们即将开斗的两尾蟋蟀做个预测。虽然我们知道小青的预测很准，但我们常常不坏好意地期望小青的预测失败，尤其是被预测将要败落那一方的孩子，十分的不服而又满怀着侥幸胜出的希望。

令我们惊奇的事情是发生在每当小青预测失败时，小青便会恳求双方孩子们暂时停止下一轮的斗蟀，而用手势招唤坐在远处的瞿叔。这时瞿叔便蹒跚而来，先对我们大伙亲热地笑一笑，然后就捧起蟋蟀罐对小青预测失败的那两只蟋蟀仔细端详。这个过程通常约五分钟左右。有时候瞿叔还会从随身带的提包里拿出个做工精致的放大镜，对着蟋蟀的头部仔细观察。通常，瞿叔看过蟋蟀之后，会对孩子们说一声：“对不起，打搅了，你们继续玩”之类的客套话，便转身离去。但也有几次，瞿叔在看完蟋蟀后并不即时离去，而是和小青一起静静地站在孩子们的圈外，一直等到孩子们要散场离去时，小青便会主动招呼某个蟋蟀的小主人，于是一场交易便发生在蟋蟀的孩子主人和瞿叔之间了。

瞿叔和小青与我们孩子交换蟋蟀的所用物很少是金钱，而常常是一些孩子们喜爱的小玩意，如：盛蟋蟀用的陶罐，捕捉蟋蟀用的网罩，可临时存放蟋蟀的竹筒，以及供蟋蟀喝水用的陶瓷小水盆，等等。读者可不要小看了这些小玩件。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精心制作的，比如，那个供蟋蟀喝水用的月牙形陶瓷小水盆，上面常常印刻着微型的古代山水或仕女图，一看就知道不是当时社会(文革后期)出产的物件，而是解放前或更遥远的晚清时的产物。这些东西流传在民间乡间，也不知瞿叔他们是如何收购来的。

当然，我们这些孩子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只知道这些玩意在市场上有钱也买不着，而玩蟋蟀时有了这些玩件就如锦上添花，很可以在别的孩子中炫耀一番。可

以说，在这一点上，瞿叔和小青是吃透了我们这群孩子的心理的。不过有一点，瞿叔和小青在以物换蟋蟀时从不逞强胁迫，即使某个孩子不愿交换，瞿叔仍会留下个存放蟋蟀的竹筒作为礼物。久而久之，孩子们对瞿叔就自然盟生了一种信赖感和亲切感。

或许正是由于瞿叔的洒脱而豪爽的性格吸引了我和表哥，以致在有一年的斗蟋季节里，当瞿叔和小青登门相求时，我们便慨然应允了。

我也是一直到后来与瞿叔的交往中才知道在蟋蟀这个小小的具有灵性的昆虫身上，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天大的学问，知识和未解的疑问。

### (三)

说起我和瞿叔的真正交往，我依稀记得是在小学最后那一年的暑假。

有一天清晨母亲让我去镇东头三婶家借个淘绿豆的筛子，我便沿河边的石板路一路蹦跳向我三婶家而去。当快要接近三婶家后院时，就听到一阵清脆的蟋蟀鸣叫声传入耳中。我轻步蹑足循声而去，最后发现那只鸣叫的昆虫藏身在三婶家鸡舍的垫基石下。那鸡舍从上到下由石头砖块垒成，顶部覆以毛毡类防雨席棚。因是白天清晨，鸡群已放出到场院田间。我一看是个机会，便一不做二不休，从顶部向下一块块地把垒鸡窝的石块搬掉，三下五除二便拆了那鸡窝，翻开最后一块垫基石，捉到了那只蟋蟀。为此事，我三婶一状告到了我老娘那里，苦得我被禁闭了整天。

按理说，我们那里镇前镇后都有蟋蟀可抓，为什么我会阴差阳错单单费大功夫抓那鸡舍石板下的一只蟋蟀，我也说不清楚。只觉得当时心中就有那么一股子冲动，后来想起来，或许是那蟋蟀的叫声与众不同而吸引了我也未可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那尾鸡窝蟋蟀便很快证明了镇上其他孩子们的蟋蟀都不是它的对手。一般的蟋蟀和它相斗，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去。我这蟋蟀还能连续作战，一口气斗赢三到四个对手之后，才振翅高歌。也就二三个星期之后，我抓到一只好蟋蟀的消息在镇上的孩子们中间当然是不径而走，于是很快小青便找到了我和我的表哥。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是小青一人来的，提出要看一眼那只昆虫。小青看过后并没说什么，只临走时说一两天后还要来再看。等小青走后，我也曾悄悄打开我的蟋蟀罐，也没看出我那鸡窝蟋蟀倒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只是有一样：我那只蟋蟀通体透着一层淡淡的蓝色，而在阳光的折射下，它背部的翅膀上会隐隐的泛出一道金黄色彩。

两天之后，小青和瞿叔如约而至。和他们一同来的还有一位老者，年约六旬开外，虽说不上童颜鹤发，但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听小青和瞿叔管他叫徐先生。我和表哥心知肚明这三位到来的目的，毋须多言便把我那只鸡窝蟋蟀捧到了瞿叔的面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瞿叔仔细观察蟋蟀的全过程。除了用放大镜看头部之外，还端着蟋蟀罐在阳光下看它的全身和腹部，最后是用逗蟀草拨开蟋蟀的门牙看颜色。瞿叔边看还边和身旁的徐先生低声交谈。

瞿叔说：“我看像是一只‘青紫’”。徐先生说：“不，应该是‘正紫’，当然还要由叫声验证一下”。他们的对话，我和表哥听得都是云山雾罩，不怎么明白。但听徐先生说到要听它的鸣叫声，我表哥赶紧说：“它不爱叫的，每次总要斗赢了几个对手才

肯叫的”。瞿叔这时回过身来，对我们笑一笑说：“小兄弟，这只蟋蟀我要定了。至于交换的条件嘛，只要我力所能及的，随你们定。如果你们一定不愿意交换，那我能不能借它一用？”

听瞿叔这么一说，表哥就问我的意思，因为这蟋蟀原本就是来抓到的。我便说：“既然瞿叔想要，就拿来吧”。瞿叔听我如此说，大喜。立即从小青随身带的提包里拿出一套三个雕花柚彩的蟋蟀罐，这三个罐子可依次套放在一起，每个里边还附着蓝瓷水盆，一看就是精工细作的好东西。瞿叔随手又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个牛皮信封递到我手上。我和表哥打开一看，吃了一惊：里面是五十元人民币。在当时，尤其对我们孩子来说，这已是个不小的数目。瞿叔和徐先生似乎很懂我们当时的心态，便步出屋外观景闲话，给我们留下一点时间作定夺。

在屋里我和表哥简短商讨，都觉得东西可收下，但钱不能要。这也算是当时我们这些孩子从家教或是从学校里的老师教育那里，所得到的基本的道德常识。简短商讨后，我和表哥便步出屋外对瞿叔说：“蟋蟀你拿走，蟋蟀罐我们要，钱不要。但我们还有两个条件。”瞿叔赶紧回说：“请说，请说。”“1.我们今后还想看看这只蟋蟀。2.我们想看你们斗蟀。”对我们的第一个条件，瞿叔很快便答应了，对第二个条件，瞿叔和徐先生低声交换了一下意见，也答应了。但告知我们：现在还不是他们斗蟀的时间。他们每年第一次的斗蟀时间是农历八月中秋左右桂子飘香的时节。到时候，他会叫小青来接我们，但人数只能限定我和我的表哥。

瞿叔他们临走时，我听到徐先生对瞿叔说：“今年的收成很好啊！”我是直到后来才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 (四)

到了九月初的一个星期天，那时离农历八月中秋大约还有半个多月，小青找到了我和表哥，说是瞿叔想邀我们去他家里玩，一来认认地方，二来让我们看看被瞿叔收走的那尾鸡窝蟋蟀。我和表哥便欣然随小青前往。

瞿叔和小青并不住在我们那个小镇上，而是在离我们那个小镇数十公里外的城里。做公交车约需半小时才能到。一路上，小青知道我们有很多问题要问，为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小青是有问必答。从交谈中，我们了解到瞿叔在城里一所大学里工作，是管理后勤部门的。小青是瞿叔的远亲，在城里一所染印厂工作。小青小时候和我们一样，也喜欢玩蟋蟀，而跟随瞿叔正式入行玩这个，已有五个年头。说起瞿叔，据小青说瞿叔和徐先生等都是蟋蟀世家，在这一行里已是世上几代承传下来了。

瞿叔家位于城北郊，是一座老式的南方宅院。宅前一弯小溪，在岸柳中蜿蜒曲折，隐形潜踪而去。周围的环境和城里车水马龙的喧嚣相比，显得幽静而恬谧。等我们到时，瞿叔已在门前迎接我们。进了门后是个庭院，过了庭院便上台阶进入一门廊曲道，曲道连着正厅，两边是厢房耳房等，共前后两进。瞿叔边走边说，他们家本来在城里还有一处住房，都是祖上的产业，文革时被查抄充公，前一年落实政策归还了这一处。等我们被直接迎进客厅落座之后，由小青招待茶水。这时我就听到了罐中蟋蟀的叫声。

瞿叔发现我的眼神在追寻蟋蟀声的来源，便起身领我们进入与客厅相连的一间耳房。打开房门后我们看到面前三排木架以及地上排满了蟋蟀罐，总数不下七八十个。据瞿叔介绍，这里面有一些是明代流传下来的澄泥陶罐，透气性特好，但价格不菲。瞿叔按罐上编号找出了我们的鸡窝蟋蟀，轻轻打开罐盖，让我们观看。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那尾蟋蟀在瞿叔不到一月的精心调喂下，几乎都让我认不出来了。原来通体的淡蓝已转成紫光悠悠，但颈项上却长出一层密密的蓝色绒毛。我问瞿叔：

“八月中秋时，你准备拿它去斗嘛？”

“小兄弟，你的这尾蟋蟀属于上品紫类，但它的成熟期较晚，最好的斗期是在阳历十月下旬左右。我早早收来，一是怕你们整天玩斗它，搞伤了，二是在此期间我还要对它细心保养调喂。这类好品种，要上百只蟋蟀中方可觅得一只，我也是两三年中才能得一尾。”

听瞿叔谈起蟋蟀的品类，一下子便勾起了我心中久久的疑问和好奇。便再问：“怎样能判别蟋蟀的好坏？”瞿叔看我问到了点子上，倒也不立即回答，只微微一笑，把我们领到了他的书房里。瞿叔书房里琳琅满目，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书房里另有一间壁橱。拉开壁橱门，里面全是线装古书。听瞿叔介绍，他家祖上是做印染业的，到了他祖父一辈，便爱上了玩蟋蟀这一行。也许是所有富家豪门子弟的通病，除了本业外，棋琴书画，花鸟鱼虫，都免不了要染指，但一入蟋蟀行，便再也放不下，离不去了。到解放前夕，瞿家依然家资丰厚，于江南好几个城镇都有他瞿家的商号或工厂。解放后，一路公私合营，国有化，直到文革抄家，家产没了，但唯有那一箱祖传的蟋蟀书籍，因早早便转移至乡下亲戚家，幸免于难。

表哥指着那些线装古籍问瞿叔：“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蟋蟀谱嘛？”瞿叔笑一笑，答道：“其实没有一本书能称为完整的蟋蟀谱，盖因这一行里学问太大。我们的老祖宗从宋朝开始就有玩蟋蟀的记载，一直传承到今天，可是就拿我们瞿家几十年的玩蟀经验来说，有一些古书上就没有记载。”瞿叔说完，顺手从线装书层下方抽出一套两本书来，交到我们手上，“这是我瞿家自印的蟋蟀入门，你们拿去看吧。古书上的东西你们现在还不能理解。小青当年跟我学时，也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的，看完后还我，不可外传。”

那天我和表哥在瞿叔家玩得很开心，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要读那两本蟋蟀入门，已无其他玩的心思了。后来小青在送我们回家的路上告诉我们：瞿叔送的这套蟋蟀入门也算答谢我们馈送的那一尾好蟋蟀并再次和我们约定了中秋节看斗蟀的时间。临分手时小青着重转达了瞿叔的嘱咐：到时只看不发问，有问题事后可问小青。

从瞿叔家回来的那几天里，我被好奇心的驱使便一头扎进了那两本蟋蟀入门。这两本书上册讲蟋蟀辨认，下册讲蟋蟀喂养。一律用宋体小楷书写，文字隽美，语言流畅，但没有作者，只在扉页上记着一行小字：瞿族家藏。

正是这两本书的指引，一下子把我带进了一个我以前从未认知的蟋蟀大千世界。现在我凭着记忆，把我还能想起来的描述如下，以飨可能有兴趣的读着，不感兴趣的读者就跳过这一节吧。

好品种的蟋蟀主要分三大类：黄，青，紫。每一大类里又作如下细分：

【黄】正黄，青黄，紫黄，油黄，枯黄

【青】正青，黄青，紫青，油青，枯青

【紫】正紫，黄紫，青紫，油紫，枯紫

上面这些名品的类与类之间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只有成熟可斗期之别。通常黄类蟋蟀成熟期较早，约在阳历八，九月之间，青类适中，约九，十月间，紫类最晚，约十，十一月间。

除了上面这正宗分类，还有许多不属正宗类的而按体形颜色分类出的名品，主要有：蟹壳青，三段锦，大腰鼓，鸡蟀，包衣，脆须，等等(我后面还会讲到，此处略过)。

上面说类与类之间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只是一般而言，例外还是有的。最大的例外是“紫黄”类。这一类蟋蟀是品中之王，有些古书上说是百年难遇之极品。传说南宋理宗年间杭州一带曾有人捉到此虫，后被州县官员巴结朝廷，送到宫里去了，故此民间无颜得见。由于“紫黄”类极其罕见，故此民间往往把一个地区得胜的头名蟋蟀说成是“紫黄”蟀，其实如按严格的分类划分，很少是真正的“紫黄”。

那么，如何判别一只从野外抓来的蟋蟀是属于上述名品之一，还是一只不属品类的杂类呢？主要分三步。第一步是看头线，第二步是看色泽，第三步是听叫声。

头线也有人叫“斗线”，反正都是一个意思。喜欢斗蟋蟀的朋友一定注意到每一只蟋蟀的头上都有两条隐隐的白线。这两条白线在接近端尾时会成弯曲状，有的向里弯成内八字，有的向外弯成外八字。每一只蟋蟀的头线都不相同，就像我们人类的指纹一样。但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实践中把这些头线进行了分类归并和总结，把一些特别骁勇善战的蟋蟀头线分类成上面的组合。大体上说，一只蟋蟀的头线越清

晰，越长，蟋蟀的品种便越好，反之，头线越模糊，越短，则品种越不好，即越不能斗。

或许从今天遗传基因的角度来说，蟋蟀的头线反映了“好斗基因”在蟋蟀身上的特征。由于在野外，蟋蟀是互相杂交的，一只名品雄蟋蟀很可能与一只杂品雌蟋蟀产下后代而丧失了名贵种性。而我们人类在野外生长的千百只蟋蟀中又碰巧才能捉到一只名品蟋蟀，所以，抓到一只好蟋蟀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最近我看到有报道说，人们发现每只雄蟋蟀体内都有一个胜负“开关”控制着蟋蟀的繁殖，如果一只雄蟋蟀斗败了，那么它虽然仍可能会和一只雌蟋蟀交配，但却不能成功繁衍后代。如果这则报道属实，那说明蟋蟀群体自己有一种防止种群蜕化成次等品种的功能。此是题外话了。

依我个人的观察，在野外田间能捉到一种类似蟋蟀的昆虫，俗称油葫芦，形状和蟋蟀类似，体形比蟋蟀大。但把两只油葫芦放在一起是不会斗的。如果你观察油葫芦的头部，就看不到有蟋蟀那样的头线。而在北美地区，夏秋季节我们也能抓到蟋蟀，但它们并不相斗。如果你观察它的头部，也找不到头线。所以，毋庸置疑，中国蟋蟀的头线一定与蟋蟀的好斗习性有关。

瞿叔的那本书里对每一类名品蟋蟀的头线都有详细描述和图形，以及各名蟋蟀的色泽特点。至于鸣叫声，黄类蟋蟀叫声洪亮浑厚，青类蟋蟀叫声清脆高亢，紫类蟋蟀叫声也清脆但含有一种特殊的沙声，很容易区分。



对一只蟋蟀的判别，如果它符合上述“三项基本原则”，那末它基本上属于一只好蟋蟀了，接下来就是要看它的辅助特征。辅助特征包括腹部和两侧以及大腿的色泽和牙的颜色。总体原则是，不论头部或背部的颜色如何，腹部和两侧以及大腿的色泽越浅越好，越趋于一种颜色的纯色越好。最好品种的腹部色泽应如我们人的手指肚那样白里透红而少黑或黄斑，但这类好品种很少见到。

瞿叔的书中除了对好品种蟋蟀有辨别描述，对“坏”品种，即不善斗的蟋蟀也有特征描述。我尚能记起的如：两肋白，斗必败；断头线，凶不见；酱油头，咬就走；等口诀。

每一只蟋蟀除了头部有两条白头线，它的身体翅膀两边则也各有两条白边，通称肋白。头线是越白越清晰越好，但肋白则是越白越清晰越糟。如果你抓到一只蟋蟀它有两条清晰可见的肋白，那不管它的其他各项条件如何优越，品种如何名贵，你就不能指望它能战胜对手，它在关键时候常常落败。同理，如果一只蟋蟀的头线中间出现了断痕，也不能指望它有希望战胜敌手。所谓酱油头类的蟋蟀，是指蟋蟀头部的颜色既不红也不黑，而是浑浑噩噩的酱油色，头线也同样看不太清。前面说的两肋白或断头线虽不能上正式的斗蟀场面，但平时斗着玩玩还能咬上几口，可酱油头这一类就根本不会斗，一碰敌人就走。总而言之，上面这三类“坏”品种蟋蟀是养蟀人的兵家大忌，一般人不会犯此类错误。

掌握了上面的知识，我于是也明白了小青为什么能大致判断出两只普通蟋蟀相斗谁赢谁输，而瞿叔又为什么随身不离用个放大镜观察蟋蟀的头部。然而，书本知识只有在实践中反复运用和验证才能变成自己真正掌握了的知识，这个道理和相马，相鸽子等是同样的。对于甄别蟋蟀来说，复杂的地方在于一只蟋蟀可能并不属于书上所述的任一名家品类，而是多多少少都占一点边，你要判别这些杂品蟋蟀的优劣，

那非得有数百次甚至上千次的实践不可。

除此之外，我那时被好奇，新鲜，刺激的心情驱使，就是一心静静地等待着中秋节瞿叔那里的蟋蟀大会的开始。

接下文前先回答五味斋一位网友的提问。那位网友说他曾记得用捕蜻蜓或苍蝇的网罩在空中无意间捕到过一只蟋蟀，每斗总赢，叹为奇事。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玩蟋蟀时，会捕捉到一个种类的蟋蟀叫“飞翅”，这类蟋蟀斗起来凶狠异常，是个好品种。但有些正式的斗蟀场是禁止它进入的，主要是这类蟋蟀背上拖着两个长长的尾翅(飞翅)，它会飞，似乎是蟋蟀与其他昆虫的杂交后代，至少也是一个蟋蟀的变异品种。我们常用的一个办法是用镊子把它的一对飞翅拔掉，这样看起来它就 and 一般蟋蟀无异了，但总觉得拿去斗蟀有点胜之不武。

## (五)

八月中秋的前夜，我和表哥应瞿叔和小青之约于下午四时左右到达瞿叔家。其实“斗蟀大会”是下午六时至七时才开始，小青故意让我们提前两小时到达则另有含意。我们到时瞿叔并不在家，但瞿叔家的客厅已布置得焕然一新，客厅中央的大八仙桌铺上

了雪白的桌布，周围摆放着十多把椅子，桌顶上还增挂了两盏约五百瓦的吊灯。我心中猜测着，这客厅和八仙桌大概便是斗蟀的中心了。

走入客厅后首先吸引我注意力的是放在大八仙桌中央的一个竹制器皿。那个器具的大小像一个大号的铝制饭盒子，但全部由竹子做成。它的形状像南方江湖运河里行驶的乌篷船。乌篷船的形状是这样的：它顶篷像个等边三角形，在船中央处是篷顶最高处，然后越往船两头则篷盖越向下倾斜，然后在船两头处篷盖与船体相连。那个器具的顶盖就像乌篷船的篷盖，成等边三形状，中间最高，两头最低，不过那顶盖是用像牙签般粗细的细圆竹棍穿制而成。每根竹棍之间的间距约二到三毫米，人的肉眼无论站在哪个方位都可透过顶盖竹棍的间距很清楚地看清器具内的一切。整个器具制作得精巧玲珑又浑然一体。小青看我们对那个器具好奇，便立即说：“这是斗蟋蟀用的‘斗梭’”。

根据小青的介绍，我们才明白了原来瞿叔他们斗蟋蟀不是放在通常的蟋蟀罐里，而是用这种特制的“斗梭”。这个斗梭制作得非常巧妙，它的两头各有两个食指大小的圆孔并用可提起的小闸门控制着开闭。在梭的中央另有一个大闸门把整个梭一分为二。梭的底部是平竹板上再覆以粗毛糙纸，以致蟋蟀在上面奔跑相斗时决不会打滑。两蟋蟀相斗前，用个特制的过导笼(此过导笼是月牙形约六厘米长，两头开孔，孔的大小和梭两头开孔完全一致吻合)放入蟋蟀罐中，再用小竹棍上绑着棉球把蟋蟀赶入过导笼中，然后用食指两指堵住过导笼两头小孔并提起过导笼。如此再把过导笼一头与斗梭的一端相接，在过导笼另一头用竹棍棉球一驱赶，蟋蟀便进入梭的一边。由于梭的中央是用大闸门隔开的，进入梭两边准备相斗的蟋蟀被闸门相隔而互相不碰头，要相斗时，只需在梭篷盖上方提起大闸门，则原来一分为二的梭便合成一间“决斗场”了。

玩过蟋蟀的读者朋友看到这里一定会有两个疑问：1. 蟋蟀是小不压大的。即，两个品类差不多的蟋蟀相斗，通常总是个大的蟋蟀赢。这个道理就和我们人类的拳击和摔跤运动一样，轻量级的不能和重量级的混在一起比赛。2. 既然来斗蟋蟀的都是行家里手，那两尾蟋蟀一入斗梭，大家只要一看蟋蟀的品级，不用相斗，胜负不已可判定了吗？这两个问题也是我当时的疑点，但一经小青带我们参观介绍了斗蟀的全过程，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瞿叔的一间厢房里，小青向我们展示了给蟋蟀秤体重的微型秤。去过国内中药铺子的读者一定看到过药店营业员秤中药的秤。这杆蟋蟀秤非常像那类中药秤，不同的是秤杆上的衡量刻度不是分和厘，而是专门用来测量蟋蟀体重的点制。按照我后来的观察，一只中等大小的蟋蟀如果实际重量是5厘，那么用此专用蟋蟀秤秤出的度量是2.5左右。一只大体形的蟋蟀能秤到2.8或2.9，能秤到3.0以外的就是超重量级了。

读者一定会问：你如何把一只活蹦乱跳的蟋蟀放到秤上去老实地秤它？原来这蟋蟀秤的秤盘是特制的。它的秤盘形状和大小就像我前面描述的过导笼，不过一般的过导笼都是象牙或瓷器的为材料的，而蟋蟀秤的秤盘是一个约长六厘米宽三厘米的薄硬板纸，在它上面再放一个纸做的过导笼，这个纸质的过导笼可从蟋蟀秤盘的薄硬板纸上活动地抽出或放入。所以，当要给一只蟋蟀秤体重时，只要把秤盘过导笼放入蟋蟀罐中，用竹棍棉球把蟋蟀赶入过导笼中，用棉球塞住过导笼两头的孔，把装了蟋蟀的纸过导笼放回秤盘，就可秤蟋蟀了。

来参加蟋蟀会的玩家们都是按这一门里的规矩来斗蟋蟀的。好比我们中文论坛里的坛规，第一步是注册笔名，你才能和别人论战。而斗蟋蟀规则的第一步是把你带来的蟋蟀秤出重量并编号。第二步是把秤了重并编了号的蟋蟀配对。所有这些秤重和配对的工作都是由瞿叔请来的义务帮手完成的，蟋蟀玩家们自身不得参与，以防作弊。我和表哥第一天参加斗蟀大会便是在小青的带领下作义务工作人员帮助完成这类工作。比如参加斗蟀的张三带来五只参斗的蟋蟀分放在五个蟋蟀罐中。我们便带张三进入秤蟀室，秤出张三的五尾蟋蟀的重量如：2.5，2.6，2.7，2.8，2.9。然后就在张三的五个蟋蟀罐上分别标出：张2.5，张2.6，张2.7，张2.8，张2.9等，再把一张写有这些点数标记的清单交给张三，此后张三留下他的蟋蟀在秤蟀室中到客厅中静候配对，张三不得再进入秤蟀室。

等全部参斗的蟋蟀秤量完毕，便进入唱名配对。由工作人员当着所有来参赛的人按先后次序唱出第一个被秤的蟋蟀编号，比如：张.25，连喊三遍。如果李四手中的蟋蟀秤量清单上有个李2.5，李则可应答：我有2.5。工作人员则立即把秤蟀室中的张2.5和李2.5两个蟋蟀罐摞在一起，这一对就算配上了，可以进入斗蟀了。通常，很可能某人带来的蟋蟀因体重过轻或过重而无法与别人的蟋蟀配对，那就只能遗憾地等待下一次了。这时候就出现所谓自愿的“放点”了。所谓放点是指某人的蟋蟀虽无其他人的蟋蟀重量可相配，但他自愿与比他略重的蟋蟀相配，这一般发生在蟋蟀的主人认为自己的蟋蟀品种好而非常有信心的情况下。

由此可见，蟋蟀的秤重和配对是比较费事而麻烦的，但又是免不了的一道程序。所以我前面说的蟋蟀大会实际上是不确切的，而是从八月中秋开始分成多次的每星期一次的斗蟀，一直进行到冬天小雪节气左右，这中间当然也有遇事暂停的情况。这样每次参加斗蟀的约10家左右，按每家(人)平均带来五尾蟋蟀计，每次配对成功可进入斗蟀的约20到25对之间。

从蟋蟀被配对一直到双方的蟋蟀被工作人员用过导笼放入斗梭中为止，这期间蟋蟀双方的主人既看不到自己的蟋蟀也看不到对方的蟋蟀。这时斗梭的蓬盖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绵纸，双方蟋蟀各自的主人可以掀开绵纸一角观看自己的蟋蟀，但不能看对方的蟋蟀。这时坐在斗梭前的裁判就问参斗双方要不要“押花”。

所谓“押花”就是给斗蟋蟀下注了。这个非常像西方扑克比赛中的下注，比斗双方看不到对方的牌底(蟋蟀)，当对方喊出一个价码，你可以同意，还可以加价吗，也可以不同意。不同意表示你弃权放弃斗蟀，在我观看的那些斗蟀里，我从来没有看到直接的现金交易，估计都是事后交付中间人的。喊价吗时也都是用斗蟀行里的行话切口，什么一指，两指等等。这说明玩蟋蟀这个行里的人都非常小心谨慎，很少

有听见因玩蟋蟀赌博被抓的。当然也有双方都不押花的，这就纯粹是斗蟀了，这种情况常常是蟋蟀双方的主人对自己第一次参赛的蟋蟀赢率吃不太准，想通过斗蟀来检验一次自己的爱蟀，或者参斗双方是自己圈里的熟人，不想有金钱上的输赢，这两类情况通称“试口”。

接下来的程序是蟋蟀各自的主人用逗蟀草透过斗梭蓬盖上的窗格引逗自己的蟋蟀。蟋蟀也像我们人一样，有“心情”或“情绪”，心情不好的就叫“不欢”，而不欢的蟋蟀是不能进入决斗的。假如蟋蟀的主人发现自己的蟋蟀“不欢”，这时他有权退出斗

蟀。这是参斗双方最后一次退出斗蟀的机会。用逗蟀草引逗蟋蟀就是激发蟋蟀的斗志使其达到高潮，就像篮球运动员在正式开赛前的热身。等到斗蟀双方都认可了自己的蟋蟀可以进入斗蟀了，裁判就除去覆盖在斗梭两边的绵纸。

一等裁判除去斗梭上两边的覆盖绵纸，这时双方都能看到对方的蟋蟀了，但这时任何一方都无权再退出斗蟀，因为是骡子是马已经都牵出来了。当然，有的人如果十分爱惜自己的蟋蟀，也知道自己的蟋蟀按品位很可能要输给对方，而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爱蟀被对方蟋蟀咬伤，也可强行退出，但押花是要输掉的。

等到覆盖绵纸一旦从斗梭上除去，裁判便立即从斗梭中间拉起大闸门，这时参斗者双方谁都不允许再用逗蟀草接触自己的蟋蟀，而是参斗双方的蟋蟀凭对方蟋蟀的叫声或气味自动寻斗。由于一般来参加斗蟀的都是品种比较好的蟋蟀，通常只要裁判刚一拉起中间闸门，两边的蟋蟀都会像离弦之箭快速向对方冲去，于是一场精彩的搏杀便开始了。

等到小青把基本的斗蟀规则和过程向我们介绍完毕，来参加斗蟀的人们已陆续到达，瞿叔也回来了。和瞿叔一同来的除了上次在我家看到的徐先生，还有一位老者叫汪先生。听小青讲，徐，汪二位都是瞿叔他们所在的这个斗蟀圈子里德高望众的老前辈了。瞿叔把徐，汪二位请来，主要是请他们一个当裁判，一个当“迁手”。(关于迁手，我稍后再谈)。其余的来客里面有很多人都互相认识，边打着招呼边交谈着养

蟀的经验。

有意思的是，参加斗蟀的人里面可谓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而且也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就像政治和艺术或武流的流派那样，蟋蟀界也是“党内有党，党外有派”。大派系是南派和北派，而在大派系下又分成小派系和小圈子。圈子内的同道们斗蟀一般都是斗“试口”，很少有押花的，而且同道间还可互借蟋蟀去与外人争斗。而派与派之间和圈子之间的斗蟀则非但常常押花，还夹杂着争霸，挑战，和义气之争。虽然看似小小的蟋蟀在斗梭中拼咬，实则是参斗的蟋蟀主人在暗中较劲。于是就有了如“田忌赛马”那类的种种阴谋阳谋，给看似公正的斗蟀蒙上了一层阴影。在瞿叔的那个城市里共有三个玩蟋蟀的圈子，每个圈子都有一个斗蟀场，瞿叔他们这个场子里的规则相对公正，气氛相对融和，因此吸引了很多外圈，外派的人来参斗，其中有一伙徐州客人就每年到瞿叔他们的斗场来参斗几次。

我和表哥因是第一次参与斗蟀的义务工作，小青分配给我们的是相对简单的给称过重的蟋蟀配对的工作。当唱名配对完成之后，按先后次序，排在前面参斗的蟋蟀主人便被邀请围坐在大厅中央八仙桌的周围，排在后面参斗的人们则只能站在后面围观了。坐在正中央最靠近斗梭的是裁判汪先生和“迁手”徐先生，坐在靠近斗梭两头的是第一对准备撕杀的蟋蟀主人。这时就听汪先生一声哄亮而拖长的唱喏“大将军入梭，无事不欢~~~~”，大厅里的众人立即静寂下来，大家都静静地注视着斗蟀的开始。我和表哥因第一次观看这类正式规模的斗蟀，站在人群中更是大气也不敢出。

如前所述，经过用过导笼把蟋蟀从罐中引入斗梭，双方押花，再用逗蟀草撩拨激励等几道程序之后，裁判汪先生拉起斗梭闸门，第一对参斗蟋蟀便咬在了一起。在瞿叔家看到的这些蟋蟀搏斗场面与我们孩子们之间的斗蟋蟀有很大不同。我们孩子的蟋蟀通常能咬三四个回合，多的也就咬七八个回合总能决出高低胜负了。而拿到瞿叔家来参斗

的蟋蟀很多要经过十几个回合才决出胜负。参斗蟋蟀的各种搏杀场面也使我大开眼界。有的蟋蟀是以快打快，张开大牙一路猛攻，有的蟋蟀是以静制动，用后腿支撑在斗梭边缘借力打力，有的蟋蟀会像我们人类的战略战术那样用长途奔袭运动作战之法，从斗梭的一端快速行进到斗梭另一端的敌手跟前攻其不备。最为狡猾的一类蟋蟀是一入斗梭之后，不是停留在斗梭地面，而是跳到斗梭的蓬盖顶上，仰面倒挂在斗梭梁上，就像我们人类的某些会武术的跳到房顶的梁上那样，等对方敌手找不到作战对象而逐步逼近时，再从斗梭顶上跃下突施杀手。

当搏斗双方的蟋蟀有一方因力不能支而节节败退，被对方敌手穷追猛打之时，参斗的蟋蟀主人随时有权要求裁判落闸。这时先由“迁手”用特制的逗蟀草把撕咬胶着在一起的蟋蟀逗引分割到斗梭的两边(颇似拳击比赛中的裁判把两拳击手分开)，然后裁判放下斗梭的闸门。裁判一落闸，便把交战的双方蟋蟀又分隔在了两边。当搏斗中的蟋蟀一方暂时落败而被隔离时，暂时获胜方的蟋蟀常常振翅引亢高歌。判别斗蟀胜方的一个常用方法就是看当隔离之后，看哪一方的蟋蟀还能鸣叫，并且当“迁手”在用逗蟀草挑逗时还能开牙。这时“迁手”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有以下几种情况供参考：

1. 一方蟋蟀振翅鸣叫，而另一方不叫。“迁手”将用一种特制的逗蟀草(这种草要经过好几年的熏蒸处理才能做成，一般蟋蟀触到它就想咬)对赞时落败而不叫的蟋蟀由慢到快仔细挑逗，直到慢慢重新激起败方蟋蟀的斗志。等到蟋蟀主人认可时，裁判将拉开闸门再进入第二轮决斗。这种反败为胜虽不每次都有，但也经常发生。如果经“迁手”逗引后仍然不开牙，一般就算败了。但如果蟋蟀主人坚持要再开闸验证，也是可以的。

2. 双方蟋蟀同时鸣叫。这时情况比较简单，“迁手”只需对双方蟋蟀稍作逗引，并让蟋蟀休息片刻，即可拉起闸门再战。

3. 双方蟋蟀同时不叫。经“迁手”对双方蟋蟀进行逗引，如果一方能鸣叫开牙而另一方不能，则不能方就算败了，当然和1.中一样，蟋蟀主人可要求开闸验证。如果双方同时鸣叫，则如2.中那样处理。

“迁手”通常由非常有玩蟀经验的人担任。他知道如何对一个行将落败的蟋蟀用何种最佳的逗引方法使其重生斗志。当遇到3.中的情况或如前所述“不欢”的情况，裁判还常常会询问双方主人要不要“开锣”。何谓“开锣”？蟋蟀有一个特性是听到对方鸣叫时，很容易发怒而激起己方的斗志，就像我们人类听到别人叫骂自己，很容易发怒一样。蟋蟀中有一个品种特别善叫但不善斗。这种蟋蟀就俗称“锣”。当遇到参斗蟋蟀不欢或上面3.中的情况，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把放在斗梭旁边罐子里的“锣”不断逗引，让它不断鸣叫，常常很有效。

每当一场厮杀完毕，汪先生，徐先生，和瞿叔等几个玩蟀高手就会对赢方和输方的蟋蟀作一番评论比较，遇上一个好的品种，有时还会众人在一起观赏品味，久久不忍释手。如前所述，拿到斗蟀场里来的都是好蟋蟀，而高手间的比拼只要稍有差池便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有一个电工金师傅，大家都叫他老金。老金玩蟋蟀没什么理论知识，但却有好些年头了。老金带来参斗的蟋蟀都是在他那个街区斗过了几许轮回之后的胜者，因此老金的赢率还是不错的。有一次老金的蟋蟀斗输了，可老金怎么也不愿意承认，硬说是瞿叔的斗蟀场玩了猫腻。后来汪老先生捧过老金的蟋蟀仔细看了，说：“你这蟋蟀是极品

种，接近蟹壳青了，如果好好调养，今年拿个地区状元也有可能。可是你斗早了，离它的成熟期还有半个多月。再有，它的牙在参斗前就已受伤，在参斗时老是咬偏口。”一席话，把老金说服了。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叫文叔的。文叔人如其名，文质彬彬而气度高雅。别人来斗蟀都是大罐小罐等各种用具装一大提包，文叔却只带三个竹管，里面装三个参斗的蟋蟀。但是文叔的胜率很高，基本上是平均二赢一输。在高手云集的地方，要达到这样的胜率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常常有熟人和文叔打趣说：我拿我罐里的大将军换你竹管里的囚犯吧，可见文叔的蟋蟀大都是上品。文叔为人谦逊，赢了之后也总向对方谦和地说：侥幸得胜一回，下次再会。

可是有一次，从徐州那地方来的一夥玩蟀人带来了一尾蟋蟀和文叔的蟋蟀交上了手，那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惨烈悲壮的一场斗蟀。

## (六)

徐州来客每年都上瞿叔他们的斗蟀场来玩几次，瞿叔他们也曾带蟀北上回访，来往交手过几次，互有胜负。根据瞿叔他们的印象，徐州客那个斗蟀圈子总带着一股子匪气，非但人形彪悍，而且押花时出手豪阔，落败后毗睚必报，以后定来翻本，就像武林里的邪门旁派。也许是徐蚌地区的水土与江南略有不同，徐州客们带来的蟋蟀上品虽然不多，但常常出奇兵制胜。有一年，徐州人带来一只名叫“白紫脆须”的品种，那是一尾紫蟋蟀，但通体泛出红白两色，每斗一次，头上长须便自动蜕短一小段，听汪先生说，那蟋蟀等头上脆须断完，就寿终正寝了。但就是那只“白紫脆须”在那一年斗遍了瞿叔那个城市愣没有敌手。

文叔是在无意之中得罪了徐州客的。先是文叔的一尾“鸡蟀”(这类蟋蟀的翅膀包衣很长，鸣叫声中带有低沉的“咕咕”声，故得其名。但打斗时咬口很快，喜欢速战速决，是名品的一种)，在一次斗蟀中因落闸落得晚了，文叔的“鸡蟀”猛追敌手，不慎咬伤了敌手，而那敌手蟋蟀的主人正是徐州客人。

前面我说，斗蟀时秤重配对和互不见面是公平的，但是，只要是常在斗蟀场里混的玩客，依然有办法玩出花样来。比如，只要你的蟋蟀拿出来斗了一次，别人便可记住你蟋蟀的体重和品类，等下次你再来斗蟀时，当唱名配对只要报出你蟋蟀的体重，别人当可猜出你蟋蟀的品种，然后就可或趋避或选对手相敌。我记得徐州人后面几次来时就专候文叔的蟋蟀唱名，一等工作人员唱出一只文叔的点2.8时，徐州人跃身而起，说：我有2.8。于是就配上了。显然徐州客人们等候文叔的这只2.8蟀久矣。

等裁判汪老似往常那样一声清呼：“大将军入梭，无事不欢~~~~”，后面就是入斗梭，押花等程序，一如我前述。在押花时，徐州人喊了加倍，当时文叔也自犹疑了一下，但很快就同意了。接下来是用蟀草逗蟀热身，这时双方的蟋蟀都鸣叫了，虽然各自仍看不到对方的蟋蟀。当时就有好心的看客劝文叔退出，一是对方蟋蟀叫声有异，品类当属上乘，二是徐州客这次有备而来且来者不善。而文叔的蟋蟀，只要文叔同意，自己圈里的人是可以看的。这时徐先生掀开斗梭上覆盖的绵纸，看了一会文叔的蟋蟀，朝文

叔意味深长地微笑了一下，并未开口。徐先生的微笑似乎增强了文叔的信心，于是文叔同意开闸决斗。

当裁判汪先生除去斗梭上绵纸的一刹那，大家都能看清两边参斗的蟋蟀时，观众们竟目瞪口呆了。只听围观者中有人轻呼一声：拖肚王啊！读者已知，来参加斗蟀的都是行家里手，你的蟋蟀是骡子是马一经亮相，别人当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来。这拖肚王是名品大腰鼓这类中的一个子类，它的头不大，但身躯自颈项以下至腹部大腿等特别粗壮，形似个葫芦，就像日本的相扑运动员。这类蟋蟀拼斗时看起来比较迟缓，但耐力极好，胜率极高，是难得一见的好品种。那些徐州人这次拿来参斗的，就是这样一只拖肚王。

大家再回视文叔的蟋蟀，只听有行家说那是一只正黄蟀。色泽黄里透红，顶门发亮，肉身晶莹润白，也是难得一见的优品。两员大将拼搏，这一仗本应该好看，但问题不在这里。徐州人的那只拖肚王明显比文叔的正黄蟀个子大了一圈，按体型看至少应该秤出2.9至3.0。可是怎么会是一只2.8的蟋蟀呢？我和表哥这些初入门者的疑惑在事后经瞿叔他们一解释也就明白了，可当时就觉得文叔的蟋蟀要吃亏，这明显是以大压小了嘛。

原来在蟋蟀行里有一种喂养蟋蟀的方法叫“缩重”。大约在一只蟋蟀要参斗的前半月开始，对蟋蟀的喂食就要日减，像我们人类的减肥。但这种减食不能以减低蟋蟀的战斗力和损伤蟋蟀为代价，所以要拿捏的准就很难。坊间及古书上有一些方法，比如用苍蝇的蛹虫喂养蟋蟀，就好比别人的蟋蟀吃的是饭，而你的蟋蟀吃的是肉，一次量还不能给多，要用竹笪挑起喂食蟋蟀，很麻烦费事。总之，“缩重”这类方法一般养蟀人是不用的，主要怕伤了爱蟀，除非为了特殊的目的，才冒险而为之。

时已至此，撤局已不可能，除非自动认输交出双倍的押花。我们瞿叔这个圈子里的都为文叔捏着一把汗，文叔倒显得坦然，大概知道自己的蟋蟀实力也非同一般。这时裁判汪老见双方再无异议，就听汪老一声“开闸”，斗梭中间闸门便拉起了。按说，一般的参斗蟋蟀到了此时此刻，通常是一路鸣叫猛攻猛打，先用气势压倒了对方，但这次文叔的正黄蟀与拖肚王相遇，则是另一番景象。正黄蟀和拖肚王相遇时都开了牙，但双方都不鸣叫，在相距约三厘米处停止上前。有人说，这是真正的好蟋蟀了，双方都想后发制人。

双方在三厘米处略停一停之后，正黄蟀便上前用牙对着拖肚王的牙轻轻一碰，这是火力侦察，看看对方实力如何。双方的牙轻碰之后，紧接着两蟀的牙就搅在一起，只见那拖肚王把头一扣一甩，正黄蟀一下子被拖肚王甩出去约五公分，而拖肚王在原地基本未动。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一幅很奇特的场面，那正黄蟀绕着拖肚王周身游走，像是要绕到拖肚王的背后去攻击，但拖肚王也周身转动，始终用头部对着正黄蟀，如此约转了三圈之多。我正在想如此下去，恐怕正黄蟀体力消耗太大，要落下风，忽见拖肚王突然主动出击了。就见拖肚王一跃向前，用牙口钩住的正黄蟀的门牙，又是一扣一甩，但这次却没有把正黄蟀甩出去，只见两蟀的牙扣死在一起，身躯部便因冲力而弹起以至合抱翻滚在一起，这时两蟀的大腿也交错在一起，互相用力一蹬，就见两蟀突然分开，同时鸣叫起来。我们大家正看得目不暇接，忽见两蟀同时鸣叫，说明暂时未分胜负。但仔细看时，正黄蟀已被跳起的弹力抛到了斗梭的南边，而拖肚王仍站住在斗梭中央，占了明

显的上风。这时候文叔叫了落闸。

这时候文叔要的落闸并非认输，而是一种策略性的休整，可以让暂处劣势的正黄蟀得到体力恢复。这时候“迁手”徐先生用两张浸过水的绵纸覆盖在斗梭顶蓬之上给双方的蟋蟀散热镇凉。略等片刻，裁判汪先生在征得双方同意之后，又再次开闸。当时我看得手心里都冒汗了，好像参斗的是我自己一样。但冷眼旁观文叔和瞿叔等，他们都镇定自若，我想，他们毕竟是大场面见得多了。

第二次开闸后，大概是双方蟋蟀都知道对方实力如何了，就见拖肚王步步为营地向正黄蟀的斗梭南侧进逼，两条头须大幅分开作搜索状前行。正黄蟀也往前略探，张开两个大门牙严阵以待。等两蟀牙口一碰，拖肚王便钩住对方门牙紧锁牙口，仰头把正黄蟀举起来了，正黄蟀后腿撑住斗梭侧面横梁就势一跃，反而倒转了180度，头南向北，和拖肚王对换了位置。说时迟，那时快，正黄蟀甩脱拖肚王正面攻势之后，对着拖肚王尾翼便咬。拖肚王虽然体形看似肥壮，其实转身回防非常敏捷，它尾翅被正黄蟀咬了一下便立即回身，对着正黄蟀的攻势，头对头，两蟀的牙又一次紧扣在一起。这次的交锋是真正的实力比拼，就像我们人类掌与掌拍在一起时比拼内力那样，就见两蟀的牙扣住之后，各用后腿死命上拱，头部便向上拱了起来。因为牙扣紧在一起并不分开，两蟀角斗的形状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人字形，此人字形在空中停留约数秒钟后，因两蟀都感疼痛，便又挣脱合抱再次翻滚后跃开。斗到此时，观众都感惊心动魄，我和表哥更是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摒住呼吸继续往下看。

两蟀分开后又同时鸣叫。这时文叔再次喊落闸。

第二次落闸后，文叔和瞿叔等我们这边圈子里的心情都紧张了，因为正黄蟀明显已经受伤。有经验的玩蟀人从它的叫声中已经可以听出，再看它行走时已略带趑趄之势，而对方的拖肚王只是尾翼受了轻伤，无大碍。但正黄蟀仍振翅高鸣，说明它不服输，还要斗。这时我看到文叔的额角已渗出汗珠。我看了一下时间，从开斗到现在已约有十五分钟。这时瞿叔对文叔说，要不我们退出吧，押花你别担心，我负责解决，如此可保住正黄蟀，调养半个月即可恢复如初。也许是当时文叔认为他的正黄蟀不会输，或许是被徐州人的诡计和傲慢所激，文叔摇摇头说：“既然这只正黄斗志正旺，就遂它的意吧。”

第三次开闸后，受了伤的正黄蟀出人意料地主动进攻了，而不是像一开始那样围着拖肚王边游走边寻找战机。拖肚王还是老办法，凭着体大力猛，每次钩上正黄的牙口，便使劲一甩一扣。此时正黄的两条后腿已显疲态，已不能完全抓钩住斗梭底部的糙纸。每一个回合，正黄蟀或被拖肚王甩出几厘米，或者被拖肚王仰面倒扣在斗梭底部。可以说，那一阵子看到愈斗愈伤的正黄，我真有些不忍心看下去了。正当斗蟀场面令人心痛不已，卒不忍睹之时，忽见两蟀身躯裹携在一起翻腾起来，由于两蟀是搅在一起快速地腾挪跳跃，我当时看得眼花，并没有看清什么。这时就听围观者中有经验的看客说：“咬到腿上了。”再看两蟀，经过几个翻腾，就见拖肚王硕大的身躯突然在翻腾中剧烈地向后串出，落在斗梭地面，而正黄蟀却一跃而起，撞到了斗梭的顶蓬再反弹回地面，落在斗梭的一角。这时裁判汪老没等双方叫落闸便落下了闸门。

第三次落闸后，斗梭里出现了出人意料的静寂，双方蟋蟀都没有鸣叫。拖肚王一摇一摆慢慢地拖着身躯移动着，好像已丧失了斗志。大家这时才发现拖肚王左则空虚，行



走时老向左则歪斜，再仔细看时，它左边一条小腿没了。而斗梭中央却留着一条蟋蟀的小腿，无疑是被正黄蟀在激斗中咬断的了。再看斗梭另一角的正黄蟀，它静静地躺在斗梭的一角，两条头须略程卷曲状，微微颤抖，可是身躯却一动不动。观众中有人忽然喊出声：“那是什么？”大家顺那人指向看去，只见在正黄的头前嘴角旁，有约黄豆粒大小的一滴乳白色水珠。这时汪老探前身躯仔细看一看说：“这是蟋蟀吐的血，凡蟋蟀吐出这等水滴，基本已濒于死亡。”这无疑宣布了正黄蟀因激斗而阵亡。

这时大家面面相觑的第一件事是：胜负如何判定。按斗蟀场规则，胜方蟋蟀必需鸣叫且用逗蟀草引逗时应该开牙。此时拖肚王可能因伤痛已斗志全无，非但不叫，而且用逗蟀草一碰便走，显然已露败象。但如判定文叔方赢，正黄蟀已死也不能鸣叫，似乎也没有理。徐州客人大概也是被眼下惊心动魄的斗蟀所惊疑，也不执意争判胜了，只是小心地把己方受伤的拖肚王装回蚰蚰罐中。事后我听汪先生他们说，徐州客的那尾拖肚王也废了，不能再上斗蟀场了。

这时我看到文叔把垂垂将死的正黄蟀捧在手中，两行热泪顺脸颊而下。那时情，那时景，恰如古诗上说的：“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任谁也想不到，一只小小的蟋蟀，在身负重伤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力歇战死，冥冥中却没有辜负养蟀人的期望，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自那次观战之后，我彻底改变了对蟋蟀的看法，我觉得它们是有灵性的昆虫，可以说直至今今天我仍然没有改变这看法。比如狗，猫类高级哺乳动物，人类养作宠物，对主人的感恩图报当可理解。但一只好斗的蟋蟀，被主人调养数月便能在强敌前血战至死而不服败，不能不让人顿起无限遐想。以前我玩斗蟀时，遇上一只斗败了的蟋蟀，因使我失了面子，便和其他孩子们一样，常常会把败者处死。自从在那次正黄蟀和拖肚王观战之后，我对所有蟋蟀，无论胜败，玩尽兴之后都把它们放归大自然，不再加以伤害，也算我对它们这类小小昆虫的一点敬意。

(全文完)

#### 【后记】

有网友在上次贴文后问我关于我那只鸡窝紫蟀的归宿。原来瞿叔为了避嫌，在自己的斗蟀场里从来不拿自己的蟋蟀参斗。偶尔为之，也只是拿少数“试口”。那一年大雪时节，我在瞿叔家时，瞿叔又让我看了我那只鸡窝蟋蟀。瞿叔说，它已经在正规的斗蟀场上赢了五局，三次在别的城市，两次在本市。如果下次再斗，估计还能赢。但瞿叔说，它已经受伤，瞿叔准备给它疗伤并调养至老，再也不去斗了。死后将把它作成标本，留作永久的纪念。当然，瞿叔还是告诉我，从这只鸡窝紫蟀身上赢得的押花也是数量不菲。



## 想家的时候—写在母亲节

老鹰号

俗 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但在我个人定义中只有“父亲节”和“母亲节”才是“倍思亲”的佳节。

少年的时候，我对家没有一点概念，或者说对家只是一种依赖；放学回家先做作业，接着出去玩，一直到天黑，肚子饿了才想到回家。妈妈经常唠叨说我把家当旅馆。再大一点，我的印象里，家是个并不热闹，但也并不需要紧张的地方。当生命的太阳走向正午，人生有了春夏秋冬，对家的概念才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执着的爱。

说起来也奇怪，老鹰我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后来工作居然都没离开过家，哪怕是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离父母家也很近，经常回去住，和父母唠唠嗑，父母的家就像一个静静的港湾。

忽然一天，就飞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和父母家的距离达到了最大极限。

我在某一天突然感悟，家其实是一种岁月的记忆：从绿地流向一片森林的岁月，从小溪流向一池深湖的岁月，从明月流向一片冰山的岁月。这记忆永恒！

现在细细算来，我有十几年的时间没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过节了，这期间也就回去看过父母亲四次。每次在电话里，父母亲都会问到：“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总是说，“忙，明年吧。”讪讪的，确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已经是第四个年头没回家了。

随着时间的漂移，生命的脚步似乎不在停息，当我也以一丝鱼尾纹，一缕白发去感受父母亲额头的皱纹时，我有时难以分辨，究竟是我的父母亲老了，还是我自己老了？无论怎样我所希望的是，那曾经铭心刻骨的父母之爱，还有那点点滴滴、普普通通儿时在家的岁月。

岁月的流逝是无言的，当我们对岁月有所感悟时，可能自己都已经人为父母，真正有所体会“家”的概念时，我们也一定进入了付出和牺牲的岁月。

我不时在想：我们肩头究竟可以挑起多少责任，挑起多大命运？

当我似乎可以傲视人生，骄傲自己的成就时，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白发苍苍的父母亲正以一种充满无限怜爱和挂念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在刹那间感到，在父母亲的眼里，我永远无法摆脱婴儿的感觉，永远是父母亲那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每次当我启程回美时，在远行之前，离别之中，我都发现我从未离开过父母亲的视线，我知道，那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一丝深深的牵挂。“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情此景，使我重新启程的想法又一次的动摇，看着我掩饰不住的沮丧，父母亲总是说：“快走吧，该知足了！日子还长呢！”。。。

<http://www.hjclub.com/eJournal.asp?journal=28> 海纳百川 2005 年 5 月号

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家，生命将是一团漆黑；世间将失去温暖。

老鹰号

5-8-2005 写在母亲节

[ - ] [http://www.freehomepages.com/eagleboat/When\\_Missing\\_Home\\_1.mp3](http://www.freehomepages.com/eagleboat/When_Missing_Home_1.mp3)



## 故事三则

### 一聊百了

#### 一梦

那一夜，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梦的境界已不能记得清楚，却似乎很美。

可醒来时发现，泪，打湿了我的枕巾。

忽然听见窗外云雀嘹亮的歌声，我起身推开窗户，一个阳光照耀下明媚而充满盎然生机的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禁尽情地呼吸起这自由世界清馨芬芳的气息，酣畅地拥抱这柔和而明丽的阳光，满怀欣悦和感动。

于是我觉得这新始的一天特别的美。

因为我知道，我，已经爱过了。

#### 二祈求

我曾经向上帝祈求智慧，好让我把世界看个清楚，如今我相信我已经见到了世界的一部分真相；

我曾经向上帝祈求与众不同，如今我内心的独立犹如踏着大地远望的巨人，我想我已超脱了庸俗的欲求；

我曾经向上帝祈求鹰的气质，如今当我孑然漫步于夕照的长途，路人不禁用他们的眼睛赞叹：“啊，好个年轻人！”

可是，可是我仍然不感到满足，忧虑依然浓稠地占据着我的心灵。

我终于知道我想要什么了，我想要幸福！

那种心头强烈而持久的愉悦和满足，不会被命运轻易地夺去。

于是，我向上帝祈求幸福。

上帝听了，沉默不语，用了无奈的眼神凝视了良久，轻轻地说：“可是幸福啊，就连上帝也在竭力地追寻呵。”

#### 三生命之河

我跋涉了长长的路途，我已不能记得清楚，我依稀地记得我好像是从远古之初而来，踏尽了大地所有古老的轮廓。

终于见到了，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于我眼前，即于眼前。

宁静而灿烂，博大而平和，深沉而节制。

这灿烂静静地流淌着，自我无法追忆的源头，向我所不能望见的无尽。

静穆之中，什么东西颤动了我已沉寂了的心灵。

我，流泪了。

我没有同伴，只有精灵来与我对话，它说：“你，终于见到了永恒。”



## 难忘的纽约小东西

南京老右

斯 瓦茨太太凯瑞是我的好朋友，一辈子没生育过。今年在她 50 岁生日那天，她先生花了两千多美元，给她买了只名种小狗作为礼物。他们称她“毕毕”。

毕毕模样很丑，但是非常聪明可爱，凯瑞待她如亲生女儿。每次我去她家作客，凯瑞总是喋喋不休地大讲她的抚育经。

毕毕每隔 3 个月要去医院作一次常规体检，定期看牙医。每月要去动物美容院理发、修指甲，总之毕毕的开销远远超过一个婴儿。当然凯瑞也在毕毕身上得到了很多快乐和补偿。

尽管凯瑞曾不止一次地鼓动我养只宠物，“你孩子不在身边，年纪大了会感到寂寞，有个猫呀狗呀的，生活会很有情趣”，但是我却从没动过这方面的念头。不是我没有精力，也不是不喜欢动物，而是我有一种恐惧感，害怕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放弃它，包括它的生老病死以及任何意外，我将无法面对。

那种感觉我从没对凯瑞说过，因为她未必能理解那个恐惧感的由来，既我的一段痛彻心脾的经历。

那是我到美国的第 3 年的夏天。我当时在一家华人公司中工作。我的室友是个苏州女孩，英文名字叫登娜，一个善良、虔诚的基督教徒。

登娜白天在一所大学里学设计装修，一、三、五、日晚上在一家日餐馆里打工。我们在当地华人居住比较密集的地方合租了间地下室，两室一厅。

有一次晚饭后我们出去散步，在街道的一幢房子的阶梯上看到一只黑色的猫。

登娜告诉我这是只无家可归的猫。“你怎么知道”？我好奇地问。登娜说她经常在晚上下班时看到它。我俯身仔细观察那只猫。它个头不大，一条腿瘸了，而且只有一只眼睛。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还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我想养活它”，登娜认真地说。“算了吧，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照顾其它的”。我没用“养活”二字，害怕伤了她的自尊。“再有，纽约类似这种无家可归的猫多了，你能照顾过来”。

那个晚上和那只猫没给我留下什么记忆，我很快就忘掉了。

一天，我正在班上，接到了登娜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回家时不要害怕，家里有只猫。

下班回家，我果然看到在客厅的沙发上躺着一只猫。地上一个盘子里盛着半下牛奶，登娜在桌子上还留了一张便条，意思是有关对猫的处理事先没与我商量，私自做

主，请原谅。

晚上大约十一点左右登娜下班回来，对我陈述了原由。

自从上次我们看到那只无家可归的猫后，登娜经常在晚上下班时带点餐馆丢弃的食物喂养它。

但是前一段时间它突然消失了，安娜以为它出事了。为此，她很伤心并反复责备自己没有下决心收留它。可就在这天早上，登娜上学的路上却意外地看到了那只猫。它仿佛大病过一场，身体更虚弱了，走起路来，那条瘸腿也瘸的更厉害了。

我了解登娜，如果这次她不带它回家，那她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尽管登娜已经给它洗了澡，但是我还是一再嘱咐，明天一定要买点杀虫剂之类的好好给它消消毒。

“我们应该给它起个名字”，登娜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那只猫，抬头对我说：“叫露西，要不叫保罗？可我们不知道它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其实，作为我这个没少和动物打过交道的人来说，确定一下它的性别并不困难，但是我不愿抱它，甚至不想抚摸它。我很确定地认为，它身上一定有跳蚤之类的小动物。

“嗯，就叫它小东西吧”，我说。登娜很满意这个名字，既适任何任何性别，又有意义：名字来源于曹禺【日出】中的一个可怜的孩子。

说实在的，我那时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小东西，尽管每周同登娜去超市买猫食罐头，或在它的饭盘中倒点牛奶喂它，那也不过是出於怜悯和看在登娜的份上。还有小东西那只整天流血出脓的眼睛，让我想起来就反胃。

我曾在药店买过一些消炎药给它，为此登娜还一个劲夸我有爱心，搞得我几次打消了要登娜放弃抚养这条猫的念头。

小东西在登娜的精心照顾下，身体恢复得很快，不久就能从地上跳到椅子上，再从椅子上跳到床上。但是很快我们发现整个房间充满了跳蚤。

看着自己身上一个个大包，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大概就在小东西和我们共同生活不到两个月的一个周六下午，我当时正在公司上班(我那时每周工作六天)，突然接到登娜的电话，问我那天能不能提早下班。

从电话里感觉登娜很伤心，“出什么事了”我问，“小东西恐怕不行了”，登娜几乎哭出来。这时老板娘走过来问我：“什么电话呀？”我告诉她是登娜打来的，以及小东西生了病，登娜和我打算送它去医院。老板娘撇了撇嘴：“我还以为是客户订货，原来是只猫”，说完扭着胖胖的身子离开了，嘴里还不三不四地唠叨着：“真是有钱烧包的，人都养活不了，还养活猫。”

下班后我急急忙忙赶到家，看见登娜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纸盒箱。小东西静静地躺在里面，呼吸似乎都停止了。

登娜眼睛通红，抽泣着告诉我，小东西它每过十几分钟就全身痉挛一阵，好像非常痛苦。她已经通过电话她联系好一家医院。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决定打车去。

我们那时住在一个Town-house的地下室里，从后门出入。与Town-house间隔过道的是一个两层小楼。里面住了个很厉害的美国白女人。每当她看到我们由她后院经过

时，总是出来制止，甚至扬言要控告我们。我们告诉她那条小道只有一半属于她，而我们走另一半。

有一次争执起来，她还敲了Town-house把头那家主人的门，问是否同意我们路过。那家的主人是个很老实的中国人，英语又不好，胆小怕事，竟推说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好在那个白女人平时上班，而我们也仅仅在周末能碰到她。

那天我下班回来就遭遇了她，我当时不知小东西情况如何，也就没心理睬她。

当我和登娜抬着装着小东西的纸盒箱准备去医院时，那个白女人还站在她的后院，在我们经过时竟然拦住去路。

“你们不能从这过，这是私人的”。我们告诉她，我们房东不在家，我们不能走前门，我们现在有急事。她还是坚持不许我们经过。

登娜这时哭了起来，央求她：我们的猫要去医院，迟了，它会死的。白女人先是不相信，后来打开箱子看见了安静躺在那的小东西，然后立即对我们说：快，快去，情况真的很严重。

我们打车到了一家宠物医院。填完表格后，护士小姐将抱起小东西，进了一间诊室。大约过了40-50分钟，护士开门示意我们进去。

一位年轻的金发医生站在诊床边，小东西安静的趴在他的手下。

医生告诉我们，小东西是只母猫，而且有过生育史，年纪在10岁以上，这对于一个猫来讲，已经属于老年了。小东西早年曾为家猫，从她的牙齿发育中可以得知，而且生存条件可能还很不错，因为她有两颗牙曾经修补过。医生还特意解释，动物的牙医收费通常很高。

小东西一只耳朵失聪，仅剩的一只眼睛也很快将失明。小东西目前患了一种很奇怪病，这病可带来间歇性痛感发作。而每次发作，都使得她浑身颤栗。

不过具体病因要等周一会诊后才能得出。由于她至少被遗弃了4-5年之久，因此耽误了治疗期，估计情况会很糟。

看着刚刚被注射了止痛剂的小东西渐渐进入沉睡，我们和医生道别，登娜交了近壹佰美金的诊疗后，我们离开了医院。

我提出分担一部分费用，但是登娜拒绝了，“你父亲患癌症，孩子上学需要钱，我一人无牵无挂，另外小东西是我抱来的。”

周一的晚上，我独自呆在家里，等待登娜打工回来，了解一下小东西的病情。

11点左右安娜进门，我披头一句就问：“小东西怎么样了？”登娜说她在下午下课后赶到诊所，医生告诉她，小东西没希望了。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死亡，或选择安乐死。

手术成功希望不大，而且以小东西的体力和健康状况很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延长生命，只有靠打针、服药，而且生存，对于她每分钟都是折磨。

登娜为小东西选择了安乐死，并且提出在第二天下午4时进行，因为她可以在那时



为小东西祷告。

我们彼此没再说什么，各自回屋休息。

周二公司很忙，直到 5 点过后才闲歇下来，我突然想到了小东西，急忙打通了登娜的手机。手机关闭，无法联络。

下班回到家中，地下室一片黑暗，我以为登娜不在家。打开灯看到她两眼发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医生 5 点左右打来电话，说在给她注射了毒针 20 分钟后，小东西在睡梦中离去了。她走时很安详”。登娜表情漠然地说完，然后起身进了自己的房间。

小东西死了，死在日落时分。一个生命就此无声无息地完结在沉寂与孤独中。可叹的是：她也曾有过快乐的童年，美好的时光，也饱尝过孤独、饥饿、寒冷、病痛。她不能倾吐自己的感觉，也永远没人会知道她的故事。

我坐在床上想着想着，不觉眼泪滴落下来，接着开始抽泣，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以至竟然放声大哭。我哭小东西悲惨的身世，也哭自己窘迫的境遇，哭远在天边的亲人。

几年过去了，我早就离开了纽约的地下室，而小东西的尸体也早就化作灰尘，不知飘到哪里去了。但是小东西死去的那个夜晚带给我的创伤，每当回忆起来时，仍感到丝丝疼痛。

斯瓦茨太太凯瑞，生在佛罗里达的富商家，又嫁给了纽泽西的百万富翁，从小衣食温饱，既单纯又善良，我的这个故事她能听得懂吗？

2003年12月



## 迁坟记

波洛

姨妈最近很不开心，因为坚持要给姨爹迁坟，在大表妹家里发了几次大脾气。事情总是有缘由的。

去年圣诞前夕，大表妹全家计划到巴西南部旅游，在国外的人活的比较仔细，照例大表妹的先生卡洛需要先检查一次身体。如果没有问题，一切就按照计划出发了。其实卡洛的身体除去常年的糖尿病，在按照医嘱的控制下已经很稳定了。但是作为医生，总为病人着想，检查的结果是心脏附近几根血管不太通畅，然后宣布说：很危险，必须做血管手术。卡洛吓坏了，不去旅行就不找医生，不找医生不知道有这种问题，自己虽然没有感觉，但医生总是对的，感谢上帝。

可是事情变化总有两面性，血管手术做好了，使得动脉血流出的压力增大，一下冲破了脑部血管，卡洛是雪上加霜，脑溢血发作，人没有死就不错了，成为偏瘫。大表妹这家可惨了。

小表哥饭店开的红火，来的时候一分钱没有，这十几年硬是连开三家饭店，买了三处宅子，两个女儿都考进公立大学。从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大陆农民，成为有头有脸的老板，实在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大学毕业知识分子为之汗颜。抛去知识有用论，转而去认可赚钱知识不成正比论，甚至成反比。其实我一到巴西姨妈就要我开饭店，说唯有饭店才能赚钱。于是我曾经在小表哥的饭店下决心真练三天，结论是：打死我，送我一个饭店也做不了。不过小表哥近来运气也不好，回家摔倒竟然被一块很小的石头把膝盖骨顶碎。一只腿不能动了。

二表弟来巴西才三岁，所以完全巴西化，从美国留学回来，就做电脑软件公司老板。一直搞的不错，他那意大利太太十分贤良，给他生了三个男孩，最聪明的老二不幸被警车撞死，

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情了。之后又有一个女儿，已经六岁，十分漂亮安静，人见人爱。不料近来经常头痛，经过医院检查是患了脑瘤，煞是可怜无奈。

面临这一系列打击，姨妈反复思虑，认定是神灵或者妖魔作怪，不然怎么会这样呢。

她打电话给我：“大宇，我反复考虑了，问题出在你姨爹的坟上，你知道吗？你姨爹那个墓地旁边最近建了一个手机通信铁塔，每天发射的电波让他不能安眠，风水破坏了，所以我们家中就出了这么多倒霉的事情。我是决定要给他迁坟的，”“我现在真的好苦，家中出了这么多不幸的事情，我的意见他们都不听从，你说我怎么办呢？”我知道大表妹是个事务主义者，而小表哥是个唯物主义者，除了相信努力和自己，是不相信

这些的。此外，掘墓迁尸，在他们看来完全不能设想，自然不会支持姨妈的意见。

其实小表哥对于姨爹的死，一直有自己的保留看法。记得89年姨爹回中国的时候，我在国内见到他身体极好，满面红光，专门陪他爬了泰山，游了孔庙，不料第二年却突然病故。

后来才知道是有原因的。姨妈最小的女儿，才貌双全，是父母的掌心肉，自名牌大学毕业，又去美国读博，行将三十，择婿恋爱的大事就非同小可。本来有一台湾男友，十分相好即将成婚，不料这位小表妹到美国突然发现她的未婚夫床上竟躺着一位日本女子。于是小表妹勃然大怒，愤而出走，准备自杀。所谓婚姻乃天作之合，恰巧一位近七十的美国商人在推o隐形眼镜，看她泪痕满面，以为她眼睛不好，死活要推o眼镜给她，三拉两扯，无限关怀，竟成好友。这位商人虽是大腹便便，却也哈佛毕业，而小表妹坚决委身与他，立即在美国宣布结婚。这个晴天霹雳，差点把我姨妈轰傻，而姨爹则每日捶胸顿足，大骂出口，谓此女大大之不孝，使他再无颜面目立足于世。当小表妹与这位老哈佛回到巴西，姨爹就好像再也站不起来，在朋友和至交中长叹短嘘，内外交困，声泪俱下，却又无奈。终于突然一日血压猛增，抢救不力，撒手西去。小表哥并不认同老爸的看法，对小表妹处境颇为同情，认为老爹是白想不开，白送性命。而实际小表妹生活的确实很幸福，经常牵着小狗，老夫少妻，开车到处旅游。老哈佛也研究学习做的一手中餐好菜，还会打两手太极，从不着急，处处呵护小表妹。

埋葬姨爹的那块坟地，风水确实好，距圣保罗四十二公里，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几百米的小山包，是一座民间陵园。山顶的大树成排，芳草遍地，微风徐徐。如果是春天，百花盛开，落英缤纷，鸟语花香。凭栏望去，山下郁郁葱葱，一派肃静怡然的自然风光。

问题出在姨爹墓穴的旁边，近年立起一座近百米高的通信铁塔，虽然用铁丝网围住，姨爹的坟就在这网的边上。姨妈所谓必须迁坟，就基于此。姨妈为此专门在这山的中腰，又买定了一座八穴坟墓。所谓八穴的意思，就是一座地下小房间，房间两边各有四层预支水泥板，很像四层床的设计，穴的最上面用活动预支板盖上，最上面埋上松土，种上花草，立好牌位，这样一排排一行行的墓穴，很像地下的学生集体宿舍，随着山势层叠而上，清明悼念季节，献花如海，别有风情。这种殡葬坟地是巴西的一大赚钱产业，我们外国人称之为真正永居地。巴西风俗极少火葬，除去圣保罗等几个大城市有火葬场，小城市、小地方是没有的。除买阴宅，也有不需要花钱的义地，大都是教堂、慈善机构甚至政府的圈定的，有很多海外华人横死或者无人料理的就葬在这些地方，土葬要比火葬便宜的多。提起巴西有钱人的阴宅墓地，那真是豪华无比，五花八门，也算巴西一大景观，这只能以后再谈了。

终于是老太拍板说了算，姨妈咬定了日子，算好四月有一个吉日。当下先通知我们小辈，而且请另外一位本族老表哥来做法事。这位老表哥常年在圣保罗如来寺做义工，已经修到居士，也是德高众望的知名人士，为人又极为诚恳低调谦卑。

几部汽车徐徐进入墓地，绕山而上，停在山中的小广场上，预约好的两名陵园巴西工人已经等候在姨爹的墓前，他们显见喝了不少酒，脸色红红，一位黑点的腰里还插着一瓶51度牌甘蔗酒，我想那是他们以后要用的。

“目一度不力伽度！”，葡语的意思是十分谢谢，大表妹这样表白一下，二表弟随

手递出两张一百元的巴币，算是小费。两个巴西工人立刻低头哈腰，满脸笑容，领着我们走向山顶，开始工作。他们抡起一把镐头和一把铁锹，开始挖掘姨爹的坟穴。

空气一下凝固下来，各人目色变得僵硬，我们排成两行，站在那座坟穴的前面四五米左右，有几棵松树刚好挡住一半视线。姨妈被扶进远处的汽车，二表弟的意大利太太专门看护她。本族老表哥夫妇双双穿上正黄色的法衣，带上法帽，系好飘带衣带，先拿出一瓶带颜色的水，口中念念有词，一边用柳叶沾着那水，洒向空中，之后掏出一个金黄色的小铜铃，老表哥正襟危步，围绕着那坟穴，一边摇铃，一边发出深沉的一顿一顿的特殊佛教字眼，我想那本意上应当是“魂啊魂啊，归去来兮”也或者有镇妖的意思。两个巴西工人看的发呆，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这种表演究竟要表达什么，他们连嘴角的香烟都掉下来。之后老表哥交代说，阴气太大，下面开挖我们必须不停的念经。经书是早准备好的，人手一本，生涩的难发音的繁体字让我们无法快速识别，但是老表哥夫妇念的很熟，有声有调。我们只能认真才勉强跟上，不时抬头窥视那巴西工人的工作。姨爹这个墓穴是单穴，做的很深，可以放几层棺木。工人揭去墓穴上面一层水泥板，首先上面暴露的是二表弟死去的小儿子的棺材。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丧子之痛对于父母心灵会是多么痛楚，一个活生生的幼稚生命被高速行驶的警车撞碎，倒在这里，埋在地下。我偷望二表弟，他眼镜下两行泪水直流，头和身子都直弯了下去。

之后巴西工人用手拉出一个白白的小人头，还带有散落的黑发，他们是把这个棺材的上部翘开分尸了，之后是检出几根小骨头，迅速的放进一个带盖的塑料密封盒，这盒子似有一个抽屉大小。一股臭气扑面而来，大家抓紧念经，集中意念元神抵挡。那两个巴西工人大刀阔斧，很快清除了上层的棺木，下面一个就是姨爹的棺材了。一个工人进入墓穴，开始翘开下层棺木用橡皮手套直接开始分尸工作。他很快捧出一个人头，上面是黑色的腐化肉泥，之后拉出几根骨头，我相信他是硬硬拧断脖子干的，其实除去骨头都是肉泥了，姨爹的身体正在化为尘埃，融入大地，灵魂如果还飘荡在上方，也会很有奇怪的联想。巴西工人喝一大口酒，猛地喷出，立马把另外一个盒子打开，装入姨爹的尸骨。老表哥让打开两把伞，遮住阳光，我们随着工人将这两合尸骨送到下面的墓穴中。

之后事情进行的很快，在最后新坟穴封盖后，上面覆盖了新土，鲜花。放了水果，姨妈口中念念有词，意思是：我们来看您啦，您安静的等着吧，我早晚也要来这里和你团聚。

大家虔诚鞠躬，然后驱车离去。

姨妈的愿望完成了，但是谁都不敢提起这种国外独有分尸的迁移法。小表哥愤愤不已，最后又自我安慰说，如果我死了，我也不会知道，也就不会在乎了，可以原谅。

我们一队人马在老表哥带队进入了如来寺，姨妈一请法师超度，二是还愿。

庄严肃穆的如来寺，完全按照中国正宗东方布局建造，有如美国之西来寺，四围朱漆长廊，飞檐流角，主殿居高临风，大佛如来端坐，焚香缥缈，紫气东来，经声佛号，气势宏大，香火甚旺，斋堂斋饭，素食清淡。这里已经成为巴西旅游一景，每天来此进拜达到上百上千人。很多巴西弟子进入佛门，顶摩礼拜，佛学昌盛，中西合璧，成为海外文化之洪流，跨国度之大观。

姨妈在如来寺还了愿，抽了签，像孩子那样流下眼泪。

也许是神灵保佑真有点什么作用，姨爹的坟墓迁移后半年，小表哥的腿伤就彻底愈合了，卡洛的偏瘫中风大为好转，可以自己走动了，还能到他的工厂坐着值班，二表弟的小女儿到美国手术十分成功，老表哥在中国的官司也彻底打赢，一笔被坏人骗走豪夺的房地产终于为法院终审判决发回。

我这里的好运还没有看到，只是网上又收到一位自称非洲王子来函，他有一笔三千万美金巨款需要请我出具手续帮他取出保存，回报是各一半，我说你就给我滚蛋吧。

昨天姨妈突然给我来电话：“大宇，跟我一齐回大陆吧，你的机票我出了。”啊，真是有点灵光呢。



## 蓝色浪漫(1-3)

老中关村

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挥洒在这片土地，这是他们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的浪漫在中年昏黄中弥漫成昨日的记忆，我们在他们的故事中心随波动，却发现，青春是一场绽放到极致却结束得太仓促的浪漫……

### (一)

太阳光从窗子斜照进来，对面的淡蓝色的墙上就划出了一条明亮的色带。那是窗子本身的形状，被阳光拉长，拉长……拉得再长，也总还有道窗框挡着。平行四方形的色带，里面是亮白，外面是淡淡的蓝色，边缘清晰，决不含糊。

刚刚清醒过来，子明喜欢躺在床上发呆。

本来呢，一大早起来，子明觉得天气还不错，既然天气不错，心情也应该不错的。可就在他将要出门，回到床头拿手机的当口，忽然发现枕头上竟然有不少头发。也不知道这些头发是什么时候掉下来的，或许已经积攒了好些天了，但猛然看见，多少有点触目惊心。几十根软弱的死去的头发，疲乏地躺在枕套上，多多少少地撩拨了子明的心思。

子明其实还不老，还有两个月才满三十岁，肚腩当然稍稍有点隆起，但也只有脱光了衣服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平常如果穿上西装，腰杆还是挺直的。但是，现在，竟然掉头发了。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天早晚会的。

开车上班的路上，子明就一直在琢磨这事，有点不甘心似的。在101高速上，阳光正是刺眼。他想起他爹，仿佛看见这阳光打在爹那油亮荒芜的脑门上，折射出一片浅白的雾，爹的身上，也就在这时候还有点光彩，唉，窝囊了一辈子……子明在心里替自己叹了口气，今天的好阳光就这么给蒙上了一层油膜。

手机响了。是吕州打来的。吕州干什么都急火火的，急火火地说话，急火火地办事，急火火地恋爱，急火火地失恋——他和子明一样，折腾到今天还是单身。但子明的身子，至少从今天开始透出一点子疲乏了，这一点，吕州还没感觉到。“唉，我说你没毛病吧？”吕州在电话里嚷嚷，“你听见没有？晚上到我公司来接我……”

这小子又做了个局，这回要吃嫩草了，吕州能容忍两个月不换床单，但不能容忍晚上一个人睡觉，有一回带了个姑娘回来，第二天下班回家，发现那姑娘还没走，竟然还把他的床单给洗了。吕州伸手抻了抻湿淋淋的床单，忍无可忍地对那姑娘说：“你不是

想和我结婚吧？”姑娘眼睛上就罩上了一层水壳，趁着水壳还没破，人家收拾了东西转身走了。事后，吕州跟子明讲起这事来还是挺激动的，劫后余生的激动。

这事要是让子明赶上，没准儿就招了——子明这人擅长被顺奸，吕州喜欢被强奸，但是，迄今还没有一个女色狼能成为他们的女主人。对于结婚这件事，子明越来越想得开了，反正已经不早了，他也不等着席面上还能给他剩下鱼翅，桌上有啥就吃啥吧，总不至于单剩一盘子咸泡菜吧？吕州倒是铁了心不想结婚，他父母就是离婚的，他觉得这离婚也遗传，到他身上也跑不了。

整整一天，子明的情绪都不太高。人真是奇怪的动物，这要是心烦起来，什么药都治不好。子明也觉得没必要为几根破头发开场追悼会，晚上回去拿吸尘器吸干净了就完了，但这几根破头发竟然成了引子，弄得他心不在焉地——三十岁的男人，竟然开始睹物伤情了，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

中午和公司的及个朋友吃饭，子明总看着窗外发呆。正是三月初，阳光最好的天气，树坑里黑湿的土看着还有点春天将至的感觉，穿外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忽然在树边停下脚步东张西望，新款廉价的厚底运动鞋蛮横地在黑土上踩出了几个鞋印。子明在心里笑了一下，因为那女孩的鼻子大得离奇，好像是出生的时候，被助产师拽着鼻子拉出来的一样。

“子明，你的名字倒是挺好听的，哈！”这是红雨在问他。红雨这个小姑娘倒是不讨厌，相反，她还有一点到处讨人喜欢的嫌疑。作为市场部的经理，总得有两下子功夫才能踢腾得开吧？人们总是热衷于猜测红雨。关于红雨，还有一些传闻，据说她已经三十开外了，但是决不能让自己看起来显老。更要命的是：二十几岁的单身女人红雨不但当上了经理，还开着一辆小宝马。这样的女人总有点让人猜不透，总给人留点联想的尾巴。

子明对红雨的问题完全不感兴趣，自己这名字也没有可以拿出来讲究一下的来头，无非是家乡多黄土少树木，娘就给他起了名叫章子明，家乡人都没见过大海，于是，章子明的哥哥就叫章大海。少年子明对母亲给起的名字非常不感冒，左闻右闻，总有股子土腥味，趁着第一次办身份证的时候，自作主张，把前边的章字给去掉了。这就好比穿上一条牛仔裤，老老实实在地穿着，人就显得规规矩矩地。如果把裤腿撕掉半截，立刻就有不一样的味道。那撕掉的半截裤腿子，被子明狠狠地扔在了黄土高坡上。

“我妈怀我的时候梦见了水，那可不是一般的水，滔滔大水……”红雨在解释她名字的由来，不是那水滔滔不绝，而是她说话滔滔不绝。子明觉得有点闹腾。

吃完了午饭，子明有点犯困，但电话一个接一个，总没有功夫闭上眼睛养养精神。虽然名头是总工程师，也跟三孙子没啥区别。公司十一月底要在赌城参加电子展览，老板心血来潮，非得要在众人面前显摆一下公司的新产品，子明就得跟着折腾。其实还有好几个月呢，这会儿折腾嫌早了点。但老板就是老板，你能拿他怎么样？不折腾这事，也总有别的事可折腾。

下午六点，子明有点坐立不安的。手机又响了，吕州在电话那头嚷嚷：“你没毛病吧？我早上不是跟你说了吗？……”

## (二)

接上吕州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

吕州刚坐上车就拨手机：“你先到Starbox Cafe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几个人？唉，多带几个无所谓，我吕州还请得起……”撂下电话，吕州冲子明乐，“我们的女大学生们还是很积极很踊跃的么。学英语的，应该有漂亮的吧？”

子明想跟吕州说点什么，说枕头上的头发吗？不能！婆婆妈妈的。吕州这小子一定会说：“你没毛病吧？你这就是缺少性生活，让雄性激素给闹腾的。”“你没毛病吧？”这个反问句就像吕州的牙垢，总带在嘴边，好像全世界就他一个正常人似的。

“老了……咱可显着有点老了……”子明一边打轮儿一边若有所思地说，吕州笑笑：“一会儿你吃了嫩草就不觉得自己老了。”

第二天早晨醒过来，子明忽然想起昨晚竟然忘记打扫枕边的头发，不知道今天又多了几根。也懒得去看了，反正已经这样了，不在乎了。猛然想起来，今天是周六。起来后子明就坐在阳台上喝茶——他最近喜欢龙井了，有股淡淡的黄豆的香味。

也不知道从哪儿看见的，说家里不能养蕨类植物，这种植物太原始，养在家里阴气太重。子明对这类迷信一向不太爱理会。阳台上那盆顿蕨长得特别茂盛，清绿清绿的，羽状叶片，一簇一簇地伸出来，仿佛一只又一只渴望的手爪，仿佛土里埋着旺盛的生命的动力。子明现在可不是个特别有动力有活力的人了，也跳了几次槽，人也渐渐沉静了。六七年前刚认识吕州的时候，大家还能喝多了跑旧金山大街上遛弯儿，现在可不了，最多各自带个女人回家睡觉——其实这样的机会也不多，他和吕州也不是太烂的人，也不是太招女孩子喜欢的人。

在感情方面，子明现在是外焦里嫩的状态。爱情的第一股小火，把子明慢慢地烘烤，带着点果木的香味，每个孔洞都细腻地灌满了香气，正是醉人的时光，第一股小火被浇灭之后，他也慢慢冷却，之后，年轻男人的血性作怪，子明也着实放纵了两年，于是，就有几股野火，把外皮燎糊了，但从来没有燎到他的心子里去——心里还是一样的软，外边带了层脆皮，看着正是酥香可口的时候。

喝了口龙井，觉得身心都爽快。昨晚也没喝酒，但是，“Starbox Cafe”里发生的事也没什么深刻的印象。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女生，怎么看都像卖鸡蛋大婶的雏形，话特别多，还大大咧咧地紧挨着子明坐。隔着裤子，子明都能感觉到她大腿上的肥肉，一坨一坨地。湿滑的，肥腻的，不用摸，看都看得出来。子明自己，除了稍稍有点肚腩以外，其他地方还都是硬朗的。这些年，又磨砺出了一些男子气概，挥挥手，一点也不会拖泥带水。个子不算太高，身手敏捷，脑子不笨，能做得了自己的主，也能做得了别人的主。

太阳照得子明有点困了，手机又响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里好像有抑制不住的吭哧吭哧的笑声，子明不耐烦在周末被打搅，问：“谁啊？”

那吭哧吭哧的笑声终于被忍住了，一个女孩的声音说：“娟娟啊！昨晚上，你不记得了？”



子明想起来了，肯定不是鸡蛋大婶的声音。但到底是哪个呢？昨天一共有4个女孩，他真的想不起来了。

“噢，娟娟啊，你好你好……”子明打电话的口头语，只要不是推保险的，他总是“你好”个没完。好像在电话里跟人使劲握手似的。

“我就知道你给忘了。怎么样？下午到我们这里打网球吧？”娟娟说。声音很快活。

子明心想，我啥时候说我会打网球了？想起来了，一定是鸡蛋大婶把他给问烦了，随口对付了一句，倒是让这个娟娟给记住了。娟娟好像是坐在最里面的那个，埋头对付一碟子小饼干，没太说话。而那个叫星稀的，则轻车熟路地跟吕州打成了一片——这女孩属于招风引蝶型的，估计从幼儿园开始就失过恋了。

“打网球？我这老胳膊老腿儿的，不爱动了。”

电话里传来娟娟咯咯笑。子明搞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

“反正，你下午来找我吧！我在宿舍等你。”

随便收拾了一下屋子，子明给自己煮了几个速冻饺子。吃完了饺子，觉得也还真没什么事情可做。开车去接娟娟的路上，子明还咂摸着嘴里的饺子味，是荠菜还是小白菜馅儿的，刚才根本就忘看了。现在的速冻饺子，吃来吃去都是一个味儿。

娟娟的宿舍门口有两排高大的杨树。这时节，杨树的枝条还光秃秃地，过不了多少天，那大叶子就该哗啦哗啦地响了。打了她们宿舍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陌生的声音，那女孩说：“娟娟在洗漱间呢，等我去叫她。”子明刚想告诉她不用了，可那热情女孩莽撞地撂了电话，踢里趿拉的拖鞋声，过了半分钟，又是一片拖鞋声。娟娟在电话里，很大声音地说：“噢？你啊？噢，想起来了，子明啊！……好，你等等，我马上出来。”

子明有点纳闷，明明是你想起我的啊？

娟娟从宿舍楼里跑出来的时候兴致很高。这女孩穿了件鹅黄的衬衣，面料的鲜艳，衬得头发特别黑，子明这才第一次认真地看了她的脸，明显没有那个风骚妹子星稀漂亮，但也挺有个性的。平白的小脸盘子，五官不太显眼，但还算耐看，最漂亮的是嘴，红彤彤的菱角，在平地里嘟出来，好像随时跟人撒娇赌气似的。

为了掩饰记性不好的尴尬，子明特意很热情地欢迎了娟娟，就差点拥抱了。子明对待女孩子也很有一套经验，而且，这么多年的磨练，也让他很有些绅士的风度和耐心了。他问娟娟有什么安排。娟娟嘟起嘴说，我有点想吃冰淇淋，一个冬天都没吃了——好像是嘴在替她思考的样子，子明觉得，还真有点可爱了。

在金门公园秋千椅上，娟娟一直不老实地荡来荡去。香草、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她要了好几个，都舀在一个玻璃碗里。

“你猜，我为啥叫你出来？”娟娟问。

子明摇摇头，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也没觉得有什么值得想的。

“哼，还不是我们宿舍那些女生。八婆，一群三八婆。”

“她们怎么惹你了，给我说说？”子明忽而对这话题很感兴趣的样子。

“昨天分手之后，吕州不是和星稀还留在宿舍门口聊天吗？我们就回宿舍了。然后，尚予白就说星稀真是狐狸精啊。尚予白，你还记得吗？就是坐在你旁边的那个，有点胖。尚予白和天昕打赌，说星稀今晚上肯定不回来睡觉了。你说，是不是有点损？可熄灯之前，星稀回来了，她们又什么都不敢说了。你说，这帮人是不是三八？”娟娟往嘴里塞了口冰淇淋，说话有点含糊不清。

子明被娟娟给逗乐了。这些孩子还真有意思。其实自己也只比她们大了七八岁的样子，但感觉上差了辈分似的。估计这群女孩子正在经历“毕业前最后的疯狂”，子明自己也经历过，但现在都忘了。

“我就觉得尚予白有点身残志坚，今天你来找我，你可不知道她们的表情啊！我估计，她们这会儿，肯定咬牙切齿呢！她们肯定说我闷骚。闷骚就闷骚呗，我不在乎了。”娟娟抬起下巴，脸上有点得意，幼稚的得意。

子明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知道吗？”娟娟说，“尚予白她们都觉得你那个朋友，吕州，一看就是个色狼坏蛋，她们都觉得你是好人，是白马王子类型的——你不是开着白福特吗？”

这个下午，子明就看着娟娟在秋千椅上手舞足蹈地说话，他没想到这个姑娘还挺能说的。慢慢落下去的阳光打在娟娟的侧脸上，镀上了一层光彩，好像小时候第一次看见水蜜桃，毛茸茸的嫩皮下面，藏着雪白雪白的肉，只想赶快咬上一口。虽然有娟娟在唠叨，但子明却觉得挺安静。

接下来一起吃了晚饭，就在小四川，惠而不费，子明的做事原则，对待一个稚气的女大学生，几十块钱足矣。送娟娟回宿舍之前，路过超市的时候，她说要去买明天的早饭。子明给她买了牛肉汉堡包、牛奶、一大包饼干和几样小零食。看着娟娟抱着一大堆东西跑回宿舍，子明才离开。一边开车一边想像着，明天早晨娟娟就着凉牛奶啃凉汉堡包的情景。想着想着，子明又乐了，还是年轻好啊。子明现在宁可饿着，也不会吃冰凉的汉堡包。吕州那小子说得对，吃了嫩草，就不觉得自己老了。

也不知道吕州那小子吃到什么程度了。

### (三)

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却没结婚，并且又没啥明显缺陷的大龄青年，特别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关注。子明就是这样的，公司里有位susan大姐，抽空儿就跟他来一回苦口婆心：“你年纪也不小了，别老瞎挑了，哪儿就能找个天仙儿来？你见谁跟天仙儿一起过日子来的？……”

对于susan大姐的关心，子明心领了，行动上也配合着，上次susan大姐给介绍了一个护士，子明闻见来苏水的味道就打喷嚏，这次又介绍了一个女会计，见面以后，他又觉得人家满脸都是算盘珠子——三言两语就对子明的身价有了明确的判断。

哪个单位都得有个把susan大姐这样的人物，否则，就显得这地方太没人气没人情了。susan大姐们的业余爱好就是关心大龄青年，也不管大龄青年们心里是不是接受得了这种关心。但是，表面上，大龄青年不能太生硬——太生硬了，人家碰了钉子，就不再

热心给你张罗了，就该背后猜测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一——对这种事儿，要摆出一个恰当的姿态来，在乎和不在乎之间，要拿捏得当，太在乎了就让人觉得你饥渴，太不在乎了让人觉得你有毛病。饥渴和有毛病，对大龄青年来说，是最要不得的两样东西。

说到爱情这件事，子明是吃过亏的。

刚从山西小镇考上大学的时候，子明在家乡也着实风光过，老爹老娘脸上春风满面的。而在他自己看来，这些风光都是给一个人看的，阿芳。阿芳和他家住一个村，一条街上玩土坷垃长大，上学也在一个学校。等子明体内的雄性激素开始暗流涌动的时候，阿芳成为第一个目标对象。照当地的眼光看起来，阿芳当然是漂亮的出众的。子明表达爱意的方式首先是跟阿芳打架过不去，还曾经惹得阿芳的娘找上门来算帐。

初中毕业，阿芳上了高中。子明当了兵。当年子明觉得自己生命唯一的亮色就是能在街上遇到她。当然，遇到她也是不说话的。连点头都没有。即便如此，子明还是把自己好几年的暗恋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阿芳。

这个时期，开始发育的子明忽然觉得自卑起来。首先，阿芳上了高中，以后会有个工作，也许能当上老师，而自己当两年兵可能什么都不是。大哥考不上大学没关系，老娘的一付肚子全在大哥身上，总能鼓捣个吃穿无忧。自己没有靠山，除了念书，还真没别的出路。

就在子明到上大学的第二年年底，他接到了爹娘的信，信上说：“啊，你今年寒假是一定要回家啊。你大哥要结婚了，跟阿芳扯了结婚证，正月里就把事情办了……”看到这封信，子明哭了，在他的一生里，还真没有几次掉眼泪的时候——老娘有好东西，总是想着大哥，连好媳妇都先可着大哥。

想了半天，子明最终还是回老家过春节了。那些天，他身上总带着把刀，比水果刀长一寸，刀口还是可以用的。他老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比如，阿芳能跟他一起逃跑什么的。可惜，他绕来绕去，总是没有单独和阿芳说话的机会。到了结婚仪式的那天，新郎没喝多，新郎的弟弟却酩酊大醉。谁也没觉得这事离谱。

闹洞房的人前脚刚走，子明家的柴火垛就着火了。急得老娘在院子里跳脚骂：“这大冬天的哟，哪个断子绝孙的哟……”那个断子绝孙的，就在自家炕上装睡，被子蒙了头，眼泪流了一脖子……

子明的三十多岁人生里面，也就这一点还总在心里耿耿于怀，好像隔夜的饭菜在胃里犯酸，又不能呕出来。老娘把好的全给了大哥，子明啥没捞着。这些年，老娘倒是开始挂心她二儿子了，可惜，子明的心早就不那么热乎了。他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回老家了，一是不愿意见老娘，二是怕看见阿芳——如果阿芳跟自己在一起，现在也是一样的水灵，可惜啊，跟大哥过日子，把阿芳变成了最普通的山西妇女。

唯一跟阿芳单独的接触，就是初中那次，一堆人一起打闹。他把阿芳堵在磨坊边上，日头还在天上，将落未落的，正好把阳光打在阿芳脸上，毛茸茸的一层金光，水蜜桃一样的阿芳啊！子明这时候呼吸紧张，满头满脸的汗，好像所有的毛孔都张开了大嘴，魔鬼一样的大嘴。阿芳想跑，紧张地望着逃跑的方向，子明能听见她喘气的声音，好像那股热气也喷到了他脸上。这剑拔弩张的时刻，子明想说什么而没说出口的时刻，二柱子忽然发现了他们。愣头愣脑的二柱子立刻大叫：“在这儿呢！抓住了。”然后就

不由分说地冲上来，扭住阿芳。子明全身的毛孔像被泼了盆冷水，有点气急败坏。他本来是想按住二柱子，但如果这样，总害怕被二柱子发现自己护着阿芳……

吃晚饭的时候，阿芳的娘就上门了，说：“你家子明咋往俺家阿芳脖子里塞土呢？多大孩子了？还有个男女没有？……”这一次之后，阿芳也躲着子明，子明也不太好跟阿芳说话。但子明总觉得，自己屡次脸红脖子粗地碰见阿芳，她总该明白一点吧？只要能明白一点，就不至于答应大哥的婚事吧？

可惜啊，这些前尘旧事再也没了翻案的机会。侄子都上小学了。

自打遇见娟娟之后，子明就不断地在她身上找阿芳的影子。渐渐地，他也觉得娟娟她们之间有点相似的地方：夕阳打在脸上的时候，都有一层毛茸茸的光。

成年人子明早就不是刚长胡子时候的子明林，没那么经不起风浪，没那么沉不住气。从阿芳结婚到现在的十年间，子明的感情生活也不是空白，但是，总没有一个人能把他那张白纸画满，来一个画几笔，再来一个，再画几笔。所以，他那张爱情的大白纸，早就一片斑驳了。

在男人堆里，子明不算出众，个子一般，相貌一般，气量一般，学习成绩不错，出国以后有了份工作收入也一般。所以，不能指望一个绝色美女奋不顾身英勇壮烈地爱上他，而且，他对爱情这件事，总是有点小算计。刚来美国事的时候，兜里没钱，看着女同学流哈喇子，但脚底下绝对纹丝不动。工作之后有点钱了，又开始算计：女人的身价，是男人身价的一部分，啥时候看见一成功男人带个没品位的丑老婆出来？当然，大部分时候是女人算计他了。一旦进入社会，感情就没那么纯洁了，总是停留在挑别人和被挑的阶段。

按吕州的话说：“结婚越来越难，傻的时候容易些，聪明了以后，就难了。”子明补充道：“一个聪明一个傻，也还容易一些，最要命的是两个都很聪明。”

吕州和子明，都觉得自己是聪明的那一个。



## 论中国文化的反人性本质

飞虎队

如果我们来评判一件事物，那么首先我们应该对该事物作出明确的定义，所以本文开首就来对“中国文化”，或者，更普遍性地，对“文化”这个概念作一个明确的定义。

事实上，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这样一种概念，从来就没有能做到给出一个真正明确的定义，一般的词典上都是含糊其事地这样解释：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侧重于指精神财富。

然而，这种解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正是因为人们没有能够对“文化”这个概念做到准确把握，所以只好笼统地把其定义为“所有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但是这样一种解释，既不能够帮助人们准确地认识到其内在本质，令人易于迷惑，而且，从实际操作上，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总和”这样一个定义域，实际上已经导致了你对其认识的严重不完整性（即使是专家，穷其毕生之力，也不能把某个小领域认识完全），在这个前提下，任何宏观性的文化比较研究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不过，我们从这个模糊的定义中仍然可以得到一个有价值的信息：“侧重于指精神财富”。确实，我们通常谈论“文化”等问题时，一般都是特指思想理念，文学艺术，等精神方面的内容，即使是某些物质方面的内容，也是因为其附着了思想理念等精神方面的内容，才成其为文化概念。

而且，纯粹物质生产方面的内容，“中国文化”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地方，众所周知的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人类在此之前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更不用说现代西方。

虽然现在在某些弱智的中国人中间很流行“古时候中国的GDP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另有百分之五十到九十不等的多个版本）”这样一种白痴笑话，不过只要是对世界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古代的两个鼎盛时期，汉，唐，同期的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领土，人口，生产力上，都是远远超过中国地区的。而且延续时间也比汉唐的生存时间长，罗马分裂之后的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了15世纪，达一千年之久（还不算其前身）。

事实上，古代中国所谓“繁华富裕”的假相，跟今天中国地区的靠着残酷剥削广大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内地的民众，以及城市普通平民，来维持寥寥几个大都市（以及官商阶层）的“繁华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一辙的。这一共同点，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来给“中国文化”这个概念作一个准确的定义，首先，特指

精神方面的内容，其次，区分其外在的表相和内在核心思想，那么，所谓的“中国文化”，就应该是指：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思维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行为模式，或者说生活方式，包括生活哲学。

有了这个定义，我们就能够清楚明白，深入彻底地来了解一下所谓的“中国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来对其作一个抽筋剥皮式的解剖。因为其纷繁复杂，“博大精深”的诸多内容，不过是其主要几种核心思想的附着物，衍生物而已。

在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下的是，考古学上所说的“文化”概念跟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文化”概念是不一样的，考古学上的“文化”概念一般用来指石器时代人类遗址，是一个专业术语，这个问题在《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一文中已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一种精神产物，思想观念，“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反人性的，其具备神秘主义，专制，反智，愚民，暴力倾向等特征。当然，在上古时代，并不是只有“中国文化”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只有“中国文化”，才在以后几千年里将这些特征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完全没有自新的能力，完全陷入恶性的死循环，一直到今天。

其完全是一种早就应该被历史淘汰的有害产物。

既然说到“反人性”的问题，那么，对于“人性”这个概念，也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事实上，与历来不同的是，我们并不应该将这个概念简单地定义为褒义或者贬义，人性中既有善的方面，也有恶的方面，但是其主要部分，只是无所谓善恶的中性的对于幸福安康，自由快乐的自然的本能的追求，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最应该予以保障的。

然而，西方人相对正确地认识到了人性中恶的一方面更占上风，清醒地认识到要对人性中恶的一面或者中性的那些本能性追求更容易滑向恶的倾向需要更重点加以防范，自省；而与此相比，古代中国人在经过短暂的争论之后就自欺欺人地将人性的本质定义为了简单的“善”，并利用此为借口，为自己以后数千年施行种种罪恶制造了理论上的依据，一直到今天，这种思想模式仍然作为主要的政治工具在使用着。

我们说“中国文化”是彻底反人性的文化，不仅仅在于它完全地彻底地扼杀人性中追求幸福自由的方面，以及善的方面，而且更在于其积极鼓动人性中恶的那一方面，将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开始，其一开始就是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感性的，反理性的特征，并全面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思想流派，也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伪科学——中医的指导思想的根源，一直到现在还在毒害人类，迷惑人心。而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本原始时代的算命书而已，巫术迷信的弱智产物。

实际上，虽然到现在人们仍然在为它里面那些弱智呓语的确切含义争论不休，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国学专家”“民间科学家”利用它来装神弄鬼，毒害欺骗民众。

表面上，中国文化的宗教性不强，但那是因为其内容中的专制成分的强势抑制了宗教势力在上层建筑的壮大，然而，在民间，各种巫术，鬼神迷信，邪教一直长盛不衰，根深蒂固。实际上其反理性的倾向毫不亚于那些宗教文明。

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反理性的，感性化的，这是它的第一个致命之处。

其次，构成“中国文化”主体部分的儒家思想，虽然现在中国人开始流行对它的种种美化，不过，这一切都篡改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它的内容，以及谱系，肮脏罪恶的履历，都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任谁也美化不了，篡改不了。它的思想内容也贫乏弱智的很，没有多少可以引申发挥的空间。

儒家思想，它最能够迷惑打动人的一点就是它所谓“仁义”的主张，我们不否认这是一个美好的承诺，问题是这仅仅只是一个承诺而已，一张空头支票，那并不是它的目的，而只是手段。作为维系专制秩序的手段。它更为强调的是人民对于统治者的驯服和顺从。

来看看人类哲学史上的泰斗，黑格尔是怎样评价孔子学说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常识道德而已，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任何一个民族中都能够找得到这种常识道德，甚至还要更好，比如在希腊人那里。

这一评论可以说已经为孔夫子那简单肤浅的“思想”盖棺定论了，那甚至根本不够资格称得上是“哲学”，马克思就说过：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确实，我们在中国的思想典籍里面看不到有什么思辨色彩的东西，只有零零散散一些装神弄鬼的看似睿智实则弱智的格言，顺口溜。

那么，儒家虽然在思想上乏善可陈，但是如果其目的是好的，而且在现实中起到了好的作用，那么仍然可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可惜的是，它的目的，一开始就是，而且一直都是：维系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现在有一些无耻的“学者”开始厚颜无耻地宣传孔孟学说中蕴含了“民主”的成分，根据仅仅就是因为孟子随口说了一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完全是无耻的歪曲！他们拼命揪住这一句心血来潮的呓语作为救命稻草，却完全不顾孔孟等儒家头目的其他多得多的支持专制统治的言论。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儒教分子的虚伪无耻，以及儒家文化的伪君子文化本质。

从儒家的原始典籍，到儒家主要创始者的历史言行，无一不证明了儒家的专制文化本质，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篡改不了的。

儒家是“中国文化”成其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传统最为深厚，性质最为残酷的一种专制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实际上，想靠复兴儒教来挽救今天中国道德全面沦丧败坏，社会全面腐败局面的新儒家分子，他们一直故意忽略了一点：孔子当年所面对的社会局面跟今天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也希望能借复兴古礼来恢复他心目中“尧舜之治”的幻想，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徒子徒孙也没有真正做到，他们只是把社会变得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腐败，更加虚伪，更加堕落，更加黑暗，更加残酷，更加扼杀人性。

因为他的终极目标始终只不过是为了维系君尊臣卑的专制秩序，所谓“仁义”只是幌子而已。从来不曾真正施行过。一旦你不能满足统治要求，他们马上就撕下这个面

具，动手杀人。

实际上，经常吹嘘中国是什么“礼仪之邦”的人从来就没搞明白的是：中国古代的所谓“礼”，根本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礼貌”“平等待人”的意思，而是专指一整套君尊臣卑的统治秩序的意思。

事实上，中国从来也不是什么“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的国度，而是充满了血腥，黑暗，阴险残酷的宫廷斗争，野蛮的杀戮，令人发指的酷刑的野蛮国度。二十四史每一页都浸透了血泪。

儒家的孔孟之道，这是决定“中国文化”的反人性本质的一个主要根源，并成为其主要特征：集权专制。

那么，诸子百家的其他思想流派呢？说到这里，又要澄清长期以来人们的一个历史误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大繁荣时期。不可否认，相比较中国历史上其他死气沉沉的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相对是一个思想文化自由发展，比较活跃的时期，但是这也就只能在中国内部自己跟自己比比而已，拿到世界史上一比较，所谓的诸子百家（其实只是一个夸张的文学描述，真正也就那么屈指可数寥寥几个思想流派），其思想内容实在是贫乏弱智得很。

现在有一些无耻的弱智文人，“学者”，热衷于编造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奇迹”“先进思想”，如二进制是莱布尼兹偷学了易经的发明，墨子发现了光学原理，牛顿定律（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李约瑟首先搞出来的），等等，虽然很多都是被驳斥过了无数遍的谎言，但是反复贩卖这些谎言，既能够迎合大众的意淫需要，又能够为这些弱智文人换几个打牙祭的稿费，所以他们就乐此不疲。我以后有空再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我们比较同时期的希腊和印度，波斯等文明，我们就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思想流派，在思维深度上，逻辑严密程度上，都差得很远。

有一个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各文化之间的优劣之势：那就是，希腊思想文化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印度思想文化，而印度思想文化继而又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这种影响在三者间基本上是单向的，没有反向的影响。孰优孰劣，高下立判。

实际上，中国早期思想文化的贫乏弱智也决定了它以后难以再有更大发展的空间，果然，历史证明，这之后两千多年里，后代人只能继续弱智地反复在这些弱智思想里面兜圈子，不能推陈出新。虽然也出现过象程朱理学这样改头换面的重新包装，但是只是使它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那么，道家，墨家等思想流派到底有没有可取之处呢？表面上看，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追求身心自由，墨家主张仁爱，似乎也很符合人性，当然，在初期他们也呈现出一些优秀的方面，但是实际上墨家道家自始至终都是肯定专制的，而且极力主张对民众的愚民政策。他们跟儒家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只是实现手段的不同，这跟希腊罗马早期，人民对统治者不满，就能够自发地驱逐国王，实行公民投票选举执政官的情况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到了后来就更不用说了，墨家这种温和的平民主义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终于消声匿迹。而道家，极力鼓吹消极避世的人生哲学，压抑人性中追求自由富有的本能，从而实现了对反人性文化主体的妥协，进而也成其为帮凶，蜕变为这个反人性文化体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其极端的唯心主义成为中国民间鬼神迷信以及巫术的重要根源。

至于法家，以严刑峻法实施暴虐统治，当然更不用说了。实际上，法家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核心，所谓外儒内法，中国历史一直如此，儒家的虚伪无耻与法家的残暴专制结合得天衣无缝，法家彻底决定了中国文化暴力倾向的主要特征。

古代印度和基督教都曾产生了非暴力的思想，在中国，只有墨家有了一些相似的成分，实际上还根本算不上非暴力思想，但是也很快就消声匿迹了。它的难以生存也证明了中国文化中暴力成分的强势地位。

总评中国文化，其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是一种彻底的反理性思维模式，反智文化，愚民文化，专制文化，其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就是最为腐朽堕落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伪君子文化；就是奴才的生活方式，太监的生活方式；奴才的思维模式，太监的思维模式。

这样一种扼杀人性的文化体，在它内部，任何最具有自由精神，最具有思想能力的优秀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那些在逆向淘汰中选择出来的具备这个邪恶文化体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那一类人。

那么，难道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化就没有缺点吗？当然是有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优缺点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中国文化的优点却是一个有无的问题，所以西方文化最终能够自我更新，进化演变成现代文明。而中国文化注定了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成功时，有一种很错误的思维模式，即：为什么你做到了，而我没有做到？一定是因为你运气好，而我运气不好。

更无耻更愚蠢的一种想法是：是因为你们西方人偷走抢走了我们的文明成果，你们才成功的。（比如所谓“四大发明”等神话。关于此问题可参考我以前的文章，我将来还要继续做更全面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事实上，这种弱智思维的前一点是不无道理的，西方文化的成功，其能够成功地演变到今天的现代文明，彻底改变了整个人类面貌，这种成功，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在里面的，虽然它在一开始就具备了演变为现代文明的若干必要条件，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了最后几个步骤。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这一点，正如进化论所阐明的：人类之所以能进化成人类，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一个偶然的結果，当很多必要条件都凑巧满足时，这一点才成其为可能。我们不应该事后诸葛亮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同样的，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进化演变成现代文明，而其他文化和文明都没有？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只是一个偶然的結果。

所以，我们过去的那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思考的方向完全搞反了。我们应该明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现代的西方文明，完全是一个偶然的結果，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进而言之，除了西方文明的其他文明，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其之所以没有进化成现代文明，也就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情了。

我们不应该再继续做无用功去愚蠢地绞尽脑汁反复思索为什么它没有成功进化，并为了满足自己对历史的幻想，自欺欺人地去蓄意编造种种“古代中国科学成就”来意淫。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不可能演变进化为现代文明的，而且不仅仅只是中国，除了西方文明的其他所有文明，文化，统统都没有能够进化成现代文明。一场赌博，只有一个赢家，其他都是输家。我这样说你们应该能够明白了。

所以，所谓的“中国文化”，完全是一种早就应该被历史淘汰的有害产物。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彻底地抛弃它。

另外一个常常被用来迷惑人心的问题，即：传统继承的问题，中国人有一种不加思索的认识，即：传统是天然应该被继承的，最开明的看法也不过是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已。

确实传统有坏有好，也有值得继承的东西，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继承什么样的传统，事实上，传统有很多种，西方的传统也是一种传统，而我认为，我们要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种传统，因为它的推陈出新，已经证明了其才是正确的传统，符合人性的传统，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传统，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为所有人类所继承。

事实上，一个早就应该成为科学常识的事实是：人类都是起源于非洲，大约在几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世界各地，今天中国土地上生活的这些人，也不过仅仅只是一两万年前才来到这里，进入文明时代也不过仅仅三千多年，而且其文明也是经由中亚直接传承自中东而来。

如果我们要继承传统，要寻根，那我们应该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找，到人类的共同历史中去寻找。我们四千年前，跟世界上大多数人类并没有什么两样，那时候，我们这块土地上还没有滋生出易经，儒家，道家，法家，程朱理学等等毒素，那时候我们是天真自然的状态，三千年来，我们只不过走了一段弯路而已，三千年跟人类百万年的进化史相比只是一瞬间，跟人类六千年文明史相比也只是小字辈，跟我们的未来相比更是无足轻重，现在我们重新回到人类大家庭的共同轨道上来，是理所当然的，也为时不晚。

我们应该有信心：这是这个邪恶文化体最后的回光返照了，在古代，由于地理位置的极度封闭，偏僻，它得以不受太大干扰地不断重复其改朝换代的低级循环，周边连文字都没有的游牧部落构不成对它的致命威胁，但是现在，面对人类文明的优秀代表，西方文明，它已经全面败退，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这一次它的灭亡，就将是永远的灭亡。

对“中国文化”，不是纠枉过正的问题，也不存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而是应该完全地，彻底地，系统地，予以毁灭性的清算，对于这个人类发展过程中滋长出来的畸形怪胎，恶性肿瘤，这个极端邪恶的产物，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我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写作计划，但是由于时间所限，我只能不定期地逐步完成，而本文，只是提供给大家对“中国文化”进行认识和批判的一个简略的思想纲要，在细节上是不够充分的，留待以后逐步分类解析。但是你们只要按照本文的思路去进行了解，一样可以得到很多全新的认识，全新的结论。



